

这里有一本你闻所未闻的股票内幕，你信或不信的，请去试试，或到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10倍赔偿差价，客服QQ/微信：958218088，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仔细看——原来你身边那个股疯子，就是你爱的和爱你的人。

保证让你——拿得起，放不下。

道行无疆 著

股战

长篇小说

股战即心战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

理想藏书 55189

股战

道行无疆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战 / 道行无疆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447-5547-4

I. ①股… II. ①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9601号

书 名 股 战

作 者 道行无疆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冯旭梅 岳慧琼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52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547-4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人物小传

上官青云

85 后海归，“霸道总裁”型高富帅庄家，黎叔门生。资本市场的宠儿，贺大智内定的接班人。

吕菲菲

90 后女神学霸，“京城八爷”养女。被安排到贺大智身边辅助坐庄。女神难过型男关，遇到上官青云，吕菲菲全面缴械。

格妮雅·黎

黎叔女儿，85 后。宅男女神，守护者“美人豹”基金掌舵人。对于上官青云的情感史和股战史有着无法抹去的重要地位。

魏军

70 后，妻管严。摔碎公务员的铁饭碗下海经商，一头扎进股市，在股市的大涨暴跌中载浮载沉。终于在资本市场建立一番基业。发妻离他而去，小姨妹爱情补位。

贺大智

50 后，老知青，海川投资公司总经理。从银行辞职下海。受“京城八爷”安排成为庄家。

黎叔

黎志俊，50后，资本市场教父级人物。“守护者”对冲基金掌门人。

97 亚洲金融风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转变，黎叔携资本囤兵香港，布局亚洲。

京城八爷

50后，吕菲菲养父，移民加拿大。暗中操控贺大智为其国内资本市场代言人。

刀一辉

80后，O型血，矮矬穷。精于分析，情感专一，醋坛子。在股市扑腾到只剩半条命。后师从魏军。

马莉莉

85后，刀一辉妻子，小美女，对男人有强烈的控制欲。

周汉生

80后，典型的A型血。靠传统手艺混生活，善交际。梦想一夜暴富，苦于找不到门路。受股市造富神话蛊惑，辞去旧业，专心炒股。后偷师魏军。

徐建

80后，经济学高才生，夜行动物。被动卷入资本市场，成为魏军得力助手。

不是题外话

曾有朋友看过我的初稿，他们的评价惊人的一致：“你所讲的这个故事，更像是一本资本市场里活生生的教材，有很多亮点，很值得一读。”还有的朋友更直接地说：“这本书可以称作股市圣经。”

我不知道这个评价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能够写完，还得要感谢一位很多网友听过其名，未见过其人，被网友称为“老鬼”的“鬼谷先生”。没有他的亲身讲述，就没有这本书。我曾经问过他：“你讲述的是不是就是你的真实经历？你的传奇？”他总是笑而不答。

在他讲完故事离开我远行的这段日子里，我总会在无意间想起他的那句话：“股战即心战。”

“老鬼”这句话似乎意味深长，又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说。我觉得这才是股市，也是人生。故挪作书名。

谨以此书纪念那些在股海沉浮中流下无数血泪的卒子。

目 录

人物小传

不是题外话

楔子 一念死，一念生 / 001

剩下的股市交易时间，对他来讲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得提前离开，他知道今天的这个约会他一定得去，也必须得去。

第一章 山雨欲来 / 005

在炒股这一行里，听得最多的就是消息，最不可靠的也是消息。

第二章 内幕 / 011

对于炒股的人而言，没有比股票涨停那一刻更美好的时刻了，就好比一个佛教徒终于修成正果，成了佛一样。

第三章 潮涨潮落 / 024

好运气不会总是落在一个人头上。

第四章 看海 / 033

这就是方向，潮涨时有一个方向，潮退时依然有一个方向。当波浪涌动的时候，就是趋势形成的时候。

第五章 风云变 / 041

炒股心法技与胆。江湖上名声比较响的有飞影系、清风系、云殇系、弄月系等等几大庄家系别，你别看这些名字起得很诗情画意，却一点也不能掩藏他们的血腥与贪婪。

第六章 最简单最有效 / 046

炒股心法运、变、心。以无限为有限，无法为有法。最简单最直接的最有效。

第七章 刀口上舔血 / 051

要想在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战场里存活下来，就得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第八章 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 069

对金钱的欲望，对赢的渴望，等待的焦灼，对市场行情的迷茫，输得一败涂地的绝望，在这个舞台上重复上演。

第九章 先抢食后通吃 / 074

先使出一招“上屋抽梯”，再出一招“金蝉脱壳”。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一场战役就快要打响了。

第十章 杀鸡一样用牛刀 / 080

谋定而后动。谋是成万事之先，不谋则不能成。谋的目的是制人，而不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第十一章 多情剑客无情剑 / 091

纵横在资本江湖上的他，犹如一个身藏高深武功的剑客。这种剑客怀藏着一把谁也看不到的利剑，此剑从不轻易出手，出手必血流成河。

第十二章 有人哭有人笑 / 095

操盘手一般是不炒单的，作为主力资金不需要炒单，他们做的是趋势，做的是方向，做的是目标。他们的目的是控制盘面，除非遇到特殊情况。

第十三章 经济刺客 / 106

为人处世的哲学就是多听少说，少问多看多思，勤于思而讷于言。

第十四章 做局 / 116

这个战局结束后，密电码会自动失效。

第十五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 121

当两人的目光通过观后镜相撞之后，流露出的是一种纯洁的少女之美。

第十六章 看戏 / 126

那种上涨的势头早已是灰飞烟灭，战场上一片狼藉。六连阴的强势出货走势，会让前面追进了的股民产生“晕股”现象。

第十七章 莫问前程 / 132

他们是战士，对战场有着近乎狂热的迷恋。越是艰难就越是要去挑战。

第十八章 兵者诡道 / 143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第十九章 意马心猿 / 149

如果幸福不在路口，就在路的尽头。

第二十章 暗流深涌 / 160

天下万事皆成，必得三元归一，即天时，地利，人和。既然是失去人和，那就会由人自己来调和。

第二十一章 隐秘战线 / 175

小散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散户有“文化”。

第二十二章 筹码 / 187

自己那道防火墙的大门，正在悄悄地为他打开。

第二十三章 道是无情 / 200

他必然得要做出一种选择，要么拒绝，要么接受。

第二十四章 不死鸟 / 211

抄底是什么？抄底就是价值与价格的对等平衡关系。炒股票也就是炒人生态度。

楔子 一念死，一念生

剩下的股市交易时间，对他来讲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得提前离开，他知道今天的这个约会他一定得去，也必须得去。

星期五，宁波市。华新证券宁海营业部，高级客户室 03 号房间。

在这间布置独特，充满绿色植物的股民操作室里，一个身穿浅灰色格子休闲西装的中年人，一边伸着懒腰，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办公桌上那台新买不久的笔记本电脑。

窗外明媚的阳光，透不过淡绿色的玻璃，未能落进室内，影响到正在专心看股票走势图的这个中年人。

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全是红绿变幻不定，高低起伏的图形和图形旁边变动不定的各种数字。眼前这些不停变动的数字，对于这个穿休闲衣服的中年人来说是在再熟悉不过的了。

“卖一、卖二、卖三、卖四……买一、买二、买三、买四……”

这时，一直在不停变动的交易买卖数字，突然沉默了起来，一动不动。刚才那组有着轻快节奏变动的数字，瞬间安停了下来。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的表，离休市还有 1 个小时。

他知道屏幕上停止的数字，不是因休市时间到了，而停止了它的变动，而是因为这只股票的交易突然发生了变化，是买盘与卖盘，多与空

博弈相持不动的结果。这种相持大约过了 15 秒左右，又开始向卖方的价格档上移了一个数字，这一轻微的变动，对于这个中年人来说是很关键的一个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透露出他想要的信息。

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他早已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交易规矩，作为一个炒股短线客，自己手中的股票从不放过星期五，也从未在星期五购进任何股票。此时，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更是不允许自己出现任何的差错。

虽然这只代码为 0636，即将要进行卖出交易的股票，近来并没有传出什么不利的或者是灾难性的消息，不过，今天早晨开盘后的半个小时里，它朝着一个向上的方向，小幅度快速运动了之后，直至下午开盘交易，其价格还一直保持着很小幅度的波动；可到临近收市的时间，0636 股票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虽不大，但足以让人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

面对这种转折，他感到有点困惑了，而这种困惑几乎占据了他整天的交易时间。他到目前都没做出任何交易行为，只是盯着屏幕在看，在想，再想再看，不断重复着这种机械的过程。

这个中年人知道，他只有这样坚持不懈地去做，才能够从多次胜利与失败的摸爬滚打中，走进这间大家都向往的房间——证券公司高级客户室。现在他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源于他对股票市场交易形式的全新思考，对每一只股票的思考，对每一只股票图形的思考。

他很喜欢这种思考的感觉，认为这种感觉很有意思，能直接产生出一种如电流一样的动能，从而激发出他大脑潜意识里对股票市场的特殊敏感。

然而，就在此刻，这种微妙的内心世界，一次又一次地亮起危险

的信号，直到这种信号，被这 15 秒钟的交易停顿所打破。大约又过了 20 分钟，刚才那种买卖数字档位变动的突破，离前面停顿时已有很大的距离空间，中年人轻松地在电脑上打开自己的账户窗口，熟练地输入自己想要的数字，然后轻轻地，果断地按下确定键，一切的不安与困惑随着这轻轻地一按，全部都得到了解脱。

他喜欢这种解脱，这种解脱不仅给他带来了资产增值的快乐，更让他得到了一种胜利的满足感。他发出卖出股票的指令，清空了手中最后一只股票。

他简单地查看了一下交易结果，随后漫不经心地拿起桌上的咖啡杯，将所剩不多的咖啡一饮而尽，然后望着电脑屏上的图形与数字快意地笑了起来。从他的笑容里，就可以看出他今天有很多收获。他从电脑后面站起来，简单地收拾了下他的交易工具，起身向门外走去。

剩下的股市交易时间，对他来讲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得提前离开，他知道今天的这个约会他一定得去，必须得去。

锁好门，穿过嘈杂的交易大厅。这个交易大厅他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每到开市的时间，都会聚集好多陌生的面孔，这些陌生的面孔也会随着股市行情的上涨与下跌而增多和减少。他偶尔会遇到一两个朋友，也都只是那种轻声礼节性问候和淡淡微笑一下即可擦肩而过的同行。

交易大厅不算小，被分隔成两个独立的单元，一个是大型股票即时交易电子显示屏和多排座椅组合的单元，另一个就是由七八排单个台式电脑组成的，可自行查询股票信息的单元。每到开市交易时间，这两个单元都会聚集许多股票爱好者和股票交易者。

这个中年人虽然很低调地走在交易大厅，但他还是被一个熟悉的声音给叫住了。

“老魏，这么急急忙忙地要到哪里去？今天肯定又有很大的收获吧？”

一连串的提问，让这个叫魏军的中年人不得不停下脚步，与说话人打个招呼。虽然他现在着急离开，但面对这个直接以他姓氏叫住他的人，也只好收住脚步，礼貌性地说上两句。

“邓经理，今天我有点事，要先走一下。至于收获，也就那样儿，你知道的，只要不贪，8%的利润我想是有的吧。”魏军礼貌地回答，心里却想着，随便告诉他一个数字应付一下而已。

0636股票今天的这一笔交易，从跟踪它开始，到买进建仓，再到卖出清仓所有手中的筹码，短短一周内，利润就已在13%以上，所以他才这么开心而又放心地提前离开。

与魏军热情打招呼的是证券公司客服部一个叫邓伟强的经理，他专门负责像老魏这样的大客户。

邓伟强说：“那好，我就不邀请你到办公室里坐了。你上次提供的那一只股票，让我在今天也获利了不少。本想今晚请你吃顿饭感谢你，没想到你这么忙……那我也就不打扰你了，回头我再打电话跟你联系吧。”

邓伟强是个非常热心的急性子。他与人交谈的语速从来都是这样快，别人说一句，他可以说上十句，或者更多。虽然现在他非常想留下魏军聊一阵子，但他知道现在可不行，也不想这样耽误了魏军的急事而被臭骂一顿，日后如再想从老魏手中要点能获利的股票，那可就难了。

邓伟强自己只是部门经理级的职员，就他这个职位，要想得到更多实用的信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因邓伟强以前在跟魏军交往时，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最后要不是邓伟强的老婆与魏军是大学同学，到现在他也不可能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到魏军。

“那行，你后天给我打电话吧。”魏军一边说着，一边握手与邓伟强告别。

第一章 山雨欲来

在炒股这一行里，听得最多的就是消息，最不可靠的也是消息。

宁波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宁海老外滩位于宁海三江口的江北岸，是进入宁海古城的门户。曾是“五口通商”中最早的对外开埠区，比上海外滩还早 20 年。它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

来到宁海老外滩，迪邦中西茶餐厅，魏军径自推门而入。外面的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落座的客人不算很多。魏军从证券公司坐车到这里的路程虽然不是很远，但因为今天是周末，正好赶上下班时车流的高峰期，所以坐了近 20 分钟的车才到达目的地。

今天是一个老朋友约他，这个地点是魏军自己选择的，他认为要先到餐厅等待他的朋友才行。这是他一贯的处世风格，不论他去参加何种活动，总是要提前一点时间在那里等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尊重别人的约会。

魏军之所以选择这个中西餐厅，除了它能够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服务外，最主要还是以前有很多的股友，常在这里定期聚会，聊股，谈感受。现在随着店内装饰风格的改动，股友来得少了，可其他客人还是很多。

魏军刚进入餐厅内，还未等服务小姐说出熟悉的问候语，一个一米

六五左右的青年男子，微笑着从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站起，向他迎面走来。

魏军微笑着说：“小刀，你好呀，好久不见，在哪里发达了。想不到你比我还先到了，抱歉，抱歉……”

被称为小刀的年轻人叫刀一辉，他紧紧地握了一下魏军的手说：“魏大哥，见外了不是。近来可好，你可想死我了，现在是不是还在玩那个东东西西，有没有更进一步呀？”刀一辉一边问候着，一边又青涩地笑着回答，“我发达倒谈不上，随便混一碗饭吃，呵呵呵……”

“你还是很谦虚，性格一点也没有变。我现在除了炒点小股票外，还能做什么？”魏军回道。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往餐桌走去。座位对面一位青春靓丽的女士，见到他俩走过来，微笑着起身对眼前的魏军点了点头。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我经常对你提起的魏军，魏大哥。我刚入门时，还是他带着我跑江湖呢，是他传授我很多的炒股知识。”刀一辉跟这位女士介绍了魏军。

“你好，魏大哥，很高兴认识你，希望你以后也多多教一教我。”这位靓丽的女士紧接着刀一辉的话对魏军说。

“魏大哥，她叫马莉莉，你叫她莉莉就行，是我的女朋友，也做股票。”刀一辉说。

魏军对着马莉莉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和蔼地说道：“你好，马小姐。教你可不敢当，别这股还没有出锅，就被我给炒糊了……”说完，歉意地笑笑。

“哈哈，魏大哥真是幽默。炒股也能炒糊？”

“魏大哥，你叫我莉莉就行，小刀哥也都是这样叫我的。我早就听小刀哥讲起过你们以前的故事，很早就想认识你了，只是相隔有点远。再有就是小刀哥总是不答应带我来认识你，要不是这一次情况特殊，他

可能也还是不想带我来见你……”

马莉莉连用两个加强词，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她心里对魏军的仰慕之情和敬佩之意。她文静的外表再加上她女性特有的温柔语调，不会让人感觉到她所说的是应酬之词。

“请问先生，可以点菜了吗？是用中餐还是西餐？”这时，一位俊俏的男服务生来到他们座位边问道。

“我还是习惯用我的中餐，来一份咖喱猪排套餐吧。”刀一辉随便看了一下菜谱说道。

“你想吃什么呢？魏大哥。”

“我还是来一份西式牛排，一个汉堡，一杯咖啡，两个甜饼。”魏军很熟练地说了一些他平常在这里经常吃的。

“我来一份中式香鸡套餐，再加一杯冰柠檬水。”马莉莉也随口说道。

吃什么对于他们来说不算重要的事，除了这个温柔的女士之外，魏军和刀一辉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也就不再有那么多客套的话。

服务生在点菜本上一一记好后离开。

“这一次你从宁港市来找我，不只是想请我吃这顿饭这么简单吧。”魏军想把话引到正题上来。

“老大哥别急，别急，先拉一拉家常。一来就说正事，正事说完就走人，看来分开后，你是一点也想不起我这个小老弟了。哈哈……”

这下魏军被刀一辉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还有一个陌生人在的场合。

“莉莉是上次我回老家在股票交易所认识的。你可别看她文静，她的炒股手法可算是老道了，这个也是后来相处一段时间才知道的。”刀一辉不快不慢地介绍着，“第一次遇见她时，她在大厅里看股票，当时的大盘情况也不怎么好，股市震荡得厉害。其他的股民看到波动有点大

时都在惊呼和躁动，她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大屏幕，过一会儿她就直接到交易机上进行了交易。”

刀一辉一边说着，一边比画着：“我当时就感到奇怪，一个年轻文静的女孩子见到这种大的波动会不惊慌，说真的，那时我在旁边看得都有点心惊胆战，也就注意她了……嘿嘿，我就主动与她搭话，后来经常跟她交流炒股的看法和心得，慢慢地就很熟了，然后就主动约她出去泡吧之类的，然后就那个了……”

“那个了？什么那个了？”魏军瞅了一眼马莉莉，故意刨根问底。

马莉莉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左手不自然地在刀一辉大腿上轻拍了一下。

刀一辉没有感觉到什么疼痛，继续说笑着：“就犯错了呗，现在就成了我的未婚妻了……”

“好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呀，以后你可要好好对人家喽……”魏军乐呵呵一笑，接着说，“用网民常调侃的话说，股市就是专讲故事的地方：谈恋爱，叫选股；订婚，叫建仓；结婚，叫成交；生子，叫配股；超生，叫增发；离婚，叫解套；吵架，叫震荡；分手，叫割肉；失恋，叫跌停；分居，叫停牌；再婚，叫重组；复婚，叫反弹；怀孕，叫含权；分娩，叫除权；喂养，叫填权；欺负老婆，叫逼空；寻花问柳，叫做多；山盟海誓，叫泡沫……听懂了这些故事就懂了股市。”

正在说话间，服务生把他们点的东西都一一摆放在各自的面前。

刀一辉一边缓慢地吃着，一边踌躇满志地对魏军说道：“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请老哥出山，再把我们这几位兄弟组织起来，好好地干它几场。对了，不知老哥有没有听说，现在的股市要大变了，听说是要搞什么股改，基本的股改方针都定下来了。这可是重大好消息，内部人士透露的。”刀一辉说完，故作神秘地看着魏军的反应。

魏军边吃边想着，回答道：“股改的消息不是传了好久了嘛，现在定下来了？”

现在的魏军对所谓的内部消息，很自然地就会从内心里生出一种强烈的反感和抵制，但碍于面子也不想直接数落刀一辉。

“错不了，绝对错不了，这种利益攸关的事，小弟用人头担保。”刀一辉看出魏军有点怀疑，急忙补充说道。

魏军自然知道，在炒股这一行里，听得最多的就是消息，最不可靠的也是消息。因为消息的来源很多，真真假假，那只能凭自己的认真思考与分析，才能确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可眼前这个彼此之间也算有一定了解的小弟，说出这种誓词般的话来，自然比其他人传出的消息要可信一点，但也不能完全相信。更何况股改这事，早两年就一直在吹这样的风，时间长了，大家都有些麻木，股市上对这样的传闻也就不当一回事。所以，魏军也要好好想一想，本能地流露出了一些疑惑的表情。

魏军自叹一声：“唉……人有悲欢离合，股有潮起潮落，此事古难全，但愿高增长，天天共赚钱啊。果真如你说的，这股市的氛围又要变了，而且这一变就是大变。”

“会变成什么样？难道又要大跌？”马莉莉有些迷惑不解地问。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魏军具体也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就如同夏季里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时的闷热，压在心口说不出，却能感到强烈的冲击。

魏军接着又说：“你小弟怎么老想着要我出山？我以前不是对兄弟们说过吗？我老了，心也累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干了，我真的想休息。更何况上次的决战，差点没有把兄弟们全部给拖死，你们虽然不说什么，可我自己内心里过意不去呀……”

马莉莉边吃边认真听着眼前这个被自己的未婚夫称为大哥的人说

的话，虽然有太多的不懂，却也不好意思问，只深情地看了看自己的男朋友。

“魏大哥，你别说了，3032 股那一票不能怪你，你能够让我们在极少的损失之下，全力退出来，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发出的命令再晚 30 秒或者 1 分钟，那结局可就变了。”刀一辉说。

刀一辉又说：“那个庄家秒杀太狠，简直不给我们这些股民任何思考机会，瞬间大单出货，价格呈直线往下掉，一分钟不到，直往跌停价奔去……还有就是我们前期的消息出现了误差，以我们‘四虎将’的身手，平常也不会伤得那么重。”

刀一辉提起这段往事，魏军的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样，过去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第二章 内幕

对于炒股的人而言，没有比股票涨停那一刻更美好的时刻了，就好比一个佛教徒终于修成正果，成了佛一样。

两年前，他们几个都是宁通证券公司交易厅里互不认识的股民。有一天，在烦闷的气氛中看股票时，他们对同一只表现异常的股票产生了兴趣，并在对股票走势的判断上迅速达成一致，于是果断地决定共同买卖。获利之后，在庆祝的酒桌上，魏军、刀一辉与徐建、周汉生四人相互认了股市里的生死兄弟。

因魏军较他们年长几岁，且在股市里混的时间最长，炒股技术又略高一筹，故大家都称魏军为大哥。彼时，刀一辉还是一个刚从中专学校毕业不到一年的毛头小子，炒股经验更是少得可怜，自然他就成了老四，徐建、周汉生分别为老二和老三。

从那以后，在交易的时间，四个人都聚在那个证券公司的大客户室里共同工作；生活中聚在一起的时间也比跟自己家人还要多。大家在一起除聊股市、股票，也聊生活、兴趣与爱好。但从不相互打听各自的家事。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玩电脑对战游戏，在众多的对战游戏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星际争霸》即时战略游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玩这种游戏不仅仅是娱乐放松，在放松之余还能通过游

戏，更好地学会工作中的默契配合。

魏军内心很是明白，在还没有认识他们这帮兄弟之前，作为一个职业股民，他在股市中所经受过的往事与历练不是谁都能明白的。尤其是在那之后，得到了奇遇而蜕变的魏军，更是局外人所不能了解的。

* * *

当年，魏军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政府的某个单位，每天就是准时上下班，一杯茶水，几张报纸。他认为这样混日子的工作很无聊。自认为又年轻，又有理想，又怀才不遇。于是，他一心想下海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一个初春的日子，窗外的细雨，像松针般落下，滋润依稀隐现的嫩芽。魏军坐在办公室里，心里有些别样的温暖。停薪留职报告领导已经签字，自己在这个办公室里的日子不是很长了。魏军望着窗外长长地舒了口气，轻声说了一句：“终于熬到头了……”

魏军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提着自己的皮质小挂包关上门走了。

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听到着自己坚实而自信的脚步声，魏军有了一种解脱了的感觉。他喜欢这种空无一人的寂静，至少省去了平日里下班时一路与同事们不停打招呼的麻烦和无奈。

天色在一天的小雨里慢慢暗淡下来。魏军回到家中，妻子李小琳正在厨房做饭，听到关门的声音后，大声问了一句：“咦，今天真奇怪了，怎么回家这么早呢？你的棋友今天没有约你下几把？”

魏军把包往沙发上一扔，重重地坐下，拿着报纸一边翻看一边回道：“这年头做人真难，回来晚了，你不高兴，总以为我去找初恋情人了。现在回来早了，你也有话说了吗？”

李小琳放下手中的活计，探出身子说：“嗨，你今天什么态度嘛！我

哪有不高兴？真是的，别在外面遇到不好的事情就来找我撒气，你跟你的初恋张景惠分开，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时，她要回江西老家，你却决定要留在宁市的……”

魏军心里本来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初恋情人，只是婚后接到过她打来的一两个电话，李小琳就整天疑神疑鬼的。再加上婚后妻子一直未能怀上小孩子，她妈催得有点急，才经常没事找事。魏军有时总是在想，如果自己不是孤儿，现在做了上门女婿，哪里会有这样的气受。更别说平日里，岳父母一脸难看的样子，真是想让自己早一点离开这个鬼地方。现在他听了这话，不由得十分窝火，他今天压根也没有惹她什么。

妻子现在这样喋喋不休，魏军气不打一处来，自嘲道：“好好好，你厉害，是我没用，上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回家不积极，身体有问题，工作不突出，腰椎间盘突出……行了吧？‘嫁’到你们家，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李小琳有没有想到丈夫今天这样噎她，这是好久没有的事了，气得叫了几声：“魏军，你不觉得你这样说话太无聊了么？晚饭还想不想吃了，真讨厌……”说完后，自己又去厨房里一边数落着魏军，一边忙去了。

晚餐几乎在冷战中结束。用餐完毕，魏军也主动收拾好碗筷。然后，从厨房里拿出清洗好的水果放在餐桌上。削好果皮，主动递给妻子。李小琳见魏军又来献殷勤哄她，也就顺手接过，不再跟他计较。魏军知道，其实女人最服哄，再说一点好听的，就会心软，女人矫情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征服男人时的一种快感。

魏军认识李小琳时，正好是他与初恋情人分开后最痛苦的日子。李小琳还是他们单位一科员介绍的。那时李小琳也快26岁了，母亲十分着急，见魏军长相还不错，人又本分，又是公务员，又得知他是个孤儿，

从小在叔叔家里长大，不幸叔叔在魏军大学时遇车祸死了，现家里又没有什么亲戚，就自然答应了这门亲事。

魏军在单位分得了一套 70 平方米的房子，结婚以后小两口过得还算可以，就是岳母的强势经常让魏军感受到一种心理压力。再加上结婚近两年了，都还没有生出一男半女，岳父母更是时常给他脸色看，还好，能分开住，魏军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他的小妹妹李小曼对他这个姐夫很好，经常在岳父母面前帮着魏军说话。这让妻子很是看不过眼，可碍于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帮得也在理，也就不管她，在心里却总是留下了一个心眼，总提防着她。

魏军见妻子渐渐平静下来，就简单地把今天在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的事情如实告诉了她。妻子也没有太多激烈的反应。只是问了他一句：“那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靠什么来养活自己？首先声明，我不能养个吃干饭的。”

魏军并未直接回答妻子，目前要做的就是想好后面该如何去做。

开始经商时，魏军做一些倒买倒卖的小商品生意。后经过一段时间，选定了做服装生意，但一个人又要开店，又要进货，经常跑来跑去很不方便，想请个帮手，但又找不到合适和放心的，便无意间想起打个电话给妹妹李小曼帮忙找个雇工。

魏军接通电话：“小曼，我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电话那头：“有什么事？姐夫请直说，看我能否帮到？”

“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雇工来看服装店，生意好时，一个人有时看不过去，想上个卫生间都成问题。”

“哦，这是小事，没有问题呀！什么时候要？”

“肯定是越快越好……”

三天后，魏军正在服装店里整理着新进来的服装，一个穿着时尚的

女子走了店内。

“不好意思，刚到的新货，有点乱，自己先挑挑看没有喜欢的……”

魏军正背着身子，低着头在整理一堆地上的货物。

“这件衣服多少钱？我很喜欢。”

魏军转过身来，抬着一看，原来是李小曼，略有些惊讶：“小曼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当雇工的呀！”李小曼说，“我不是答应过帮你找雇工么？”

“你来当雇工？那怎么行？不行，不行……”

“我怎么不行了？我就不可以来帮自己姐夫的忙么？”李小曼嘟了一下嘴，显出很可爱的样子。李小曼比她姐姐小三岁，性格活泼开朗，大学时学的是经管。

“那你在银行里的工作怎么办？”魏军很担心地问道。

“这个不影响呀，我的工作岗位是两班制，正好有时间过来帮你。”李小曼说，“还有，我也很喜欢做服装生意，我早就想入股到你的店里来，担心你不同意……”

魏军大笑：“哈哈，有这等好事？爸妈他老俩知不知道？你姐知不知道？”

李小曼说：“还不知道，没有跟他们说起。这事你不用管，我会跟告诉他们。我也会履行好我这个股东的责任与义务。”

魏军跟他姨妹就这样一做就是好几年，生意做得也顺风顺水，也有不少的积蓄。日子过得比上班要累一点，但开心很多，自由很多。

* * *

二月初二龙抬头，上午魏军关了店门，陪着妻子一家人去了离宁市不远的青龙山。李小曼因上班就没有一起去。回到市里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李小琳将家人都请到自己家里小做休息，说是晚上安排大家

到外面的餐馆吃饭，然后再送父母回家。老太太看到女儿还是住着好几年前住的单位老房子，有点不高兴地说：“都好些年了，你们还不换一套大点的房子住吗？”

李小琳眉头紧皱，很不满意地说：“妈，你别再说了，这话我都跟魏军提过几次了，他总是说做生意需要流动资金，如果一下全拿出来，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别人现在有点能力和本事的，哪家不是有好几套房子？你看，妹妹的新房子多大，还是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岁数了，都不想结婚，不知搞的是哪样……”

老太太说：“做生意要钱，这不做了好几年的生意了吗？是做亏了吗？钱都到哪里去了？”

李小琳说：“这谁知道？”

魏军：“这服装店是跟人合伙开的，利润是双方的，现在亏是没亏，但我们还正想着扩大店面，想重新找一个更大铺面的，做一个品牌专营店。钱就积累下来了。”

魏军又接着说：“我看这房子也不算太旧，去年才房改，把它从单位买了过来，重新装修了一下，也还算过得去，就想再等一些日子再换大的。”

老太太听罢也不吭声了。魏军白了李小琳一眼，埋怨她说话怎么不分场合。

老头子在一旁抽着自己的烟，看着报纸，两耳不闻窗外事。

晚饭后，魏军在路边拦了个出租车，让老两口自己回家了。

魏军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呵欠不断，就起床回房间休息去了。刚躺下没有多久，妻子也跟着到床上来了，魏军翻过身，一把抱住妻子说：“今晚我的表现还可以吧……”

李小琳说：“还可以什么？我妈说的话，你要多听听，这小房子是早

该换了。我都奇怪了，我妹妹单位虽好，但她能买得起那么大的房子，哪里来的钱？”

魏军说：“可能是找单位借的吧。”

“对了，我问你一个事。”

“什么事？”

“我妹妹总往你店里跑干吗？我都看到过好几次了。”

“姨妹到姐夫店里来买衣服不可以么？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次日，魏军起得很早，妻子上班去了，自己也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服装店。近中午时分，正闲着看报的魏军被突如其来的叫声给吓了一跳：“嗨，这不是军哥吗？”

魏军放下报纸，原来是小姑母的儿子向文斌，连忙打招呼。

“军哥，怎么样，好久没有见了，我听说你毕业后也留在宁市，多方打听才知道你现在下海做起服装生意来了。”向文斌说，“这店子也算大的了，货这么多，看来你生意不错嘛。”

“下个海，游个泳，看自己会被淹死么……”魏军自嘲一把后笑了起来。

“对了，小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魏军问。

“证券公司，你听说过么？”向文斌回道。

“听说过，但不知是怎么回事。”

“就是买卖股票的。”

“股票是什么？”

“股票就是可以变钱的，还能赚大钱的东西。准保你发财……更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后向文斌就简单地介绍起股票来。

魏军听完后，问：“那怎样才能参与炒股呢？”

“你明天有空不，你到宁通证券公司营业部来找我，我教你如何办

理手续，并教你如何买卖股票。”

“明天就可以办理炒股？这么快？”魏军有点不敢相信这个新鲜事物。

“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我在公司等你，你一定要来哈……”

魏军点了点头。

在魏军有限的知识里，连股票是个什么东西他都不明白，就凭着做服装生意的那些经验，与自己敢于挑战未知世界的冲动和闯劲，魏军就踏进了这个大门。才进入时，因要一边做服装生意，一边又要跑到证券大厅去看朋友推荐自己买的股票是涨了还是跌了，总感觉到两头跑很不是个事。

那时候，电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要交易都要去交易柜台办理，很不方便，于是魏军就想把服装生意委托给李小曼来打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炒股中去。

这天，李小曼来换班时，魏军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她：“小曼，我现在学会炒股了，我感到一边炒股一边守店很不方便，我想……”

李小曼因在银行工作，也经常跟证券公司的人打交道，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合伙人先自己一步参与到股市中来了。她从内心里喜欢这个姐夫，她这次能全额付款买上这个大房子，都是姐夫偷偷把做生意的利润优先给她使用的结果。他俩的感情只剩一层薄膜隔着，目前谁也不愿意捅破。就说：“是想全身心来炒股是吧？”

魏军点点头，然后又说：“我只是想让你多到店里来打理，不行咱们再请个帮工，你来定如何？”

“好吧，这事我看着处理。”李小曼答应了魏军的要求。

* * *

人的一生是讲运气的，运气好时城墙都挡不住。

魏军刚进入股市时，国家对股市的建设也正是处在起步阶段，政策

扶持力度较大，并且股票市场里的股票也不是很多，就那么几百只。他按照亲戚的推荐，几次股票买卖交易下来，最初5万元的投入，就变成了7.5万元，他当时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见谁都笑哈哈的。股票卖完后，他还特别带了很多高档东西和红包，去感谢领他进入股市的亲戚。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炒股赚钱会这么容易，对比他的服装生意，一年到头生意最红火时，利润也没有现在的1/3，并且这个全部都是纯利润。每次回到家里跟老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又赚了，陪你逛街消费去，到外面吃好吃的……”

在魏军老婆的眼里，炒股那是投机取巧的事，不是什么正经营生。因此，听说魏军要进入股市时，她是极力反对的。可魏军从小就很自信，认定了的事情是一定要去做，所以他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给他的妻子看。每当他赚钱的时候，就会故意说出这样高调的话来。

股市赚钱的魔力，完全掌控了刚入股市的魏军，让他欲罢不能。他开始越来越关注报纸、电视、广播里股评家们有关股票的消息，晚上有时做梦都是关于股票的事。

魏军已完全成为股市里的追梦人，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在股市中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他现在的资产从他入市时的5万元变成了15万。成功的喜悦充满在他的心头。每次当他卖完一只获利的股票后，就要问一问亲戚还有什么股票可以推荐。然后亲戚会相隔数日再告诉他三只股票，接着在亲戚的指点和帮教下，魏军自己选择一只。此时的他非常自信，自信自己的运气，自信自己渐渐对什么是股票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也能逐渐看懂电脑显示屏上红红绿绿蜡烛式，变幻不定的图形了。

他认为炒股就是一场赌博，而他也迷恋上了这种赌博。

夏末的晴空是灿烂的，魏军的心里也是灿烂的。内心中充满无限激

情与憧憬的他，这一次用全部资金买进了亲戚告诉他的三只股票中的一只，海南区域发展板块的股。前景很好，应能大涨，更何况亲戚说的一定不会错。现时的股价也不高，才6.3元，他孤注一掷，还把从服装生意里的分红共20万元，背地里全部投入了进来。20万在当时不算个小数目，尤其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散户来说。

买入后，仅过了三天，这只股票从6.3元涨到了8.4元多。这时，魏军的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但他得意的表情不敢过多地显露出来，担心被旁边的股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的秘密就是：他有一位在证券公司工作的亲戚，他能给自己提供一些内幕消息。而魏军也正是通过他，才成为他们公司的大客户股民。

“内部消息真是准呀，太好啦。”魏军心里暗自狂喜，内心里不断告诉自己，“它一定还会涨……”他心里的甜蜜在当天收市后迟迟不能散去。

每天晚上，魏军都要看一看报纸上有没有跟自己相关的股票的后市评论。果然，他看到专业媒体对海南板块的热评，尤其还重点提到了他买进的这只股票，看来它真的是要大涨了。一连几夜，魏军都失眠了。

新的一周开始，股市按时开市，魏军早早就来到了宁通证券公司交易大厅，看着电子屏幕上不断变动的股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边一同看股的股民也越来越多。他虽然有一个大户室专用座位，但他不喜欢待在那里边。他更喜欢在大厅里跟其他众多的散户股民在一起看股时吵吵闹闹的氛围。因为他还可以从和他们的交谈中收集一些其他股票的消息。诚然，在这些人当中能听到的所谓的消息跟他得到的消息比，是要大打折扣的。魏军也不会把他知道的消息违反亲戚的告诫而传播出去。

又过了些时日，当魏军所持有的股出现在电子屏上时，看得他激动得想大声叫起来。在上午10点45分，股价涨到8.9元。

“我的运气真是好呀，我遇到财神了，等再涨一些我卖了之后，要好好谢谢小斌。”魏军心里暗暗地想着。

他正这样开心地想着，突然听到大厅里一阵骚动，身边十几个跟他一样的股民在大声说着股票。他聚过去仔细一听才知道，他们说的股票正是他持有的这一只股。

“你们快看，0530 股又涨了，我昨天说它还会涨的是吧，现在都快上涨 6%了，看来它今天会涨停呀。”

“唉，早知道，我昨天就该追进去了……”

“就是就是，我们昨天听你的就对了，现在也赚了很多了……”

“你们说买还是不买呀，都急死我了，看着它一个劲儿地涨……”

“不行我得买点去，我看它后面一定还会涨。”

“我也去……”

“我也去……”

他身边一群股民簇拥着向交易柜台跑去。

魏军看到这一切时，心里阵阵欢喜。上午交易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这样过去了。魏军中午的心情很好，在离证券公司不远的一个小餐馆点了几个好吃的菜好好地享受了一番。吃完饭后魏军再度走向交易大厅时，下午的交易早已开市 30 多分钟了。但他一点也不担心，反而心里充满了甜蜜的喜悦。

时间一秒一秒地向前走着，不再回头，也没有回头的理由。

下午 2 点零 3 分时，交易大厅又出现了一阵不小的骚动，还是那一群股民看着电子屏幕在吵嚷着。

“快看，涨停了，涨停了。”

“是的呀，还好我今天追进去了。”

“我说它还会涨的嘛。”

“真的你太神了，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

“他当然神了，他可是我们这里的股票专家……”

“真的涨停了……”

大厅里一群股民依然在吵嚷着。

魏军顺着嘈杂的声音看向电子屏，他手中持有的 0530 股票的价格不再动了，死死地封在了 9.24 元涨停价的位置，内心的那种狂喜再次袭来。这种喜悦可以让人忘记一切。对于炒股的人而言，没有比股票涨停那一刻更美好的时刻了，就好比一个佛教徒终于修成正果，成了佛一样。周末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今天得到了印证，涨停就意味着后市还要大涨。每每想到这些，魏军喜滋滋的表情就没有停下来过。

“喂，朋友，你是不是也买了这只股？什么价位买的？”

这时魏军身旁一个跟他年龄相近的小伙子用地道的宁海话问他。

“哦，我今天一早买了一点，也是看了昨天的报纸……”魏军连忙回答。他知道内心的狂喜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为了不引起更多的麻烦，所以快地回了一句，并重点声明了一下。魏军本身就是一个内向型的人，不怎么爱交谈，尤其是跟陌生人。

“是嘛，我还以为你提前有什么消息，早就买进了，看到有我们为你抬轿你就这么高兴。朋友，下次如果有什么小道消息也提前透露透露，有钱大家赚嘛。”这个陌生人的话还真多。

“哦，好的好的。我也是看报纸上说起的。”魏军重复了一下买进这只股票的不是理由的理由。说完就转身离开了这个讨厌的家伙，离开这个交易大厅。交易大厅里，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每天都有出现。总有这么几群人聚在一起，相互寻找一种所谓的“炒股安全感”。

魏军被迫提前回了家。现在的服装店也不用他去操心，只是到进新货的时候去帮一帮忙。今天又不是进新货的日子，原本打算去店里看一

看的他，中途想了想就走另一条路回家了。

回到家里，魏军把看着有点零乱的地方象征性地收拾了一下，就开始做饭了。心情好，做什么都是这么富有激情，效率也很高。等到他老婆回来时，只用在餐桌边一坐就可以吃饭了。李小琳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算不上国家公务员，但工作稳定，几乎都能按时上下班。所以今天算好时间，就等她回家。

魏军结婚三年一直没有小孩，不是不想要，而是她老婆怀不上。去省内外各大医院检查了好几次，也做过几次手术，还是不能怀上，他知道她每每为这事生闷气，还好魏军是个开明的人，觉得没有也就没有吧。原本夫妻俩还商量着去孤儿院抱养一个，后来因为其他的事情，就把这事给放在一边，也就没及时去孤儿院领养。

晚饭吃得很开心，李小琳知道，自从魏军迷上炒股，很少见到他有不开心的时候，而且做家务事的积极性高了很多，没事就听他说资金又达到多少多少了，很有一种成就感，仿佛自己很快就要成为一个股神了。

第三章 潮涨潮落

好运气不会总是落在一个人头上。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他手中的股票因为股价异动，被交易所临时停牌了几天。根据上市公司公开的通告，明天是周五，0530 股票可以按时复牌了。不管是停牌还是复牌，魏军认为他的股票肯定还要涨，他一边心里想着，一边例行翻看着手中的报纸，盘算着周末用赚来的钱陪妻子一起去逛商店购物。这一夜很愉快地就过去了。

次日一早，进入初秋的天气只带着几分清凉的寒意，偶尔有为数不多的，从树梢飘落的枯黄杨树叶和鲜艳的枫叶，好像是几只彩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魏军并未有多少心情来欣赏这种秋天的美景，他骑着心爱的本田摩托车直接来到了证券公司。因离交易时间还有近半小时，营业厅里的人也不算多，来得早的也就是那几个熟透的面孔。他径直走向大户室的座位，懒洋洋地靠在坐椅上，随意翻看手中的当地晨报，看有没有有价值的财经类消息。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不知不觉间，一点点地夺取所有生命体的生命，正是这种不知不觉能让每一个生命体走到尽头的力量，会莫名地引起每一个生命体的恐惧。人类有时为了逃避这种恐惧，能做的就是视而不见，或者是顺其自然，更或者是求神拜佛来安慰自身那颗充满

恐惧的心。

上午9点30分，随着营业大厅嘈杂声的增多，股市正常开市了，果然0530借昨天尾盘封涨停的惯性高开高走。魏军放下手中的报纸注视着眼前的电脑屏，看得喜滋滋的。

然而，好运气不会总是落在一个人头上。他没有想到的是，半小时之后，一场股市的血雨腥风将扑面而来。0530股价在9.47元的位置，停顿了一两秒钟左右，直往下掉，魏军一下子蔫了。当0530的股价很快下跌打回到8.65时，他蒙了，他不敢再把目光盯向他所喜爱的屏幕，也不愿意承认眼前发生的事是真的。他现在想做的，就是到大厅里听一听那群跟他共同持有此股的股民的态度。

走到他们身边，嘈杂的人声依然很多，但他们这群人没有了往日的兴奋，个个呆呆地看看屏幕，面面相觑。有几个平日里爱说话的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相互附和着说道：“0530的股价为什么会掉下来了？不应该呀，按理说停牌后，复牌应会大涨的。”

“我看庄家一定是故意洗盘。”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他后面一定还会涨的。”

“我才不割肉出来，我还要等它上涨呢。”

“现在好多媒体都在说这只股如何如何好，0530股又是这个板块提到的重点，后面一定还会大涨的，至少上涨空间很大。”

“老李，你在一旁写什么呢？股票一跌，你就在写心得。”

坐在一旁的一个老股民，抬头望了一眼跟他讲话的股友，说：“能写啥？还不是老一套……”

“念来听听。是不是炒股忏悔书呀？”

“去去去……我将自己炒股的惨痛代价归纳为几个一：政策层面一头雾水，经济信息一穷二白，所有股票一撸到底，买卖交易一直踌躇，

良心上一直后悔，总体上一败涂地！”

魏军静静地听着他们说，细细地想，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也很吻合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直到当天收市，0530 股票的股价一直就在 8.65 元和 8.75 元之间波动。前几天的兴奋，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魏军思绪纷繁地拿起电话打给小斌，想问一问有什么消息没有，为何 0530 股票会突然大跌。电话一直无法拨通。这一夜，他再次失眠了，但失眠的原因跟之前是完全相反的。他期待着第二天开市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魏军跟往常一样提前来到了宁通证券公司，可今天他进不了证券公司的大门，他心里想着他的 0530 股票，想着他的梦想。以为是自己来得太早，他就在大门外干等。约等了一个小时，魏军看了看表，这都 10 点钟了，怎么还不开门呢？猛然间，想起今天是周六，是正常的休市日。他只好悻悻地，漫无目的地向其他地方走去，却全然忘记了答应这个休息日陪妻子去逛街的事情。

临近傍晚时分，魏军迷迷糊糊回到家，见茶几上留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你因迷上了炒股而淡忘了我的存在，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跟一个炒股的疯子再这样一起生活。

魏军拿着纸条，呆呆看了几分钟后，也就自行出去了，去哪里却没有目的。他现在心里所想的，就是快快开市，开市了他买的股一定能涨回，而且能涨得更多。

这是一个沉闷的周末，天空还时不时会下些小雨。因为心烦的原因，魏军总感到时间过得很慢很慢，仿佛看不到明天的到来。跟妻子之间的冷战再一次开始了。

周一还是如期而来。时间是不会以哪个人的意志，或早或晚地到来。

周一的股市不算沉闷，有近十只股票是高开的，高开的股票里却看

不到魏军手中持有的 0530 股。

他坐在证券交易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心潮起伏地独自面对着眼前的电子屏幕，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期待，期待有一个惊喜，一个如期而来的惊喜。然而，事实却往往向着相反的方向走，这个相反的方向，是所有买入这只股票的散户股民不愿意看到的。

0530 股价在平开之后，微微走向红色的方向，20 分钟里都没有达到 1% 的涨幅，然后，慢慢由红变绿，最后变成了恐怖。魏军呆呆地看着屏幕里 0530 股票近 5% 的跌幅，大脑顿时一片空白，身躯也变得麻木。他知道，他的账户在严重缩水，他却没有勇气打开来看。此时他很无助，无助得无可奈何。

到上午结束时，0530 股票就一直没有离开跌幅 5% 到 6.5% 之间。魏军的心里一直在反思着：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中午，魏军无精打采地走出证券公司，来到不远处的一家快餐店，随意点了一份套餐，找一靠窗的空位坐下。店内挂在高处墙上的一台电视正播放着当地的财经频道，财经专家在讲解着魏军这只股票上午的股市情况。正当魏军听得入迷时，一个乞丐走进来伸手向他乞讨，店内的服务员正要驱赶这个乞丐时，魏军拿了一个鸡块递给他，然后继续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行情讲解。乞丐啃着鸡块没走，也在一旁看着。过了一会，乞丐悄悄说：“这股长期均线金叉，KDJ 数值底部反复钝化，MACD 底部背离，能量潮喇叭口扩大，这股就要涨了。”

魏军很是惊诧，问道：“这个你也懂？”

乞丐大声说道：“不懂我能有今天！”

魏军听完差点没有当场晕倒，直接起身快步离开快餐店，一边走一边拿出电话拨给小斌，还是联系不上。下午开市后，此股依然没有什么起色。一小点的反弹也被强大的卖单给压了下去。到这一天结束之时，

0530 股价跌幅达到了 7.4% !

魏军心灰意冷地幻想着：明天，还有明天，明天它一定会涨的。

可到下个月最后一周的周四收盘结束时，0530 股票从前段时间的高点，到现在累积跌幅达到了 60% 以上。魏军绝望了，他账户的资金已经严重缩水，几乎让他不敢打开再看。无穷无尽的恐惧吞噬了他因贪婪而生起的梦想。

厄运已经向踌躇满志的魏军袭来。

本周交易日的最后一天，天很冷，狂风吹得树木东摇西摆，最低温度已经降到零度。冬天，已然来临了。魏军几乎是闭着眼睛，任凭窗外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吹着，颤颤悠悠地把 0530 股票全部卖出了，所回收的资金是少之又少。他此时的心情，跟外边的天气一样。他的股票账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只要多看一眼就会令他全身战栗。他没有想到股市会是这样，更没有想到他的梦想会破灭得如此之快。魏军迷茫的眼睛之中闪现出少许的泪水。

因前段时间一直在跟老婆冷战，他每天也都是很晚才回家，自己一个人在外边随便吃点快餐。股票大跌，心情不好，吃什么都不对胃口。这天晚上他早早地回家，想找机会跟老婆和好，却看到一张妻子留下的纸条：李小琳正式提出跟他分居，自己独自回娘家住，要他找个时间把离婚手续给办了。这更让他有如掉进了地狱一般。

他木然地呆住了，无奈痛苦的情绪影响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争强好胜的魏军自然是不会服输的，他不相信自己的梦想就这样无情地破灭了。他想要扳本，用所余下的钱再到股市里赌几把。随后的日子，没有内部消息的他，也加入了大厅里的散户大军，随波逐流，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尽管他每天看报，学习，反复研究个股，但结果总是追涨杀跌，累战累赔。做啊亏啊，亏啊做啊，越跌越补，越补越跌，到

了实在受不住巨亏的时候，就只好壮士断腕，心情也越来越差。有时魏军整个人甚至都迷惘恍惚了起来。又经过几次惨败的战斗，以前所剩下的资本也只够他半月的生活费了。可他依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人的本性里所具有的贪婪和恐惧的两重性。

魏军原以为凭借着自己的个性可以熬过寒冷的冬天，谁想到春天也会特别冷，甚至比冬天还冷，他的心已经绝望了，潸然泪下，忍不住独自放声痛哭了起来……

股市和家庭的双重打击将他击毁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想忘记一切。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天的时间里，一个壮实的男人憔悴得变了个人形。他呆呆地望着四壁，不知在想什么，也不知该想什么，更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无数时间里，他只想到了一个字——“死”！

自从魏军迷上炒股以后，李小曼很少看到他再到服装店里来。她渴望每天都能看到魏军，接连许多天，都未见到魏军到店里，心中越来越不安，不断拨打他的电话，魏军一直都不接，发出无数条短信也不见回复，这就更加深了她心中的忧虑。

在一个电闪雷吟的夜晚，暴雨如注，魏军来到了海边。思绪万千，绝望到了极点的他，看着眼前黑深不知边际的大海，一步步向它的怀抱里走去，他毫无惦念地想了却这一切的痛苦……

被绝望和痛苦撕扯着的魏军，一步步向大海深处走去。每往前一步，冰冷的海水就离他的头部更近一点。海水一点一点地没过魏军的头顶，他的身体也在缓缓下沉，就在这时，他恍惚间听到一声声亲人的呼唤：“魏军，魏军，军儿……军儿……”

这种声音有如一种强劲的力量，不断地冲击着魏军生命深处的灵魂，一声高过一声，一声紧过一声。

“我不能就这么消失在这个世界，就这样倒下了，我要对家庭负责，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要对生我养我的亲人负责……”

瞬间，往事辉煌中的他，困难之中永不言败的他，充满无限活力的他，如幻灯片般出现在了魏军的眼前。由于魏军从小水性就好，出于人类求生的本能，在冰冷的海水即将吞噬他整个生命的时刻，他的灵魂唤醒了他的本能。

他猛然从水里蹿出，在黑夜里大声呐喊：“从哪里倒下就从哪里站起来，我一定要走出一条成功的人生道路。”

重新振奋起来的魏军，开始从各方面去了解股市，了解什么是股票。他报名参加各类炒股的讲座和培训班，去书店寻找有关股票的书籍。他坚信自己不比别人笨，只要自己再勤奋一点，再刻苦一些，就会找到战胜股市的方法。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魏军才从另一亲戚处得知，向文斌因为内幕交易的事情被判刑3年。

魏军现在每天都泡在股市里，炒股成了他的职业。他重新学习如何读懂财报，如何看电脑里那些红红绿绿蜡烛图形所代表的含义，如何在报纸中寻找跟股市有关的新闻，学会一些线线条条指标的意义，学会如何去分析市面上到处流传的，有关内幕消息的真真假假……

魏军不再是大户室的一员了，他也不能再回到那个让他曾经有过无数次自豪感的大户室。他就在大厅里，找一无人的角落，看着熟悉得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屏幕。

“多看少动”成了他定下的第一准则。他现在的资金少得可怜，他也不想去借，他要他用所学的炒股知识，去找回他曾失去的那些财富。经过转变的魏军现在炒起股来虽然顺手了很多，但还是有些不顺心。虽说没有什么大的亏损出现，但也没有获利多少。一来一去总感到少了些什么，却不知道少在哪里。每当魏军有些迷茫之时，他都会独自去那个

曾经唤醒他的海边，静静地坐在海滩边看远处的大海……

* * *

冬去春来。对于痴醉于春天的人来说，今年的春天是一个雨雾缭绕，气象万千，富有无限生命力的季节，也是一个美丽、神奇，充满希望的季节。

在一个周末下午，魏军如往常一样，再次来到海边他经常坐的小石山头的位置，却看到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头发半白，气宇轩昂的老人背着双手站在那里，面对着大海。

魏军心想，他可能有什么心事吧，为了不打扰他，自己就在离他不远处，另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坐了下来，琢磨着自己的心事……

时间在两人之间似乎凝固了。大海冲击着他们脚下的山石，发出细微的海浪声，像是在为他俩的思绪配出优美的乐章。

不知过了多久，那老人转过身来，突然面对魏军说：“小伙子，你也爱在这里看海？”

老人双目如潭，却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和蔼可亲。

“嗯，嗯嗯……”

魏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所惊吓，思绪迅速从大海的远处回到了身边，不知如何作答。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吗？你不会是想自杀吧？”老人微笑着再次提起话题。

听到自杀两个字，魏军内心突然涌出一股酸涩的味道，虽然那种辛酸的感觉停留的时间很短，但他明白那个时期的他确实曾想到过要自杀，想一了百了。现在的他不这么想了，他来这里是想找一个僻静地，理清自己的思绪，消化所学的关于炒股的知识，也就不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直接回道：“自杀？是的，我以前在这里这样做过，但我没有死成，

不过现在我不再想自杀了。我到这里是来静心的，每当我看到这蓝蓝的大海，烦躁的心就会静下来，看潮涨潮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哦，没想到小伙子也有这份闲心。”老人有些意外，心里想，眼前这个年轻人会这么坦然地承认自己曾在这里想过自杀，自杀不成，却还要到这里来静心，真是不简单。

“那你有什么烦心事呢？这里就我们俩，可以说出来听听吗？我到这里也是来静心的，几年如一日地来。因为近期外出了一些日子，很久没有过来了，现在回来了，没想到会遇见你。”

魏军不知道老人所说“几年如一日”到这个地方来静心的事情是真是假，也不多加思索地问道：“老叔，你也是来静心的？我没有什么心烦的事，那些心烦事情早过去了。老叔你说你几年如一日地到这里来，难道这里有老叔什么秘密吗？”

第四章 看海

这就是方向，潮涨时有一个方向，潮退时依然有一个方向。当波浪涌动的时候，就是趋势形成的时候。

魏军本身是个内向的人，对陌生人从来都不太会主动说话，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可不知为何，面对眼前的这个老人，他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和投缘感，心里默想，这位老人来到这里的目兴许跟他也是一样的。

老人说：“大海真是很美，所有小溪，小河，长江之水最终都要回归到这大海里。对了，我姓黎，年龄嘛……你看一看就知道我虚长你几岁，你就叫我黎叔。”

这位老人并没有回答魏军的问话，却主动介绍了自己。

魏军说：“好的，黎叔。我姓魏，单名一个军字，你叫我小魏就行。”

魏军又说：“我从小就喜欢大海，喜欢大海的宽广，喜欢它的神秘。以前我只能说是表面上喜欢大海，但现在我发现它能给我很多想象不到的快乐。特别是我心烦意乱时，对很多问题迷惑不解时，就到这里来，看着远处的大海静思一会儿就能得到很多答案。”

面对眼前莫名亲切的老人，魏军心想，反正是闲聊，随便说一说也无妨，便将自己内心对大海的看法随口说了出来。魏军从黎叔的年龄及

外表和穿着来看，就知道他是一位生活阅历很丰富的人。从他头上染满风霜的半白头发和那双闪现出凌利锋芒的眼睛，就更能感受出一种另类的气息。

太阳渐渐西沉，魏军和黎叔离开海岸，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从大海聊到人生，从人生聊到了世界，又从世界聊到了个人爱好。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切换时，两人分手，各自骑着自行车回家。从表面看来，外人不会想到他俩才认识没有多久。

时间如梭，转眼半月有余。两人每次在这里相遇，除了闲聊一些人生观和世界观外，就默契地看海。他们像是在共同寻找海的秘密一样。

当月最后一个周日，晴朗的天空没有一丝白云，蓝色的天好似透了底。上午魏军睡了个懒觉，忙了一些杂事。吃了一个早午餐，买了一份报纸，拿着一本关于炒股的书，跟往常一样骑着车向海滩边驶去。人还未到，就远远地看到他爱去的那个地方已然伫立着一个身影。这个身影现在对他来说已不再陌生。

魏军将自行车停好，依旧在熟悉的地方坐下。魏军先看完手中的报纸，再翻看做了记号的书，正在心里比画着书里所描写的内容，黎叔打断了魏军的思路问道：“你也炒股？炒股有什么好呢？能让人这么着迷吗？”

这话出自黎叔之口，显得如此轻松，就跟一个全然不知炒股人酸甜苦辣的人一样。

“是呀，黎叔。我是个爱上炒股的人，这炒股就跟赌博一样，迷上了就想放弃也放不了。看来黎叔是不炒股的吧？说起这个炒股吧，不会的最好不要参与，我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魏军把他如何进入股市，如何沉迷炒股直至走上自杀的过程全说了出来，并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黎叔不要参与到股市中去。

人的逻辑性思维，有时会跟事实产生很大的偏差。

魏军从刚才黎叔的问话里判断黎叔是个不炒股的，也肯定是个不会炒股的人。在魏军的逻辑思维里，通常炒股的人碰到一起，都会大谈特谈炒股的心得。或者是在一起，着重聊一些关于股票和股市的信息。而他跟黎叔相处的这些日子里，从不见黎叔提到任何有关股票的话题。心想，黎叔可能也是个股盲吧。所以接下来的意外着实让魏军有如巨雷轰顶，无地自容。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眼前的这个黎叔，将是改变他人生道路的最重要的人。

黎叔静静地听着魏军诉说，听到凄楚之处，还平易近人地安慰几句，以表示理解和同情魏军的遭遇。

待魏军说完，黎叔想了一想，问道：“从你的这些经历来看，你认为你现在跟过去有什么不同了吗？”

“改变是有很多，现在至少我不会乱去听什么消息了，也不会很冲动地去买进股票了，明白了一些世界级大师的价值投资理论，也学会了用一些技术指标来判断股市的未来走势。可效果总是不那么好，好像总有什么地方给卡住了一样。这不，我现在手中这本书，就是讲炒股技术指标的运用的。”

魏军喋喋不休地说，顺手把手中的书递给了黎叔。

黎叔接过书随手翻了翻，点头微笑着合上书，转过身，面向大海，将书向海里抛掷而去。“扑通”一声，书很快就被涌向岩石的海浪给吞噬了。

魏军惊诧地看着黎叔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不知说什么好。心想：你既然不炒股又看不懂书，你还给我就是，为何要把它抛掷到海里去呢？就算你不喜欢炒股的人，可也不能拿这书出气呀。我要不是尊重你年长一些，非要大骂你一通，还要你赔我的书来，你不知道这书可是我生命

中的宝贝呀!

黎叔看着又惊诧又生气的魏军，并不理会，笑吟吟地问道：“你知道波浪理论吗？”

这一问，着实把魏军吓了一跳，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会问这么专业的问题呢？波浪理论我虽然不太明白，但也听说过，凡是炒股时间长一点的股民都听过这个波浪理论，自己也曾跟着别人装腔作势地学着在股市里数浪，什么 A 浪呀，B 浪的。他一个不会炒股的老头怎么知道呢？

魏军带着疑问赶快回道：“波浪理论，我知道，知道。现在我们很多喜欢炒股学技术的人都爱用这个理论，我也是在一些炒股培训班里听老师提起的，具体的也不算太明白。可别说，有时用它来预测股市的走势还是很准呢，但有时也不准。反正我对它是迷迷糊糊的，似懂非懂。”

“不错，你能知道有这个理论并学着去做是件好事。目前在国内关于详细讲解这个波浪理论的专业书很少，仅有的一些也是舶来品。这样吧，你既然想学，我就跟你大约地讲一讲。”黎叔有条不紊地对魏军谈起波浪理论。

魏军除了惊奇还是惊奇，呆若木鸡地等着黎叔给他讲波浪理论，这份惊奇瞬间转化为一种对炒股知识的无限渴望。

黎叔说：“波浪理论是美国证券分析师拉尔夫·纳尔逊·艾略特，利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为研究工具，发现的不断变化的股价结构性形态。他根据这一发现，提出了一套相关的资本市场分析理论，精炼出股票市场的 13 种形态，并将这种形态命名为波。……这样他便提出了一系列权威性的演绎法则用来解释市场的行为，并特别强调波动原理的预测价值，这就是日后久负盛名的艾略特波段理论，又称波浪理论。”

黎叔移动了一下身子，双眼望着大海的深处，继续说道：“此理论目

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各类基金经理和众多投资者运用得比较多。认可度各有不同，有的认为很精准，也有的认为不准。波浪理论是期货、股票等技术分析的一种理论，艾略特认为市场走势不断重复一种模式，每一周期由5个上升浪和3个下跌浪组成。……波浪理论包括了三个重要部分：形态、比率和时间，其重要性以排行先后为序。总之，波浪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八浪循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魏军又惊又喜，如痴如醉地听着黎叔细细道来，他调动大脑最佳状态下的记忆脑细胞来储存这些知识，一边储存一边理解消化着。

黎叔边说边引着魏军来到一处沙滩，依据波浪理论原理，画着他所说的这些波浪图形，详细地给他讲解以便他能在短时间内吸收理解。

黎叔说：“波浪理论推测价格的升幅和跌幅采取黄金分割率和神秘数字去计算。一个上升浪可以是上一次高点的1.618，另一个高点又再乘以1.618，以此类推。下跌浪也是这样，一般常见的回吐幅度比率有0.236、0.382、0.5、0.618、0.764等。至于什么是黄金分割率，你日后自己找机会去了解一下，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

黎叔说完，打开自带的精美旅行杯，深深地喝了一口水。海浪依旧缓缓地拍击着不远处的沙滩。

魏军若有所思地看着沙滩上的波浪形图，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黎叔看出了魏军的心事，不等他开口，接着说：“这个波浪理论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很多缺陷，就算发明者本人，也都会受一个问题的困扰：就是一个波浪是否已经完成而开始了另外一个波浪呢？波浪的起点与终结点从哪里算起才最有效呢？有时，甲看是第一浪，乙看是第二浪，丙看又是第三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看错的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

“在这里，人的心理判定因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后你也可以学一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称为‘心理学

炒股’的流派。你要记住，现实中股票市场的升跌，绝大多数不是按五升三跌这个机械模式出现，只能说是相同或者相近而已。”

黎叔在讲解时，未作停顿，继而又告诫道：“波浪理论中还会出现浪中有浪的情况，这些波浪可以无限延伸，即升市时可以无限上升，都是在上升浪之中，一个巨型浪，百十年都可能。反之，下跌浪也可以跌到无影无踪都仍然是在下跌浪。只要是升势未完就仍然是上升浪，跌势未完就仍然在下跌的浪中。所以当面临这样的情况时，不可好高骛胜，弄巧成拙。”

听到这里，魏军顿时豁然开朗，紧锁的眉宇也随之舒展开来。他渐渐地明白了这其中的技法和方法。听黎叔说到“心理学”这个词时，他心里还猛然一惊，随即很快明白过来，原来这门学科也会运用到炒股上面来。凡是受人影响的事物，都离不开人内心意识的引导和支配。

魏军听黎叔说完波浪理论，在沙滩上按照自己的理解，另外画出一个波浪图形，并就其中的细节多次请教黎叔。

黎叔看到魏军渐渐明白了这些炒股的理论，还能很快领受到这其中的奥妙很是高兴，接着继续说道：“讲到波浪理论，自然就会离不开趋势，趋势分：上升趋势、下降趋势和横向趋势。而这些运动方向里又分出主要趋势、次要趋势和短暂趋势。每一个浪，在涌浪之时都会向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运动，这就看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既定的方向。”

黎叔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了指离脚不远处，不停涌向岸边的层层海浪：“你看，这就是方向，潮涨时有一个方向，潮退时依然有一个方向。不论是哪一浪，它都是往一个地方前进，或者是往一个地方后退。当波浪涌动的时候，就是趋势形成的时候，这是一种力。这种力又助推着浪往目标前进，但由于其趋势表现的方式不同，如遇到暗石，或是其他的阻挡物，那也只能是很短暂地使其浪发生变化，因此，在前进浪中

有时会形成一种反退浪，或者称为回头浪，也是一种目标浪。这种反向浪，趋势在浪中，趋势助浪前涌。浪是形，趋势是影，如影随形，如形随影……”

魏军顺着黎叔手指的方向看去，对黎叔所说的这些理论，心中瞬间明朗起来，嘴里喃喃地发出“嗯，嗯嗯……”的声音。

黎叔说：“这也真难为你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受这么高深的东西，没有一定慧根是不行的，小魏你能记多少就是多少吧。”

“现在市场上的炒股理论很多，例如长于时间和空间的江恩理论，基于数学函数计算的技术指标分析，以形态为基础的形态理论和切线理论，兼具质性思考与量化分析的混沌理论，具有东方思维特点的 K 线理论和易经命理理论等，这些理论你以后如有时间，就去多了解了解，并把它们融会贯通，切不可生搬硬套。”

黎叔说：“我再简单地告诉你另一个理论：亚当理论。”

“亚当理论？”魏军对这个首次听说的理论很是困惑，这对他来说是个新鲜词。

黎叔望着有些迷感的魏军，肯定地说道：“嗯，是的，亚当理论。亚当理论是美国人威尔德所创立的一种投资理论。威尔德于 1978 年发明了著名的强弱指数 RSI，还发明了其他分析工具如 PAR、抛物线、动力指标 MOM、摇摆指数、市价波幅等。这些都是用于股市分析的工具，在当今的国际资本市场上，尤其是 RSI 指数，仍然是非常有名的分析工具。很多的技术流派都喜欢用它。”

黎叔说着在沙滩上比画出几个图形线条。魏军既惊愕又欢喜地吸收着这些未曾听说过的理论，心中不自觉地生出一丝悔恨之意，为何今天没有带笔和本子来呢，能把黎叔所说的这些都记下来，不懂的地方回去可以慢慢琢磨。现在只能用心来听，用心来记了。

黎叔指着沙滩上的图形说：“亚当理论可以运用到任何时间结构，也就是说，可以运用到月图、周图、单日图以及分时走势。他是运用视觉反应的理论，简单的K线图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运用K线图，再回到‘你是不是想操作’的问题上。”

魏军跟着黎叔所说的节奏，在脑海里调出一幅幅平日里看股票盘面时的画面。

黎叔清理了一下思绪，说：“亚当理论的精义就是不用借助任何分析工具就可以绝对准确地推测资本市场的走向。每一套分析工具都有其缺陷，如果凭借RSI，PAR，MOM等辅助指标，理论上说就可以发大财了。但是不少人运用这些指标却得不到预期后果，仍然输得很惨，原因就是过分依赖一些并非完美的工具推测去向不定、难以捉摸的资本市场，这必将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亚当理论的精神，就是教导投资人士放弃所有主观的分析工具，这跟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又称‘测不准原理’）相同。”

介绍完亚当理论后，黎叔想，现在是该传授魏军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了，就说：“至于它更具体的内容，你日后有时间去书市找一找，买来认真读一读，就能明白我今天所讲的。现在给你讲的这些都属于技能，是炒股人必须要学的基本功。我下面再给你讲一些另外的内容，你都了解了解吧。”

第五章 风云变

炒股心法技与胆。江湖上名声比较响的有飞影系、清风系、云殇系、弄月系等等几大庄家系别，你别看这些名字起得很诗情画意，却一点也不能掩藏他们的血腥与贪婪。

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在此时的魏军心中涌动，他心里有话想说，想问，但又怕打断黎叔的话而让他不悦，也就很认真地倾听着，几次话到嘴边，又都吞回肚里去了。

“你可知道，为什么你炒股会亏？为什么有些人掌握了书本上所谓的理论和技巧却仍然会亏？为什么那些所谓的专家级炒股培训大师，自己在操盘时也会有亏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黎叔一连串的问题，问得魏军有些手足无措。

黎叔看着魏军，笑了笑说道：“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只要明白什么是股市，股市的特点是什么就行了。很多中国股民都把炒股当成是一场赌博，把股市当成是一个赌场。”

听到赌场两字，魏军深有感触，自己最崇拜的国内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不也把股市称为“赌场”么？他是最先倡导市场化改革的人，如果说股市是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实践载体，那么被吴敬琏说成了“赌场”，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如今像自己一样深陷

其中的广大中国股民，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的呢？魏军随即点了点头，算是默认。

黎叔紧接着说：“如果说炒股跟赌博一样，这话也不全对，但也不全错，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虽说都是零和游戏，所用的载体不同。可它们却有着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庄家’！每一个赌场里都必有庄家，股市里也一样。这就叫无庄不成赌，无庄不成股！只是这股市里的庄家很特别。这特别在什么地方，日后就用你的悟性慢慢去领悟吧，能悟多少是多少，这个可不是我能告诉你的。”

黎叔顿了顿，接着继续说：“有了庄家的存在，你就会知道你炒股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对手或说你的敌人是什么。”

在魏军进入股市的这些日子里，或多或少听说过“庄家”，但庄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在哪里出现，却是个很模糊的概念。现在听到黎叔说起庄家来了，自然更聚精会神地去听。

黎叔严肃而又认真地说：“既然股市里都具有了这些特性，你所进入的股市就不再是股市了，而是一场战争，一场庄家设局的战争。这种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胜过刀光剑影。没有战火纷飞的硝烟，却依然能让你感受到横尸满地，血流成河。在这种战争里，要想存活下来，你就得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不管你是一个士兵还是一个将军，只要你存在里边一天，你都将承受这种看不见的硝烟战火所带来的历练。而股市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成王败寇！

“这种战争，是永不消逝的战争，你只有退出战场，才能得到解脱。但真正能从里边退出的人却是很少很少。这种战争不仅会让每一个参战的人上瘾、着迷、入魔，更会让人感受到无尽的快感、惊险和害怕。喜、怒、哀、乐的人生本性全部在里边表现出来，这可以说是人性之战，人生之战，而这就是——股战。”

说到这里，黎叔的眼中闪过一丝锐利深冷的目光，这种目光扫到任何一个正常人的身上，都会让对方产生阵阵颤悚。

魏军的视野渐渐打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进入股市以来的一幅幅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在战火里到处乱撞，不知道敌人在何方，不知目标在何方，更不知道前途在何方……

黎叔后面的言语又将魏军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股战中的庄家，分为长庄、波段庄家和短庄。这里边又可细分为拉庄、帮庄、联庄、抬庄、碰庄。这主要看庄家的资金实力和个性喜好。中国的资本市场才成立没有多久，所以庄家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定势，他们会根据时势来确定做什么样的庄。

“庄家也是股东，通常是指持有大量流通股的股东。庄家坐庄某只股票，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它在二级市场的股价。一般来说，股市存在的一些特性，可以为庄家所利用，可以保证操盘成本比建仓获利低，坐庄是必赢的。”

魏军有些疑惑地问道：“庄家都是一劳永逸的吗？”

黎叔摇了摇头，就庄家的部分特性做了描述：

“庄家操盘的依据是股价的运行具有非线性，快速集中大量买卖筹码，可以使股价迅速涨跌。而缓慢的买卖筹码即使量已经很大，对股价的影响仍然很小。只要市场的这种性质继续存在下去，庄家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获利。

“股价之所以会有这种运动规律，是因为市场上存在大量对市场行情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的，盲目操作的股民，他们是坐庄成功的基础。原因在于坐庄者掌握着主动权。市场大众的投资者在信息上永远处于劣势，所以在对行情的分析判断上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故此，市场永远会有这种被动性可以被庄家利用。当然，也并不是庄家都是只赢不输，也有输

得很惨的。”

魏军很好奇地听着黎叔的讲解。

黎叔接着说：“坐庄的过程一般分为建仓、震荡洗筹（又分上下震荡、横向震荡）、拉抬、出货几个主要阶段。庄家发现一只只有上涨潜力的股票，就开始在这几个主要阶段进行操作控盘，并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整这些阶段的节奏，中间的一段空间就是庄家的获利空间。”

魏军听到这里突然问道：“庄家与庄家之间有派别之分吗？”

黎叔点头说道：“有的。江湖上名声比较响的有飞影系、清风系、云殇系、弄月系等几大庄家系别，你别看这些名字起得很诗情画意，却一点也不能掩藏他们的血腥与贪婪。例如飞影系，它的特性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来无踪去无影，喜好短、平、快，属于短庄类。但它在业界名声不太好，总喜欢去碰庄，喜欢去分一杯人家坐庄的果实，没有君子风度。”

魏军边听边伸展了一下发麻的脚，想起几天前还在营业厅听到一些人在谈论，某某股票是某某系坐的庄，股民们都认为能买上某某系的股票，似乎就得到了一种稳定赚钱的保证。现在能从黎叔这里了解到这些，心中更加开朗起来。

黎叔随后又将庄家里的各种派系，简单地告诉了魏军：

“清风系：此庄的操作特点是轻风细雨，不快不慢，喜欢长庄。喜欢长时间做底，就算盘子不大的股也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小心驶得万年船，自有充足资金，几个股东都是一些有背景的人。

“云殇系：顾名思义，如天上的云一样，操盘手法变幻莫测，凶残狠毒。一会儿白云朵朵，一会儿乌云滚滚，一会儿连拉晴空万里，红云无边，一会儿砸它几个跌停板，然后再从跌停板拉升到涨停板。他们操盘

的动作很快，对操盘手的素质要求很高。它坐庄的股票会让股民有如在地狱里一般。对所坐庄的上市公司在广大股民心中的印象影响力很大，一般被他们作为标的的上市公司，在一度风光之后就会沉沦下去，很难再有起色，除非以后重组更名。

“弄月系：听它的名字，就知特性属很强悍类的，能弄月的这世间能有几人？这就是它的强悍，能把一只股票从很低的价格，在短短的时间里搞上三四倍高的天价上去，并且可以同时操盘坐庄另几只股，且每只股票表现都会激动人心。用他们内部的话来说叫‘掩护坐庄’。他们出货的手法形如流水，边拉边出。名声在业内也不错，喜欢为朋友做一些拉、帮、抬的事情。所以业内的人都喜欢跟他们打交道。不过……”

说到这里黎叔停了停，思考了一下，说了一句：“也没有什么……”就把话题岔开了。

魏军看到黎叔有难言之隐，也不便多问，很理解地点了点头。

“小魏，你知道股市大概是怎么回事后，也不用担心害怕，如果你真的有悟性，能在这条道上走下去，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那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为了不让魏军产生过多的恐惧，黎叔特意鼓励道。

黎叔又说：“以上我给你讲的是炒股心法中的前两点，属于技和胆。下面我再告诉你另外三点：运、变、心。”

第六章 最简单最有效

炒股心法运、变、心。以无限为有限，无法为有法。最简单最直接的最有效。

魏军现在明白了，原来黎叔是在暗中传授知识教导他，心中大喜。他此时真想把“师父”这个一直压在心口的词叫出来，为了不显得自己无礼，试探性地问道：“黎叔，我可以拜你为师吗？”说完心里怦怦直跳。

黎叔像是听到了魏军的请求，又像是没有听到，看着大海轻轻地摇了摇头，想了想，说：“我现在早已不收什么徒弟，已退出这行好多年了。这次回国只是想清静清静。拜师学艺，不仅是讲究根正苗红，更讲究一个缘分。可不是所有的徒弟拜个师父就能学好。做师父的也不一定都能完全教好。俗话说：师父引进门，学艺靠个人。在这一行里，有的人认为，找到了名师，经过名师的指点就一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依我看，这只能相对而言，这其中，学艺者个人的心态、学识、心智、性情、天赋、悟性等都是缺一不可的。

“我一生收的门徒不多，最后的关门弟子，也是我众多门生中最具慧根的一个年轻人，他不仅继承了我此生所学，还远远地超过了我。他能根据李小龙创造的截拳道武术，悟出一套新的股市操作理论——‘股

市截拳道’。”

黎叔并没有要将话停下的意思，又说：“他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我跟他是在美国认识的。他与我相处了好多年，后因其他的事情，离开了美国，听说是回到中国了。

“我依稀记得，他曾兴奋地这样跟我说起过‘股市截拳道’：李小龙能在东西方成为世界公认的一代武学大师，并非没有原因。他不仅是一个‘武道家’，更是一个哲学家。他将中西方武术融汇贯通后，创立了自己的独门武学，并将中西方的哲学思想融入到武术中。

“李小龙的截拳道提出，当别人攻击你时，你不需要先摆出什么架势，该怎么做就直接简单地出击。做最有效的事情，而不是考虑该摆什么架势去应对，等你摆出架势的时候，人家已经把你打倒了。你最有可能打到对方的，不是在你架势摆开之后，而是抓住了最有利的时机，简单直接的一击。

“李小龙曾说：光是知道是不够的，必须加以运用。光是希望是不够的，非去做不可。功夫是一种艺术，是智力与技巧的结合。以无限为有限，无法为有法。最简单最直接的最有效。资本市场的操作也是同样道理，炒股也同样是一种艺术，也是智力与技巧的结合。看准时机绝地出击，宁愿买错，不可放过；灵机而动，及时纠正，那么炒股也一样能练出真功夫来。”

黎叔不快不慢跟讲故事一样地说完股市截拳道，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黎叔站起身来，打开随身携带的饮水瓶喝了起来。

黎叔喝完水，接着说：“我的这个门生能把炒股的心法——技、胆、运、变、心，领悟到最深。”

黎叔随即话锋一转，又回到前面心法中的“运”来：“运，即时运，

股市离不开这个时运。纵然有高超的技巧，过人的胆量，如果没有时运，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变，即为变通。在时运中静观其变，以明势而变，变在动静之间，变者通，一通百通。能变者，会成为掌握时运者。

“最后说到心。心即为归属，为灵。生灵眼，生灵思，生灵智。是观察万物，明万事之根本。心清目明，心静则人静，万物静；反之，心动则人动，万物动。如果心无归属，人则失体无道，犹如树失根，不可能枝繁叶茂，也就无道可存。道如不存，思想就不会通达万里，那么意志也就不会坚实。一个人的意志如不坚实了，在处理事物时就会应对不果断。应对不果断，万事万物就会变得恍惚不明。所以练心、修心，归道是一种境界，为最高层次。”

魏军听到这里，犹如听天书一样。虽说对哲学的东西他也明白一点，但不是很多，听到这么高深的“道义”，难免有点底气不足。即使如此魏军还是要把这个心法记下来，以后再慢慢去参悟。

黎叔见魏军很吃力地在理解，也不更多地加以说明，另外叮嘱道：“小魏，这个心法你一定要牢记，以后某一天你明白了其中的奥妙，自然也会在资本市场中做到：简则不凡，含而不露，智而不惑，谈笑间决胜千里！”

“我另外再介绍几本书，你有空的时候去读一读吧，希望在你以后的实战中会有帮助……”

正暗自高兴的魏军，听完书名后大为惊诧，差点没有晕过去。原来黎叔告诉他读的书却是《易经》《道德经》《握奇经》《孙子兵法》《武经七书》等他认为跟炒股毫无关联的书。心想，这些书跟股票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让我修炼成仙嘛……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黎叔看出了魏军的疑惑，笑着送出一句古诗。

魏军猛然明白了，要想学诗，功夫在诗外啊！先前的疑惑瞬间转为尴尬，红着脸连连说：“谢谢，谢谢黎叔的指导。”

“不早了，我们都回去吧。”望着天边绯红的晚霞，黎叔提议说。

魏军自然是答应。其实，他此时的心情最为复杂。没有想到时间会过得这么快，心中积攒有很多的疑问，却又不敢乱问，害怕打破这种和谐。于是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想今天黎叔所讲的一切。

离开了海滩，穿过一片棕树林来到了公路边。魏军这才想起，黎叔今天怎么不骑车来呢？那他怎么回去呢？连忙问道：“黎叔，你今天没有骑车来啊，那你怎么回去呢？要不要我骑车送你呢？”

黎叔指了指停在不远处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说：“小魏，来接我的车就在前面，咱们今天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因为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走之前，有件事要交代你一下，我俩相遇的事情，还有我今天跟你说的一切，你要答应我，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如果我俩有缘分就一定还会再相见，就此别过。”

黎叔说完朝黑色轿车走去，告别的话虽短，却有如命令一般威严。

“好的，黎叔保重，我一定牢记你的教导，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魏军望着黎叔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但更多的还是疑惑。心想：这个黎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他今天所传授的这些知识来看，他在股市这行一定是个不简单、不平凡的人。莫非自己遇到的就是武侠小说里写到的奇异高人？……太多太多疑问，看来只能等以后慢慢地寻找答案了。

魏军看着渐渐远去的车影，离别的伤感涌向心头。这份伤感带给他很多遗憾。他心中明白，黎叔虽然没有收他为徒，却指点了他很多的炒股知识。不是师父，胜似师父。这种指点给他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门外的风景即将在未来的时光里呈现，而他也会走进这扇门

融入那个世界，并成为风景中的一部分。

随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魏军专心研读黎叔推荐的那些书，反复在实战中进行演练和操作。每一次回想起黎叔给他讲解的知识，都会有些新的收获。

某天晚上，躺在床上的魏军突然心念一闪：“股市不就是利益争夺之地吗！形如战场，势如生死之争。讲舍得之术，博弈之法。股市中的散户形如沙粒，拾于手掌极易撒之，成为群狼争夺之食；股市中的大户型如沙石，拾于手掌，相互挤压极易弃之，成群狼围而攻击之食；股市中的机构形如诸侯，割据一方伺机称霸群雄；股市中的庄家之位形如王权，人人争而夺之。”

蜕变了的魏军开始了一段崭新征程。

回忆是一种美好的东西，是人生中的最大财富。在回忆中会重新勾起往事的喜、怒、哀、怨和各种的酸、甜、苦、辣。但每一次回忆都会增添一分生命的成熟与豁达。这种回忆是不会随着岁月逐渐淡化的，反而会深留在人的心底，永远也不会模糊。没有回忆的人生是苍白无力的，是没有生命活力的。

第七章 刀口上舔血

要想在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战场里存活下来，就得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蜕变后的魏军，又找姨妹李小曼和其他亲戚朋友借了点钱，用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到了股市。李小曼知道姐夫近来炒股亏了很多钱，而且跟姐姐又在闹分居，自己虽然看在眼里，却痛在心里，她也想过用她那女人特有的温柔去安慰他，可她心里很矛盾，一直也没有跨越这一步。

此时股市大盘的总体行情还算可以，技艺提高了的魏军在多次交易下来，重新积累起部分资金，还掉所借的钱，算一算还有很大的结余，这份结余足可以让他再次回到大户室。他在证券公司里又机缘巧合地遇到刀一辉这几位结拜兄弟。

他们跟魏军一样是职业股民，是征战沙场多年的老手，都是经过血与泪的洗礼才走到今天的。现在，在魏军这个大哥的带领下，个个分工有序。魏军负责大盘趋势及蓝筹板块中的目标股，徐建负责两市 300 指数目标股，周汉生负责中小市值目标股，刀一辉负责新上市目标股和市场情报信息收集工作。彼此做到发现目标，确认目标，攻击目标，撤出目标都步调一致，整齐划一。这种合作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使彼此间的炒股技术更加成熟。所以几次合作下来，都有不小的收获，也积累起了

更多的资金。

诚然，战场上是没有常胜将军的，只有失败才会给下一次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在 3032 这只股票上的失败，成了他们兄弟之间的一个痛。

* * *

宁通证券大户室，交易室房门或开或掩，唯有 13 号房间，灯火通明。透过磨砂玻璃，依稀可以看到里边四个人正盯着电脑里的股票。

“大哥你快看，3032 在异动，这只股我跟踪很久了，今天开始动了，现在有点像要突破前期的压力位，一直在试盘。”周汉生盯着电脑屏幕的交易走势图冲身后的魏军喊道。

“——滨海友谊？”魏军看着电脑里调出的股票图形走势，诧异地问道。

“嗯，是的。滨海友谊，这只商业类的股票，盘子也不大，总股本不到 1 个亿，现在流通盘才 5600 万股。我之前一直跟踪它，因为大盘这段时间一直不好，它的表现也不怎么突出，但也不怎么坏，交易都不算活跃。但近期商业板其他的股票都涨得不错，它好像没怎么动过，这不，前段时间我还让小刀去收集一点有关这只股的消息和资料。”周汉生简单地把这只股的情况说了一下。

刀一辉很默契地接过话，说道：“这家上市公司主营的业务是商品零售、酒店、对船供应、进出口贸易免税商等；公司业绩近来不算好，在国内的经济才经过软着陆，各行各业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商贸行业的表现更为明显。”

刀一辉翻看着手中的资料，又说：“我通过关系联系到他们一个中低层管理人员，了解到他们有两个季度都处于亏损状态。不过有个意外的发现，据说他们动用了一笔大的资金加入了美容美发产品行业，还斥巨资加入了这个行业上游的龙头企业，并成了小股东。听他说，现在这个

行业在国内正处于成长阶段，后期相当看好。而且美容美发产品的利润很高，尤其是高端类产品，利润高得惊人。那位朋友还说，近段时间有好多陌生的面孔前来公司谈什么项目合作的事情。”

刀一辉在一页写满字迹的笔记本里做了一个记号，接着说：“这家上市公司离我市不远，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可以到。这只股票最大的股东是他们自己的集团公司，听说这个新项目上马后多了几个自然人股东，股东所占的比例都不超过 0.5%；还有，西北龙信托责任有限公司也是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所占比例达到了 5.6%。”刀一辉说完把目光转向电脑屏幕。

“又是这个西北龙信托责任有限公司，好几只股票里都有它的身影，外界传说它隶属资本市场名声最响的弄月系，但这也只是传闻，没有资料确认过。”徐建待小刀说完，紧接着补充。

“哦，弄月系？”魏军听到这个词面露怀疑的吃惊。以前黎叔说起那些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庄家时就提到过弄月系，看来这些江湖上的传闻有些也是真的。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弄月系来头较大，但他不能说出太多来。但这个信息能让他更好地观察这只股现在和近段时间盘面里交易变动的情况。魏军调出近期这只股票的所有走势情况来进行分析对比，希望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专注，入定，静默。房间的空气仿佛凝滞了。

“你们看，这只股这几天的走势很有意思，成交量、换手率都不是很高，但它走的盘面很稳定。我把它跟大盘的走势，和另外几个相同板块的股对比了一下，感觉 3032 股里边有很多文章。你们再看一看它发布的上市公司资料，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更新过了，也没有公布小刀了解到的关于新增项目的公告。通过技术性和基本层面的信息来分析，里边肯定是有庄家在活动。至于是不是弄月系的庄，我们这些小散也无法

搞清楚。但有庄入驻进去了，这一点是肯定的。看它这些日子在K线图形上留下的影子，总是欲盖弥彰，看来它后面一定会有戏啊。”魏军面对电脑屏幕，继续说道，“小刀，你辛苦了，消息收集得不错，对消息的真实性有多大把握？”

刀一辉说：“我看只有30%，虽说为了取得信息花费了一点钱财，但不算多，提供这个消息的人也没有得到多少，所以在可靠性方面，我不能百分百地保证。”

大家相视一笑，又是小道消息。能从股市一路走到现在，并且在大盘如此低迷的情形之下还依然保持着斗志，他们早已过了靠消息买卖股票的阶段了。他们可谓散户中的佼佼者了。

“这样，大家都认真看一看，多对比一下其他的同类股，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如果没有太多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吃进去。”魏军笑着说。

“魏哥，我认为如果它在今天收盘时没有多大的变化，依旧在7.70—7.80元之间徘徊，我们就明天再跟踪关注，如果它在收盘时能突破7.80元并收在这个价位之上，明天我们就找一个时机吃进去。因为明天是周五了，周末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魏军思考了一下说：“行，小徐的提议不错，就这么定了。”

大家也都不再说什么，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只股票上，静观它的盘面变化。

下午14点35分一过，突然一个大的成交单很快就把3032股票价格拉上去了几分钱，随即出现好几个大的买单把挂在7.75元、7.77元、7.79元、7.84元的卖单全部吃掉；瞬间就有近两个点的涨幅了。此时盘面出现了许多小的跟风单，价格直拉7.90元的时候，遇到了几千手大卖单，给压了回来。且随后卖的单子越压越多，刚冲上去的价格也被

压了下来。才十来分钟的功夫，价格又回落在 7.80 元。在 14 点 53 分时，又出现一大卖单直接把价格压回到 7.60 元。

盘面的这种变化使四个人笑得乐开了花。魏军他们的判断没有错，从技术层面来说，这只股此时是遇到一个大的压力位。大约又过了两分钟左右，盘面又现几个大单再次把压下来的卖单全部吃掉，价格又被这种买单往上推着前进。在 7.90 元的价位处，没有丝毫停顿，直接落在 7.93 元。在临近收盘时，价格又往前进了 2 分。15 点收盘时，3032 股价收在 7.95 元，当天的最高价。

魏军等人相互笑了笑。

刀一辉伸了个懒腰说：“明天会有好戏看了，如果它明天下跌到 7.80 或者更低一点，我们就可以买进，是不是？”

大家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复盘一个半小时，是魏军他们每个交易日结束后必做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他知道要想在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战场里存活下来，就得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临近证券公司关门时，他们才一起离开，道别后各自回家。

次日，大家如约在大户室里相见。在昨天尾盘的拉涨下，今天并没有高开 3032 股，却是一个平开。两分钟过后，电脑屏幕又突现几笔大单买进，股价直冲到 8.10 元，停顿了一下，一个超大的卖单死死地压在这个价格，上冲的动力瞬间减弱，股价便掉头直下……这一切自然逃脱不了魏军的眼睛。

随后的股价在 8.05—7.93 之间徘徊了一下，直往下走。大盘现在依然死气沉沉。3032 股是众多红色股票中不算起眼的一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就由红变绿，价格一步步下滑到 7.88 元。在离上午收盘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里，股价回到了 7.80 元，在此做了一个不算短暂的停留。

魏军灵机一动，跟兄弟们发出了半仓买进命令。本不活跃的股价由于他们几人的加入，股价向上跳蹿了几下。上午交易结束，3032 滨海友谊收在了 7.91 元。

中午魏军几人 在外吃了点盒饭，回到大户室。由于整个大盘行情不好，除了工作人员之外来证券公司的股民并不多，多间大户室都是空着的，也只有魏军他们这个交易房间满员。见离下午开盘还有一段时间，魏军从挂包里拿出一盒中国象棋，约周汉生对弈起来，其他两位在旁边观战。

周汉生一边下着棋，一边念着一些流传在股民中的调侃段子：

“股民生存状态面面观：锄禾日当午，不如交易苦；对着 K 线图，全天没有谱；哭了一上午，还要哭下午；仓位补不补，心里很痛苦。”

“股指一路下跌，地板下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下还有 18 层地狱；当跌到 18 层地狱时，有股民就问阎王：这回可是真正见底了？岂料阎罗王哈哈大笑道：你又错了！经过再融资之后，我已经将地狱扩建到 36 层了！”

.....

这样的搞笑段子引来大家的阵阵大笑。

几局下来，两人的棋艺不相上下，各有胜负。最后一盘棋还没有定胜负，下午开盘的时间到了。魏军收好象棋，大家又各自回到电脑前。

开盘后的 3032 股价变化不大，一直在 7.97—7.83 元之间震荡来回。在当天收盘前 30 分钟里，两三个强大的卖单直直地把股价压到 7.70 元。魏军他们并没有感到奇怪，因为这个股价还没有停留三秒钟就有一股强大的买单给顶了回去，而这种顶回之力一步一个价地把压下来的卖单给吞没了。直到收盘，股价死死地定在了 7.95 元的开盘价位，形成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星。

几人按程序复完盘，聊些与股票无关的话题，相互问周末都有些什么样的安排。然后，各自就按计划好的时间离开了证券公司。

魏军周末依然要去海边走一走，坐一坐，这已成了他的一种习惯。但他每次去看海时，心中都有一份盼望，盼望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接下来的一周里，3032 股依然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股价都是在 7.62—8.04 元之间走动，看这样的盘面，只想让人打瞌睡。但魏军他们心中隐约感到，3032 股越是这样，后面就越有文章。就在这一周快结束的时候，3032 股一早开盘就直接一个涨幅 2% 的跳空高开，魏军他们有点激动了，正如他们判定的，这只股在今天的整个股市里表现得特别抢眼。一个小时不到，股价就往 8.35 元走去，一点也不费劲，如一股春风吹着它往上飞一样。

“大哥，看涨了这么多了，我们都快有近 10% 的收益了，怎么样，要不要把它卖了？”刀一辉看着自己的账户，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其他的人也都等着魏军的回答。魏军像没有听到似的，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心中隐约感到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来得很突然，与其说是一种预感，倒不如说是一种灵动。蜕变后的魏军在实战中经常感到这样一种莫名的灵动，可每次这种灵动都会给他带来好运，他喜欢这种灵动，喜爱这种灵动的出现。

“大家准备卖出……快，快快。”魏军急切地看着屏幕说道。

兄弟们听到这久违的命令，在早已调出来的账户里输上卖出的数字，按下 Enter 键。

此时的 3032 股价在前面劲涨至 8.48 元的时候，却怎么也涨不上去了，卖价上虽看不到有多大的卖单，股价就是上不去，而且价格还急往回落。当股价出在 8.30 元时，魏军发出了卖的指令。查看完成交确定后，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争着说这个周末去吃当地最有名的一家羊肉火

锅，吃完后再去本市有名的 KTV 潇洒走一回。滨海友谊股票在他们卖出当天就再也没有涨回来过，直到收盘，它的股价回落到了 8.12 元。

魏军现在还不明白，这种灵动的力量，是他不断研读那些书的结果。

这一战下来，大家都有不小的收获。按以前他们几人所定的短线操作习惯，卖完任何一只获利或者亏损的股票后都不会在短期内重新关注。但这一次获利后，魏军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情结在挠着他的内心。坐在海边的老地方，他脑子里全是 3032 股票的各种走势影像。魏军现在炒股的水平已经从以前的“手中有股，心中有股”上升到了“手中无股，心中有股”的层次，即使不面对电脑屏幕也可复盘股票。

他心里在嘀咕，滨海友谊这个庄家不会就这样在一天的突然上涨的行情中结束了。如果不结束，在如此人气低迷的大盘行情之下，仅凭一天的上涨就吸引众多喜欢追涨杀跌的人进去，可能性是很小的，那它这天的突涨是为何呢？这种疑惑只能在以后这只股票的走势里寻找答案。

新的一周开始了，其他几位兄弟都在股票池中寻找有机会买入的股票，魏军却默默地关注着滨海友谊这只股。它好几天都没有再出现像前几天那种突涨的情况，反倒是近日的盘面走下来股价都在 7.84—7.98 元之间变动。这种股票走势真有一种让人昏昏欲睡的感觉。魏军真想放弃这只有生气活力的股票，但那种从心底而发的力量紧紧地引导着他。

周五，滨海友谊小幅低开后，就一直往低走，到中午收盘时，股价已经落到了 7.56 元。魏军这几天持续关注 3032 股的举动，也引起了兄弟们的注意，徐建曾多次提醒大哥不要忘记了所定的炒股规定。魏军好几次不置可否的回答，不断地增加了兄弟们之间的嫌隙，信任危机一触即发。整个股市沉闷的气氛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每一个股民，魏军他们当然也不会例外，只是现在的魏军比其他人的定力要强一些。

下午开盘，此股的价格根本没有要往上走的意思，电脑图上一根难看的大阴棒图形足可以吓退很多股民。没有什么人想买，卖的人却一个低价一个低价地在增多，到收市时，此股跌幅已经达到了7.6%，股价低到了7.2元，似有走稳的现象。正当徐建等人还沉浸于上次及时卖出后的喜悦中时，魏军发了买进的命令。

“现在可以买进了，想买进的随我买进三分之一的仓位，不想买的随便……”对于3032股的走势，兄弟们各有各的看法。为了这只股票，这几天他们没少发生争吵。魏军心想，就算是亲兄弟，在金钱买卖这方面也是不能强求的。

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魏军买进股票时敲击键盘发出的声音。

刀一辉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独自在操作的魏军，说：“既然魏大哥这么坚持看好它，我想肯定有他的原因。虽然我也有一些疑虑，但我还是信大哥的，我跟着买进。”刀一辉的话语打破了这种沉默的气氛。

周汉生和徐建相互对视了一下，虽说有些不情愿，心想，反正现在的价格比上次买进时还要低，且今天的跌幅也是够猛的，大不了把上次的获利全部退回去得了，也就跟着买进了。

收盘后，滨海友谊的股价落在了7.23元。复盘后，周汉生和徐建跟魏军、刀一辉打声招呼后就先行离开了证券公司。

刀一辉看两人先走了，转过身来对魏军说：“大哥，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再次进入这只股票呢？现在大盘的情形非常不好，上次我们能从这只股中获得一些利益，我想是我们的运气好吧。你现在又要我们吃回头草，我实在想不通，你能告诉我原因不？”

魏军见小刀没有跟他俩先走，想必定是有事情要跟自己讲，听到刀一辉这样问后，就把3032股上次坚定卖出和现在又坚定买进的理由说给了小刀听。刀一辉听完后，想一想，大哥分析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刀一辉说：“那为何前面不跟他俩说清楚呢？”

魏军淡然一笑说：“我不好说清楚，这也只是我这些天一些没有根据的分析。分析的正确与错误率各为 50%，你让我如何跟他们说，你现在问起我，我才单独告诉你。”

魏军接着说：“你想过没有，如果上次的拉升是庄家在派发手中的股票，那是不能把手中的股票全部卖完的。你看那天才拉升多少，庄家能有多少的获利呢？所以我认为它一定还有文章要做。每一个庄都有它的操作手法。而且庄家的操作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我也不能确定它不同在哪里。”

刀一辉点点头说：“魏大哥你既然这么说，不管后面的结果怎么样，我都是相信你的。毕竟我们相处这么久，总体来说买卖股票的失误是不算多的。”

两人边说边收拾好东西，一起离开了证券公司。出了证券公司大门，刀一辉说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办，就跟魏军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 * *

这个周末，魏军并没有感到些许轻松，他的脑海里不时地复盘 3032 这只股的走势情景图。他一直在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希望他的灵光闪现能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奇迹。

休息日他没有去海边，他想去看看一直未跟他办离婚手续，又许久没有了音信的妻子。来到了铁路局家属院小区妻子的家，大门是紧锁着的，听邻居说全部都去走亲戚喝喜酒了。魏军没有见到妻子，难免有些许的失落。离开那里，便没有心思再去海边了，就到离市中心不远的东方公园里找了一个僻静处坐下看报纸，随意发呆。

东方公园是市里几座公园中不算太大的一个公益性免费公园。此公园设计布局合理，植被花卉品种繁多，一年四季总有许多花卉争相盛开。

为了把这个公园建设得更具特色，每年秋季宁海市政府都要在这个公园定点举办全市名菊花展。另外，此公园有一股长年喷涌而出的地下水，水量虽不大，但一年四季清澈宜人。公园对此泉水管理得很好，做了很美观的规划设计，使这股泉水流到相隔不远，约四亩地宽的人工湖里，形成一道很美丽的景观。因此，东方公园人气很高，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天气晴朗时，来唱歌、下棋、游玩、散步的人很多。

“哟，这不是我的老同学魏军嘛！”一个清脆的女声在魏军的耳畔响起。

寻声望去，只见一男一女带着一个小男孩停步在眼前。

“啊，是杨红萍呀，这么巧，你们一家人也出来游玩，好久没有见面了，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到。”魏军看清眼前的三人之后，急忙回道。

“是呀，周末带孩子出来玩一玩，平时都没有什么时间陪孩子，这个周末刚巧两个人都有空，就从他奶奶家把孩子接出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呀？你爱人呢？”杨红萍问道。

魏军苦笑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露出尴尬的表情。

杨红萍见老同学有难言之隐，也不追问，就把话题一转：“我听另一个同学说你不当公务员，下海做生意去了，去当老板啦……”

魏军见老同学不追问他跟妻子的事情，如释重担，回道：“是的，是下海去做服装生意了，不是什么老板，就是一个体户，图个自由自在。现在不做服装都快两年了，目前只是炒一炒股票。”

“炒股？你也炒股？”杨红萍惊奇地看着魏军。

杨红萍手中牵着的小孩看见大人在说话，觉得很无趣，就挣脱妈妈的手，自行在旁边的草地上玩。

魏军说：“是呀，不做生意后就学着别人炒股了。以前行情好时，赚

了钱，后来又全赔了。这不，现在行情低迷，依然在里边泡着，赖着。”

魏军说完无奈地摇了摇头。

杨红萍听老同学这样说，因自己也不明白炒股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接着魏军的话说，指了指身边的男人向老同学介绍起来：“对了，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先生，叫邓伟强，在证券公司工作，是华新证券客户部副经理。你如果在炒股方面有什么问题和需要可以找他……”

“哦，是华新证券啊。它离我所在的证券公司不远，只相隔了两条马路。我听说这个证券公司很大，有好多只新股发行都是这个证券公司承销的。”魏军说，“听说这个证券公司门口有很多炒股的散户，自发形成一个叫什么‘散户沙龙’的聊天地方，就算是休市时间，门口都聚集了好多的人在谈论股票。”魏军说完，与杨红萍身边的男人礼节性地握了手。

邓伟强微笑着说：“是的，是有这么一回事。魏先生看来进入股市很长时间了吧，以后有空到我们公司来玩玩。请问，你现在是在哪一家证券公司呢？”

魏军回答：“在宁通证券公司。”

邓伟强说：“嗯，宁通证券不错，也算是一家大的证券公司，不过听好多他们的客户说，宁通证券收的佣金很高，而且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在某些方面对客户很苛刻，不知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魏军说：“是的，是很高，我找他们的经理谈了好几次，要求把我的佣金调下来，他们都一直不同意，说什么在资金量上卡得很紧，不能违反公司规定之类的。我原来想，实在不行过段时间就换一家证券公司看一看，反正现在股市也低迷，很多证券公司都在抢客源。”

邓伟强听他这么说，出于职业习惯，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这毕竟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而且管理人员都还定有发展新客户的指标，

便连忙简单地介绍起自己所供职的证券公司来。

杨红萍见插不上话，就在旁边陪着孩子在草地上玩。

简短的闲聊过后，邓伟强递给魏军一张随身携带的工作名片，说道：“魏先生，再次邀请你到我们公司来看一看。我们一定为你做好客服工作，同时也希望你介绍些朋友过来，至于佣金的事情一切都好商量，当然我们还会有其他更好的服务……”

魏军也很认真地答应了邓伟强的邀请，说有机会一定去他们的证券公司了解了解，然后，跟杨红萍一家人相互说了一些客套的祝福话就分手了。

* * *

又是新一周开市的日子。室外的天空出奇的蓝，可证券交易室里的人却很沉闷，在两三天的交易时间里，3032 股在魏军他们买后，一直也没有个像样的反弹，股价起起落落的幅度不大，K 线图上两个小阴包着一个小小阳，横在图形里，让人看着很不舒服。有了隔膜兄弟，彼此少了很多畅快的交流，房间里自然也显得有些冷淡。只有起到中间人角色的刀一辉偶尔说些不着边际的男欢女爱的话缓和缓和气氛。

周四，从起床开始魏军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烦躁，总感觉到今天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还未开市，他一改往常静坐整理资料的常态，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得刀一辉等人一头雾水。

9 点 30 分，3032 股票准点开盘交易了。一个跳幅 1% 的高开，仿佛让魏军等人看到了希望，希望上次的行情再次出现，他们好从容地获利卖出。这样的好光景维持得并不太长，这只股在他们几人的账户中显示才几十元的获利，几乎可以说是持平。等还是卖的念头刚刚闪过魏军的脑海，盘面里的 3032 滨海友谊股价就从 1% 个多点的涨幅，很快变成了 6.8% 的跌幅，跌速之快，让人措手不及。

“不好啦，不好啦，滨海友谊跳水了，卖还是不卖？”周汉生带头嚷嚷起来，见魏军没有出声，近似咆哮地再次叫起来，“我说了不能再进，不相信，我们的意见你不听，太独断专行了……看来以后不能再在一起炒股了，就这水平当什么大哥嘛！”

坐在一旁的徐建也随着大声附和：“真是的，我们现在就应该空仓观望，非要显出自己与众不同，不是你的钱，亏了不心痛是不是，前面跟你买进，是看在你是我们大哥的面子上……”

刀一辉在一旁看得脸一青一白，不知该说什么。

他俩说的话每一句都有如钢针深深地刺在魏军的心上。此时的魏军知道，当然不能跟他俩对吵争辩，因为眼前的事实摆在那里。

魏军此时想到的只有冷静，冷静，再冷静。

此时的滨海友谊股价，在快速下跌的情况之中小幅度停横了一下，又快速往回上涨反冲而起，但涨起的幅度不大，从刚才的-6.8%返回到-3.6%。

“止损，止损，快止损！”魏军发出了果断的命令。

盘中反弹高度本来就有限的 3032 股，在他们全部的卖出之下，股价自然再度往下走。直到中午收盘，滨海友谊的股价都没有上涨起来过，直直横在了跌停板上，封死跌停！

魏军几人心想：是庆幸呢，还是悲痛？

“大哥，我跟徐建商量过了，卖出了这只 3032 股票，我俩就先退出股市，明天不再到这儿来了，等后面整个股市行情好了之后，再回到这里。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不想在刀口上舔血。”周汉生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魏军说道。

魏军心里知道，有相聚自然会有分别，聚散乃人生常态。心中虽说有点难过，但也不能强留别人，毕竟人各有志。大家兄弟相称一场，就

这么分别了，难免心中有很多的伤怀。

“这样吧，就算兄弟们分开，今天也一起吃顿饭吧，我来做东。反正下午也没有事情，股票就更不用看了。听说市里阳明路那家肥婆黑山羊火锅店味道不错，生意也很好，我看今天天气也不热，大家喝几杯吧。”魏军说道。

事情既已成这样，周汉生等三人想一想也对，都不好再说什么，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几人来到肥婆黑山羊火锅店，虽说是中午，人气却很旺。羊肉火锅的浓浓香味，弥漫在整个餐厅。

如此香飘四溢的氛围，并没有给魏军等人带来好的心情。这种散伙饭，就算再好的美味佳肴大家也提不起兴趣。相互碰一碰酒杯，敬一敬酒，就这样你来我去。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脸上都显出了红晕。然后，各自说了退出股市之后的去处。

周汉生、徐建打算先闲一段时间，然后应聘份工作，如果工作得不顺心呢就再去开出租车。刀一辉说自从离家上中专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农村老家，这次正好可以回趟老家看望父母。不过，刀一辉再三表示，他很爱炒股这一行，他感觉他天生就是干炒股这行的料。对于找工作求职那条路，他内心总有一种愤愤不平：现在的时代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讲的就是高学历、高文凭，然后就是父母的关系背景，对于工作能力的好坏是不管那么多的！

魏军首先向大家表达了这次炒 3032 股票失败的歉意，然后依然很坚定地说：“我既然爱上了炒股这行，就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荆棘密布，我一定要走下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通过这次失败，我还要更多地去总结、去学习，想想我的操作在哪些方面还不成熟，还需要历练。”

这顿饭吃了差不多两小时。大家告别时，彼此都表示联系方式不会改变，等行情好后再联系一起来做，但谁都说得不准，下次大家再相聚需要多长时间。想到这里，大家内心都有些隐隐的难受。

魏军、周汉生、徐建三个喝得都有些醉意，分别搭个的士走了。刀一辉年龄小，大家也不劝他多喝，所以相对其他三人要清醒很多。可他在情感方面还是有些把控不住，望着他们一个个离去，眼泪好几次要滚落下来。

魏军摇摇晃晃地走到自家门口时，看到一个女性的身影伫立在那里，因有些醉意，看不太清楚，等走进一看才知道是李小曼。

李小曼有些愠怒地看着魏军，说：“姐夫，你又喝醉了，我姐不在家，你就这样作践自己，你看你都醉成这个样子了……”李小曼边说边上前扶助魏军，帮着他把房门打开。

进屋后，李小曼径直将魏军扶到床上，帮他脱掉鞋子，然后去洗手间打了一盆水帮着他擦洗脸和脖子。李小曼看着魏军绯红的脸，一种莫名的心痛涌上心头。她知道，姐姐近一年都跟魏军分居而住，魏军一个人的生活极为简单，除了炒股就是炒股，几近成了股痴，生活料理得一塌糊涂。虽然自己偶尔来看望一下魏军，但那也不是长事，毕竟害怕世俗的闲言碎语。

李小曼擦洗好后，到洗手间收拾好东西，回来坐在床边，想看看魏军怎么样了，迷迷糊糊的魏军，突然一把拉住她的手，一用劲将她拉到自己的怀里。李小曼挣扎无力，索性由他去……完事后，魏军倒在一边就呼呼地睡着了。

* * *

魏军醒来时感觉到头还有些沉。自己是如何坐车回到家，如何倒在床上睡着的，一点也想不起来。只是依稀记得做了一个梦，在梦中自己

跟小曼共赴巫山……再回想昨日众兄弟们的离去和近一年来与妻子的分居，那份难以自制的伤心又涌上了心头。躺在床上许久，整理了一下情绪，看一看表，已是上午十点多钟，早过了开市的时间。魏军草草洗漱完后向证券公司走去。

现在魏军所在的大户室孤零零的只有他一个人了。他打开电脑再度查看今天 3032 股的情况，结果出来一条临时停牌的通知：滨海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滨海友谊，股票代码：3032）将于本周五起临时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魏军心想：停牌？是好是坏？难怪昨天封死跌停。按正常的逻辑思维来分析，从昨天的跌停来看，应该不会是出现什么利好消息。如果是好事情，那它昨天应会大涨才对，难道……魏军心里不敢往下想，也不愿多想。一切只能等复牌后才知道结果。

现在魏军也没有多少心情来看盘。他找到证券公司客服部经理，再次跟他说起自己以前提出过的要求。那个经理在电脑里查看了魏军的账户资金后，摇摇头轻蔑地跟魏军说：“就这么一点钱，还要来提条件，能让你待在大户室里，都算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别不知好歹……”

魏军本来情绪就不好，这种轻蔑加污辱极度刺激了他的自尊心，魏军鬼火直冒，直接提出转户，很快就跟这个客服经理办了转户手续，离开了这家证券公司。

魏军拿着转户手续，找到名片，打电话给那位上次在公园里遇到的邓伟强。电话里邓伟强跟魏军约定在下周一给他在华新证券落户，就这样魏军转户来到了华新证券公司。华新证券公司也未曾想到，这个魏军

就是日后名震股市江湖的“狙击涨停敢死队”的创始人之一，而华新证券公司也成了“狙击涨停敢死队”的发源地，乃至以后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谚语：“炒股不跟敢死队，做了英雄也枉费。”

第八章 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对金钱的欲望，对赢的渴望，等待的焦灼，对市场行情的迷茫，输得一败涂地的绝望，在这个舞台上重复上演。

“几位客人，你们用完的餐具可以收走了吗？”一个帅气的男服务生来到他们面前，将魏军从回忆中拉到现实中来。三位示意了一下，不一会儿，男服务生收拾整理好台桌离开了。

“魏大哥，你的经历很富有传奇色彩啊，以前都没有听小刀哥详细讲过，我现在真是从心底佩服你。”

马莉莉用手中的柠檬水代酒，敬了一下魏军。魏军巧遇黎叔的这段奇缘还没告诉过任何人，如果他们知道了，岂不更加惊诧和嫉妒？

巧遇黎叔的这段奇缘，在魏军的心里有如永不干枯的泉水，每次细细品尝都会带给他无穷的启迪。

“这就佩服了？魏大哥还没有说完呢！”刀一辉插言说道。

魏军谦逊地说：“别听小刀胡说，后面没有什么……”

刀一辉撇着嘴，抢过话说：“还说没有什么。我们分手后，大概过了一个半月，周汉生打电话找到我说，我们错怪了魏大哥。我当时还好奇地追问周汉生是怎么回事，他无比懊悔地说，我们卖空的3032滨海友谊股票复牌了，复牌公告中说公司为了谋求未来的发展开始转型进入化

工领域。该上市公司刚参与几个新项目投资，其中也包含你了解到的那个项目。复牌当天即以一字涨停价封死，随后五天里有三天一字涨停封死，其余两天涨幅都在8%以上。最后有一天此股价盘中冲高到12元。他知道后，都后悔死了。他还说想找个机会向你好好认错，担心你不肯原谅他们。”

马莉莉在一旁露出惊愕的表情，看看刀一辉，又看看魏军。

“这不，相隔两年多了。魏大哥，这一次来找你，我还带有一个使命，就是来向你认错，希望你能重新组织起我们，在股市里开创出新的辉煌。这不仅是我的意思，也是周汉生、徐建两人的意思。”

刀一辉像是鼓起天大的勇气，把这最关键的话说出来，而这才是他今天约见魏军的主要目的。

等待，总是漫长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

沉默了半晌，魏军才喃喃地说道：“股市不仅是充满血腥杀戮的战场，更是人性最酣畅淋漓的表现舞台。对金钱的欲望，对赢的渴望，等待的焦灼，对市场行情的迷茫，输得一败涂地的绝望，在这个舞台上重复上演。而左右我们喜怒哀乐的却是那一个个K线图。它是那样的迷人，却又是那样的危险！它能让你一夜暴富，也能让你瞬间破产，它能让你赚得盆满钵满，也能让你输得倾家荡产……在资本市场这个浩瀚的大海里，我们这些散户股民实在太过渺小了，禁不住什么大的风浪。”

刀一辉和马莉莉都赞许地点头。

“我们能重新走到一起，也许是上天的意思。我们前次的分开，就是为了这次再度相逢做准备的。”

“哈哈，太好啦，看来魏大哥是同意了。我这趟算是没有白来。”刀一辉有点激动地说。

魏军说：“不过，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我们得改变一下操

作方法。上次，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还损失了很多‘兵马’。痛定思痛后，我想起了徐建说的3032股里有个叫什么‘弄月系’的在坐庄，我过后想来想去不太像，3032股从停牌前一天的跌停，到复牌第一天的涨停表现来看，倒是更像云殇系……”

刀一辉问：“像他们这种坐庄的人，就没有一点道德观念？”

魏军说：“算了吧，坐庄的人要是都讲道德观念，那他就不是一个庄家，而去当慈善家了。这好比，你跟一个不能自拔的赌徒去谈什么道义观，什么思想文化观，这样你能讲得进去吗？还有一句老话：愿赌服输！自己不行就离开，要不，练好功夫再来。”

刚才听到“云殇系”，刀一辉和马莉莉相互对视了一下，心里在说，这个魏大哥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

魏军反应很快，发现自己不小心说漏嘴，忙补充了几句，说：“这个‘云殇系’，我也是来到华新证券后，听几个大户在聊天时提起的。他们说云殇系的操盘手大多比较狠。”

“所以，从那以后我想到了两军对战，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有打胜仗的把握。《孙子兵法》里不是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吗，我想炒股也是如此。”

哇！魏军把《孙子兵法》都用到炒股里来了，这着实让刀一辉和马莉莉佩服。马莉莉也逐渐明白为什么刀一辉以前在她面前提起魏大哥时，总是流露出那种敬重的表情。

“对了，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张桃芳这个名字？”魏军问。

“没有，没有听说过。”

“怎么，张桃芳也是个炒股的高手么？”刀一辉问。

魏军回道：“这个张桃芳不是什么炒股的，他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用240发子弹，毙伤了71个敌人，成为全连一号狙

击手，并在 537 高地创下击杀 214 名联合国部队官兵（主要是美军）的击杀纪录。1953 年志愿军总部为其荣记特等功并授予他‘二级狙击英雄’荣誉称号。”

刀一辉问：“是个狙击手？”

“是的，这个狙击手，我以前也没有听说过。后来，我又单独去找资料了解什么是狙击手。”

魏军品了品已没有了热气的咖啡，接着说：“狙击是‘伺人不备，突然袭击’之意。狙击手原指从事隐蔽工事射击的人，现在人们常常把经过特殊训练，掌握精确射击、伪装和侦察技能的射手称为狙击手。”

“当个狙击手有这么复杂？”刀一辉不相信地问道。

“当然喽！狙击手常常是特种战斗行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一名出色狙击手的行动本身，就可能是一次特种作战的全部。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狙击手，需要经过多方面的训练，心理素质最重要，因为要在各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之下完成任务，所以作为一名狙击手是相当孤独的。”

这时，魏军的话匣子打开了，接着聊道：“这种孤独练就了狙击手超强的心理素质。其次就是各种技能，比如独立完成野外观察与追踪、地图判读、情报搜集与分析、进入与撤退路线安排、作战计划拟定等。”

刀一辉和马莉莉听得入神，边听边想，忽然间明白了什么。

“听魏大哥的意思，我们是不是要组成一个‘股票狙击手’队伍？”

魏军说：“正是如此，但不是叫‘股票狙击手’。我不过是从这个狙击手的故事得了启示。那些庄家太过凶恶狠毒，我们这些做散户的想跟他们战斗，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我发现了狙击手的特点，机动性强，灵活，不击则已，一击必中。就算不中，快进快退。我们散户跟那些庄家比的就是快，因为散户资金量少，船小好掉头。”

魏军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四周，继续说：“这炒股不也是一样吗，庄家想知道我们的动向，我们想知道庄家的意图，我们也要进行股票的各种信息搜集与分析，如果我们把自己跟狙击手一样隐匿起来，让庄家不易察觉，那样庄家一露头就‘砰！’的一枪，打爆庄家的头，这不就吃到庄家身上的肉了。”

魏军说完，做出一个持枪射击的动作，惹得刀一辉跟马莉莉哈哈大笑。

魏军也微笑了一下，突然又想到《握奇经》里的一段话：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后贤审之，势无常定。于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股市里捉摸不透的‘游骑兵’，我近来练就了在股市中寻找庄家狙击点的本领，不过现在不能跟你俩说，要等他们都到了我才说……”

眼见魏军卖起了关子，刀一辉和马莉莉都急了。

“魏大哥，这不是在吊我们的胃口嘛！还让不让兄弟活了？”见魏军没什么反应，刀一辉只得说，“好吧，就听魏大哥的，我会尽快跟他俩联系。”

三人随后又闲聊了没多久，便各自散去。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魏军忍不住哼起邓丽君的《甜蜜蜜》。

第九章 先抢食后通吃

先使出一招“上屋抽梯”，再出一招“金蝉脱壳”。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一场战役就快要打响了。

宁海市，凌晨2点10分。听涛雅苑小区，C幢12楼03室，传出一首优美清甜的歌曲《我只在乎你》。

音乐铃声大约响了5秒钟之后，突然停止，随即传出一个接电话的声音。

“喂，是上官青云吗？”电话里传出。

“是我，老头子你好，你在京城还好吧？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一个从熟睡中醒来的年轻人，拿着手机说道。

“我快要到公司了……”

“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上官青云一脸睡意正浓的样子，边接听电话，边摸索着打开了床头灯。

上官青云眯着眼睛看了看床边的钟，凌晨2点10分。他回想着，自己刚刚睡着没到两个小时，眼下正是似梦非似梦状态，头都还有点昏昏沉沉的，说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

电话那头快速地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你的美梦了，因飞机晚点，我

才回到宁海市，刚离开的机场……现在快要到公司里了。你现在赶到公司来一下吧，顺便带几套衣服过来，其他的几个人我都通知了。”

听到老头子说要他多带几套衣服时，上官青云很快明白，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顿时，浓浓睡意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老头子，瞧你说的……不用那么客气。好的，我马上就来。”

上官青云在穿衣服的同时闪过一个念头：不对，今天是周六呀——准确说是星期天凌晨，有什么事情这么急呢，不能等到天亮了再说？随后，猛然醒悟过来，快速地洗漱了一下，顺手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衣服放进行李包，带上手机，摔门而去。

海滨大道上，一辆急驰的银灰色奥迪 A4，乘着深夜的海风，伴着无数闪烁的星辰向市中心急驰。夏天的宁海市是炎热的，就算是阵阵的海风袭进整个车内，吹在身上也感觉不到清凉。上官青云试图理清思绪，却只感到道路两旁的树木飞驰而过。

时过不久，车前方出现了灯火辉煌的城市一角。对于贺大智突然从北京回来，上官青云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心。从电话里贺总那严肃而不可抗拒的声音，就明白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但具体是什么事情他也不太确定，这种闷闷的感觉真是不好受。

宁海市的中山路与青年路交叉口一座现代化派头十足的德美亚大楼，除了通亮的外观形象大灯照着它美貌的外形，再就是 12 层整层独立通明的灯光在黑色夜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德美亚大楼地下停车场，奥迪 A 4 紧急刹车的声音，打破了停车场的宁静。上官青云从车上下来，急匆匆地拿着他的行李包，按下手中的遥控电子门锁，直奔电梯口而去。

电梯稳稳地停在了 12 层，上官青云推开玻璃门，径直来到通道第三个黑桃木门前，推开半开着的房间走了进去。

“青云，你来了。这么晚还叫你来，真是抱歉。”

一个看上去约 60 岁，头发半白，挺着大肚腩，穿着休闲西服的男子，从座椅上起身接过上官青云手中的行李包。

“没事的，老头子，你说哪儿的话，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跟公司的其他同事一样，上官青云喜欢叫贺大智“老头子”，因为全公司的人都知道贺总喜欢同事们称呼他为“老头子”，这样表示他很平易近人。

贺大智说：“其他的人，我只通知了三个，连你一共四个，都是主要的负责人，现在我俩先安排一下接下来的工作。等吃过早饭，其他的人就会全部到齐。”贺大智说完，递给上官青云一杯刚泡好的铁观音茶。

贺大智说：“你是我通知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赶到的人。我以前就说过我没有看错你，以你的才学和智慧，再加上你这种对待工作的勤奋，以后一定会远远地超过我。同时，你也是公司首选的接班人。”

上官青云知道，老头子这样称赞他，已是第三次了，且他说这话时威严正经，不像是戏言。第一次是上官青云来到公司的第二年，0636 股票炒作战庆功宴会上，贺大智当着公司几个重要股东的面对大家说的。

那次的战役是上官青云来到公司后第一次全程参加制定的项目操盘计划。在实盘交易几个关键点上上官青云都做了及时的结构调整。先使出一招“上屋抽梯”，再出一招“金蝉脱壳”，使得 0636 股票在操作临近尾声时化险为夷。这一战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实战操盘的功底。

第二次在 3032 滨海友谊股票战役时。上官青云独立操作项目计划，独立寻找切入点，独立组织人员，运用极少的公司闲置资金，以“四两拨千斤”之力为公司获得了 26% 的利润。这次更是体现出了上官青云在这个行业里，作为一个操盘手的潜力。

3032 股票，是他在茶吧里与朋友喝茶时，无意间听临桌茶友说起的。回去后通过几天观察和情报分析，证实到了有一股强大的主力，正在发起这场针对 3032 股票的战役。至于这个主力庄家是谁，他也不清楚，因为时间上不允许他再深入地去调查了解。因此上官青云也正好赶在停牌前的大跌位置上，大胆买入 1000 多万股，从中分得一杯羹。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买入滨海友谊股票，纯属去碰庄，风险系数是很大的，不过这还得感谢老头子力排公司其他股东的意见，给予他全力的支持。

上官青云做事从不瞻前顾后，加上他的胆大心细，他才得以从这个主力手中抢得一块蛋糕，吃到一大块肉，让他在如此弱势的大盘情况下狙击到了这个战果。

这一次，上官青云什么也没有做，老头子不会因为他第一个赶到就再次说出这样的话，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上官青云心里这样想着，然后又谦虚地说道：“贺总，怎么又说这样的话，我离接班还差得远呢，还得多多向你学习，你一定要把手中的绝活全部教给我呀。”

老头子笑了笑，并不直接回答上官青云的话，只是把他去北京见董董事长的大致内容告诉了上官青云。

贺大智说：“这次见到董事长，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国家现在确定要对股市进行股改，资本市场将会有一场大的变动。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订股改方案，我相信这方案不出两年就会公布出来。提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跟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上官青云有些迷惑不解：“跟国际接轨？”

贺大智说：“是的，跟国际接轨，扩大股市‘池子’。你想想，如果要跟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就必先推出股指期货，然后推出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业务，形成做多做空双向交易机制。不然，与国际接轨就是一

句空谈。”

贺大智紧接着说：“董事长还提到了国家证券监管改革要配合资本市场的发展来不断完善，从此以后在证券监管方面也会越来越严格，还提出了要成立‘证券监管稽查大队’。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就好比给孙猴子带上了个紧箍咒。以后市场该如何去坐庄，怎样操作才能获得最大收益，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贺大智停顿了一下，未等上官青云接话，又说：“近期国家又将要新放行二十多只基金到市场中来，还有一部分社保基金也被允许投入进来，那时候会有很多机构要进入这个市场。这里边还不包括即将通过国家审批的，和正在排队等待审批的外资 QFII 资金，日后市场竞争将会白热化，这样一来机会也就更多了。所以我们以后在选标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细中又细，把情报收集、调研和上市公司的协调工作给做透，做扎实。根据公司目前的实力有针对性地来做，我相信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等到那些方案全部落实后，大行情也将会全面启动，我们再提前布局搞一个通吃。”

贺大智说完，拿起一杯铁观音喝了起来。

上官青云听完贺总的讲述后，说：“国家明确要进行股改了？在两年前这个股改不是争论最多的事情嘛，有的学者专家说必须要进行股改，不股改以后中国的股市就只有死路一条。有的高层官员和经济学家又说不能改，一改中国股市就会死得更快，就会推倒重来，说股改后那些解禁股全涌到二级市场中来，会把整个中国的股市直接压塌。那些专家们、经济学家们个个争来争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决策层也一直没有个结果。看来这一次国家决策层是表态了，把进行股改的调子给定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样一来，一个大的机遇就要出现了。对了，贺总，这一次匆匆把我们叫来，不只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好消息吧？”上

官青云试探性地问了问。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一场战役就快要打响了。

贺大智看出了上官青云的心思，喝着杯中的茶诡秘地笑了笑。

“是的，等下，我会告诉你这一场战役的中心点在哪里……”

第十章 杀鸡一样用牛刀

谋定而后动。谋是成万事之先，不谋则不能成。谋的目的是制人，而不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贺大智又说：“对了青云，你现在去把会议室整理一下，把投影仪打开，调出前两个月准备的 0731 农新股份股票的资料，按我们前面制定的可行性操作方案，等人全部到齐后，我给你们下达操作任务。我们闲的时间不能太长，这次董事长说了，他那边很快还有一个操作项目要进行，所以，这次我们行动要快。对于资金，银行那边我在回来之前，就已经跟他们的支行经理打过电话。周一上班，银行就会把我们需要的筹借款项划拨到我们的交易账户上，当然这笔拆借款项的拆借利率没有变，还是跟以前一样。只是我调整了一下，通过几个不同的银行、不同类型的账户把钱再汇聚到公司。财会部门的同志周一上班就会去银行把资金手续办好，明天就开始行动。”

“好的，贺总，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上官青云心中暗暗自喜，他就知道有战役要来了，男人原始的好斗情结再一次被调动起来，早已忘记了休息不足给他带来的疲惫。

星期日上午 10 点，被通知的人员全部到齐，坐在公司圆桌会议室里。

“大家先把手中的事情放下，我把具体的操作安排一下。”贺大智站

在大家面前，表情严肃地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位人员说。

“明天我们就要正式开工打一场新的战役。从现在起，把手机关了，全部交到我这里。陆明，你带着小马、小王负责第一组，因为他俩是新手，你主要是教他们如何在盘中下单，你们所负责的账号就少一点。这是新开户的账号与密码，是信恒证券公司的专线，一共 30 个……我负责监督你们一组。”

贺大智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的小笔记本递给坐在上官青云旁边，戴金丝眼镜，有几分学生气的小伙子手中。

“王彤、冯波，你俩带着小吴、小张、东东，负责第二组，一共 200 多个账户。上官青云负责监督二组。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熟悉一下账号与密码，盘中下单时千万不能出错。张副总，你这次全权负责后勤给养工作，当然也包括跟财会部门的沟通。如临时有其他事情，我会通知你。”

坐在上官青云对面，穿深蓝色正品西装的中年男人，认真听着贺总的安排。

张正龙副总到公司的时间比较长，资历比较老，是贺大智点名从外贸局要过来的。在知青上山下乡年代，他跟贺大智曾在一个偏远地方共事。贺大智比张正龙大了近十岁，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贺大智总是把他当小弟弟来关照。回城后，张正龙进了宁海市外贸局，贺大智进了宁海市国家银行宁江区分行信贷科任副科长。改革开放后，贺大智办理了停职手续下海经商，跟两三个朋友筹款合作成立“海川商贸有限公司”，从事机电机械等进口贸易工作。几年下来，公司也积累起很多的财富。

几年后，中国也恢复了股市，当时中国各地逐渐开始发行股票，知道股票的人很少，很多股票的发行都要分派任务和做群众动员工作。能成为操盘手精英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随着国家的大力推动和上层决策者对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决心，股市的财富效应慢慢地显现出来，部分老百姓逐渐自觉开始踊跃认购。但由于缺乏大型企业机构的参与，中签率与利润率都相当高，股市一片红火。随着一系列财富神话的产生，以及“京城八爷”的出现，贺大智他们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被彻底改变了。他们随后把原“海川商贸有限公司”更名成了“海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股东由原来的四人增加到了六人，“京城八爷”这个人也是新增股东之一。公司注册资本金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也提升了近十倍。此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股票证券交易，原进出口商贸业务只保留了极小的部分，其更多的成了一个对外说起的托词。

贺大智说：“青云副总还有事情要跟大家通报一下。”

贺大智每次有重大行动时，总是很严厉，从不言笑。在布置工作时，他那双敏锐的眼睛，只要是多盯你两分钟，你就会感到全身不舒服。

上官青云说：“我跟大家交代一下，为了顺利达到我们手中这只0731股票的目标价位，这一次，我们重新调整了一下战术。这一只0731股票经过前期的大涨，市场上并没有出现更多的追风盘，反倒是处于看空状态，大家都在纷纷抛售手中的筹码。为了不让其他主力及监管办的人注意到我们，我们要顺着市场这种节奏，先做空，后做多。把操盘节奏放慢，迂回前进。”

上官青云话锋一转，接着说：“我们已经按计划布置好几个写手，在各种媒体和渠道，对0731股票做出更多的负面消息发布工作……让他们先唱空唱衰这一只股票，唱空的主题分几个方面：

“一是从技术分析上来说前期超过一倍的涨幅，二级市场股价达到12.35元后，后市上涨空间有限，有技术下调要求。

“二是从基本面来做文章，如此高的二级市场股价并没有好的上市

公司业绩来支撑，市盈率过高，股票估值过高。

“三是从行业竞争上来讲，属于农业板块。该上市公司又在大西北，有国家政策扶持，后继发展并没有什么亮点出现，更不会有什么新项目的建设。0731 股票这次的分红预算案虽说达到了每 10 股派现 2 元（含税）和 10 股转送 5 股，这些都是建立在前期公司业绩的基础上做出的分红，等等。”

上官青云并未停顿，又说：“为完成我们这个阶段的震荡吸货工作，我跟贺总前期还特意去了几趟新疆，拜见了上市公司的江兴华董事长。他也答应了我们的合作要求，二级市场股价在不超过 9 元的情况下，才进行分红送股。上市公司对外公开的各种资讯，会跟我们保持步调一致，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出一些经营方面的负面消息，也会在季报、半年报预测上做点文章。目的就是一个：我们要收集到足够的调整筹码。其他工作原则不多说了，这一战役打完后，接着会有一个更大的战役等着我们。这几天吃的用的东西大家尽管放心，张副总都准备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上官青云思路清晰地布置完工作，巡视了一下在坐的各位，并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的。

上官青云与贺大智不同，三十出头，身材挺拔，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种睿智和坚韧的气质。这种气质，足以让许多年轻女性为之着迷。

上官青云平时只负责一些公司外围的事情与后勤工作，除非公司有重要的项目要做，贺总才会把他给带上。

贺大智等上官青云说完后，接过话说：“大家都把账号反复练一下，明天的具体操作如下：第一组，周一开市时借机做空，在前期从 12.35 元回落到 9.97 元的位置时，再用我们手中获利的部分筹码，出掉三分之一做强力打压，再砸下 3 到 5 个百分点，要在当天收盘时把价格打到

9.5 元以下，给想在 9.8 元这个点位补仓接货的人，及手中不想割肉还留有一些货的人造成一种心理恐慌，如果第一个预期在开市 90 分钟内没有见到什么成果，再由第二组造成新一种进行强势打压出货的状态。

“第一期目的达到后，第二组开始小批量反向接货进行托盘，每笔接货不能超过我们以前制定的额度，按小批量多批次的原则来接。我们要控制好当天筹码交易的总量。随后的几天都这样操作。在分红日子到来前，至少要在 K 线图上出现一个四连阴。如果有必要，还要搞个跌停的大阴线出来。具体的任务就布置到这里，如果盘面中有什么其他情况出现，我们再随机调整，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贺总要在离开会议室时，又补充了一句：“大家如果觉得累了，自行去休息室休息，要保持好精力。青云，你也一晚上没有休息了，现在去补一补觉吧，年轻时别把身体累坏了，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会受不了的。”

贺大智句句体贴入微的话，将刚才严肃的气氛一扫而光。上官青云跟大家又交代了几句，便离开了会议室。

上官青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手头的资料一放，从柜子里扯出一床毛毯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一阵敲门声和叫喊声把上官青云吵醒。他整理好自己的形象，打开门，是公司的小陆来通知吃中饭了，饭菜都放在会议室里。来到会议室，大家都在用餐，边用边闲聊。

“青云，快吃吧，饭菜都要凉喽。”贺大智对上官青云说道。

上官青云用餐真可谓军事化速度，刚好吃完，服务员也来收拾餐具了。贺大智等服务员收走餐具后，说：“用完午餐后，各自休息。不想休息的，就自个儿在会议室里看电视。打牌聊天都可以，就是不能大声喧哗吵闹。”

“贺总，你中午要休息不，不休息我去你办公室冲泡茶喝如何？”

上官青云刚才休息得很好，此时闲着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提议到贺大智那儿泡茶喝。

“好啊。还有谁去，张副总去不去？”贺总欣然答应。

张正龙抱歉地说：“我就不去了，刚才你们去休息了，我可是下楼去给你们准备吃的了，我有午休的习惯，午休后，晚餐给你们搞丰富一点，再准备点酒水，大家小喝几杯，一来为贺总从北京回来接风，二来预祝明天旗开得胜。”

张正龙说完，从外衣兜里掏出一包万宝路，给在场抽烟的同事递香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根，深吸一口，说：“饭后一支烟，胜过活神仙！”

“呵呵……还是张副总想得周到。”贺大智接过烟只是浅吸了一口，因近段时间他的慢性咽炎又有点发作，对抽烟的量控制了许多。

上官青云谢过张正龙递的烟，随着贺大智离开了会议室。

与贺大智和上官青云办公室格局相同的还有两个房间：一间董事长办公室，一间张正龙副总经理办公室。董事长办公室的门一直是锁着的，有钥匙的人只有贺总，其他人从来没有进去过。定期打扫卫生也是贺总亲自守着打扫完毕然后锁上。至于公司董事长是谁，也只是听贺总提起，说是一个叫“京城八爷”的，真正的名字却不得而知，大家都只是闻其名而未见其人。

“你是喝铁观音、毛尖还是西湖龙井？”贺大智问。

“还有没有大红袍？或是普洱茶？”上官青云答非所问。

“你就知道惦记我那两种茶。话说那普洱和大红袍哪有我说的茶有名气？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贺大智摇摇头，走进内室打开收藏茶叶的专柜，拿出用掉了三分之一的七子饼普洱茶。

“你可别说，铁观音、毛尖、西湖龙井名气确实比较大，但以一个

投资人的眼光来看，后面的这普洱和大红袍茶未必就比不过前面的三种。我感觉，武夷山大红袍和云南的普洱茶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且从口感来说，我个人倒是喜欢这普洱茶……”上官青云品尝了一口贺总递来的茶说。

“嘿嘿，你小子什么时候成品茶大师了？”贺大智品尝了一口茶说道，“品茶、藏茶也是我的爱好。在中国的十大名茶里确实没有云南的普洱茶，至于你说以投资人眼光来看待这个普洱茶，我倒是认可的。”

上官青云问：“贺总为何也有同感？”

贺大智说：“你看这些名茶都是出自不同的产地，跟地域有很大的关系。西湖龙井，产于浙江杭州西湖区；碧螺春，产于江苏太湖的洞庭山碧螺峰；信阳毛尖，产于河南信阳车云山……在这些地域里，没有云贵高原的名字出现吧，贵州除了最出名的茅台酒以外，其实都匀毛尖，也是很不错的。这些名茶也都能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支柱之一。

“而云南呢？只要是抽烟的人都知道，云南的烟是最好的。它的烟为何好？这还不是来源于它的烟叶。烟叶是植物，茶叶也是植物，同理。为何只产得出好烟而产不出好茶呢？这就跟人们的偏见与认识有关了。”

上官青云边品茶边用心听贺大智聊茶的事情。

贺大智又说：“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被称为南蛮之地。二十多个民族杂居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经济建设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些沿海地区。但现在落后并不代表它以后也一直落后，只要‘开发大西南’或者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口号响起，就会有很多概念性文章可以做，那样投资炒作的机会就更多了……”

贺大智说到这里，诡异地笑了笑，轻口品了品蒸着袅袅热气的茶，深情回味了一下茶香的韵味，接着说：“你看，这普洱茶色泽褐红或略带灰白，呈猪肝色，内质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

叶底褐红。这茶的制作工艺很特别，讲究采、蒸、捣、拍、焙、穿、藏。我现在手中的这几饼茶还是几年前去云南考察时，做外贸的朋友送的。听这位朋友说，这普洱茶在东南亚和港台那边很受欢迎，而且大有回流之势。”

“哦，是这样。难不成贺总你也想炒一炒此茶？”

贺大智说：“炒茶？不不不。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炒作任何一样东西都要讲究一个‘势’，而且是大‘势’。更何况这炒的是茶，这茶是什么？也是一种文化。仅凭个人之力要把此茶给炒作出来，目前来说还没有谁能做得到。这可是要跟国家和地方经济政策挂钩才行。如果有一天炒普洱茶的时机成熟了，我一定带上你去云南看一看那‘五朵金花’，到时候你看上哪朵，只管摘，我这个老头子出聘礼钱，省得你总是单身，不考虑个人问题。”

贺大智说完，自己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上官青云思忖，这是什么？这就是职业投资人所具备的，具有狼性特征的眼光与能力。他们有着狼一样的嗅觉，狼一样的敏感。

上官青云听到最后发觉怎么变味了，从谈茶一下就转到自己个人感情生活上了。听出贺总只是开玩笑，也就不好意思地附和着哈哈笑了起来。

两人在此闲聊的炒茶，而且是炒云南普洱茶的戏言，却不曾想到几年之后竟然会变成了现实，变成了一股炒普洱茶的龙卷风，普洱茶的茶文化，有如它厚重的茶香味伴随茶马古道席卷神州大地……

上官青云说：“贺总，每次到你这里来品茶，我总是能感到特别舒心，还能学到很多东西，你看什么时候我拜你为师，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你看你，又来了不是。这个问题先不谈。”贺大智面带愠色地说道。

“好好好，不谈，不谈。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里早就是认定的师

父了。”

这句话上官青云说得诚恳，没有半点阿谀奉承之意，贺大智听着也舒服，笑了笑，不再另说什么，更换了冲淡的茶，示意上官青云饮用。

“贺总，我说，每次在你这里看到这些字画，我都特别喜欢……”上官青云指着贺大智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说。

“得了，还不知足？那个‘谋’字都给你谋去了。这字画也是我最喜欢的。不说它是出自哪个名家之手，就单从这字的意里来理解，它可是意境深远。我也是从‘京城八爷’那里讨来的。我对这些艺术藏品感兴趣，倒不是因其投资价值，而是在于某些艺术品里包含的文化内容。比如，前几年对邮票的投资热我就不感兴趣。我也只是对一些书画艺术品感兴趣，那些什么古董古玩之类的我反倒不那么热爱。没有想到你小子也有这个品位，能看出这些字画里的玄机。所以我才忍痛把那个‘谋’字先借存在你那里。我再次申明一下——是‘借’呀。”

贺大智说完，给两个近空的茶杯再度盛上热茶。

“好好，是借，是借。哈哈……”上官青云笑完，轻抿着杯中的热茶，满脸是茶香的韵味。

上官青云说：“我谈不上能看透这字里的玄机，纯属天生对字画的爱好。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谋’字的：谋定而后动。谋是成万事之先，不谋则不能成。谋的目的是制人，而不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孙子兵法》里说到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这个‘算’就是指谋。在生活中，我又从你的教导中感悟出万事都可谋。古有言之：善谋者胜，远谋者兴。正如你刚才对普洱茶的分析，就是因品茶而起，这就叫尝谋。当然万谋也要归宗，归什么宗呢？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上官青云在说出自己对“谋”字的理解时捧出贺大智，也是对他敬

慕之情的自然流露，丝毫没有吹嘘拍马之意。

“青云，说得好，远超过我的理解。真没有想到你还有这等心思，我是真没有看错你。”贺大智说完，示意了一下茶杯，两人共饮。

贺大智说：“在这里我提醒你一下，我知道你这个人真诚，学识远高过我。但你骨子里的那份自信和自傲，了解你的人知道是善意的，如果遇到不了解你的人呢？我怕到时你会因此而吃亏。你来公司没有多久，我就看出来，张正龙副总对你有很多不好的看法，尤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把你提到副总的这个位置上，他私下里对你的意见很大。我跟他的关系，你们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他虽说是个副总，也是享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但他在股票操盘上悟性是远不及我和你的。可他做事认真，人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当年公司以外贸生意为主时，还得感谢他在那个位置上帮了公司很多忙。我是后来看到他因性格问题走仕途不太顺利，也为了感谢他曾经对公司的帮助，经几个股东同意，就建议他在外贸局办理了内退手续，到我这个公司来任职。这里边带有很多感恩的成分。所以这一点你要清楚，在以后跟他相处时，你就知道在哪些方面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了，这样我也不会夹在中间为难。”贺大智借聊天的时机劝导了一番上官青云。

上官青云自从被招到这个公司，从学历、经历和工作能力上来评议，自然是无可挑剔。但因上官青云年轻直率，敢想敢说，经常会为工作上的一些小事跟张正龙发生争吵，每次都是贺大智出面调停，两人相处就不太融洽。贺大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他不希望在日后退下总经理位置挑选接班人时，发生任何不愉快。

上官青云认真地听完告诫，说：“好的，谢谢贺总的提醒和教导，以后我在各方面多注意。”

俩人继续喝着茶，闲聊这几天贺大智去北京见董事长的事情，也聊

到上官青云个人生活上的事情。聊到为上官青云做媒找位佳伴时，贺大智做出一副做媒公的萌样，把两人逗得眼泪都快要笑出来了。彼此聊得很开心，很快就到吃晚饭的时间。

这顿晚饭真丰富，上官青云喝了一点红酒，与同事们边吃边聊明天应注意的一些操作细节方面的事，算是对白天任务布置的一种补充。用完饭，贺总开了两桌打双扣的牌局。贺大智故意安排上官青云和张正龙一队，自己跟冯波一队，几轮下来，不分胜负。贺大智感到有点累了，就散了牌局休息。

第十一章 多情剑客无情剑

纵横在资本江湖上的他，犹如一个身藏高深武功的剑客。这种剑客怀藏着一把谁也看不到的利剑，此剑从不轻易出手，出手必血流成河。

上官青云回到办公室，洗漱完毕，看看时间还早，就拿出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一本英文证券分析书翻看起来。这本书，是上官青云在美国买的，从头到尾看了不止两遍，内容都很熟悉了。看了没有多久，思想就走神到放在家里书柜上的那本牛皮外封线装本《古道御书》里的内容。

说起这本《古道御书》，还有一段谜一样的经历。参加 0636 股票炒作战役庆功宴会的那个晚上，晚宴结束后，公司本来还安排了去新潮浪人酒吧泡吧，贺大智和张正龙说是年龄太大了不适合去那个地方，公司里的几个小青年就由上官青云负责带去。虽说上官青云的酒量不错，但本来在晚宴上就已经喝过了六分的量，在酒吧强烈刺激性音乐催促下，不知不觉又跟同事喝了几杯，难免感到有些头重，留下结账的钱，就先行离开了。

上官青云离开酒吧，开车绕到面包店，买了几袋最爱吃的面包后径直回家。由于是深夜，路上行人和车辆很少。上官青云一边听着车里的音乐，一边开着车窗吹吹全身的酒气，让自己能保持在最清醒的状态下回到家。

海滨大道是一条重新翻修过的南北双向四车道柏油路，路的两边种植了以棕榈树为主的树木，郁郁葱葱，整条路看上去很美观。顺着车道往南走，就是他所居住的听涛雅苑小区。

上官青云每次开车回家都会放慢车速，欣赏这段美丽的风景。这晚也不例外，加上喝了酒，开车自然是更加小心。在离小区不到三公里的地方，见车道前面有一团黑黑的杂布似的东西，挡在他前进的路中间，他本能地开车绕了过去。当他侧头从观后镜里仔细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哪是什么杂布堆，明明是一个人倒在那里。难道是出了车祸？肇事者开车跑了？一连串的疑问自心底生起，上官青云慢慢地靠边把车停下，下车走近细看，见是一个头发蓬乱，衣履破旧，还隐隐散发着酸臭味的老人，所幸的是没有见到血迹。这说明没有肇事，就不用报警。出于人性的美德，上官青云便把他扶起移到公路旁边。正要离去，那个看似乞丐的老人说话了，问上官青云能不能带他去前面约五公里处的宁海农场。

上官青云想了想，小区前面是有一个农场，就把老人扶进车的后排座，开车驶向农场。上官青云从车内后视镜里看了一下老人，很是虚弱，问他是不是没有吃东西，老人点点头。上官青云拿过放在副驾驶位上的面包，分出两袋给了老人，老人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吃了起来。上官青云看着这情况，无奈地摇了摇头。

此时的上官青云酒劲已消散了一些，感到清醒了很多，开车的速度也快了起来，约过了 10 分钟，公路边出现一个小岔路口，路边立着块宁海农场的牌子，沿着岔路往前走 150 米就到了。这条岔路车本来是可以开进去的，但老人要求在这个路口下车。上官青云也只能按老人要求停车，放下了老人，临走时又递给了老人一个面包，然后开车掉头离去。走不多远，上官青云本能地从观后镜看了一眼老人站的地方，已不见了老人的身影。这只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他也没多想，回到家美美地睡了

一觉。

第二天，他准备开车去上班，整理后排座位时，发现车后座上有一本牛皮纸外封的线装书，书名用繁体字写着《古道御书》，来不及细想，装进挂包里，开车去上班。上官青云一整天都在忙着整理一些资料，把书这事给忘了。直到晚上回到家里整理挂包里的一份资料时，再次看到这本书，便拿来细读，发现书里全是繁体字，还有一段《牧羊人·狼三卷》为希伯来文（这是事后多方求问才知道的）。书内的第一页写着：古之大化者，无不以道生，以道死。道者，神灵也。生天下之物，观天下之事。道以生灵，道以心明。心明则道降，道降则灵通。

顺着书页翻看下去，上官青云逐渐被书里的内容所吸引。《古道御书》共分为三卷，分别为卷首、卷中、卷下。每一卷的内容各不相同，却又相辅相成。对上官青云而言，印象最深的便是书中所说的两诀，一为生诀：技、胆、运、变、心；二为死诀，沉、衢、绝、围、杀。书中的注解很少。为此，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上官青云还特意拨打越洋电话，问他在美国曾供职过的“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的华裔总裁黎叔——黎志俊。因为黎叔未能见此书真面目，只是通过上官青云在电话里两次问起的部分内容才了解到生诀。后因联系中断，未能从上官青云那里得到全书的内容。上官青云也只能自行查找资料去领悟书中秘要。

书中卷下记有一篇《剑经玄机》和剑诀。剑诀总结下来就八个字：数剑先行乃气为圣。剑经中提到作为剑客的几个境界，大概意思为：使剑者，先清以筑基，存深养之熟，浑化归剑气，快者乃有一剑封喉之意，慢者乃有大朽无锋之势。文中最后以“以术行剑，以道生术，以无胜有，剑气为尊”十六字作为此剑经篇的结束语。书的最后一页写的是：“知道易，信道难。信道易，行道难。行道易，得道难。得道易，守道难。守而不失，乃常存也。常存者，乃化为无形也。此乃御王之道。”

日后此书便成了他睡前必读之物，时间久了，书中的内容如写刻在心。除了书中那段希伯来文看不太懂，让他略感遗憾外，他也是很知足了。日久便不用再看书中原文，也能把书的大意给说写出来。

现在，上官青云又想起此书，回默几段，自是感到受益不少。上官青云自幼喜欢武术和刀剑棍棒等一些强身健体的运动，成长之后由于各种环境因素的变化，便很少如儿时那般舞刀弄剑，反倒更多的是用一些武学的思想来看待这种运动。他自然也就成了李小龙的忠实粉丝。

《古道御书》又让他再次接触到这种兵器上的论道。他真是欣喜若狂，且又从中得到了更深的感悟。这种感悟不只是武学上的，更多是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操盘手！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操盘手！纵横在资本江湖上的他，犹如一个身藏高深武功的剑客。这种剑客怀藏着一把谁也看不到的利剑，此剑从不轻易出手，出手必血流成河。在他看来，资本市场里的顶级操盘手即同此剑道家一样，所练的境界越高，驾驭资本市场的能量就越大，最终他们在别人的眼里变成了“知（资）道家”。资本市场中的各类金融产品在他们的手中、心中犹如一件件艺术品，随心所欲地摆弄与欣赏。故此对于这类少之又少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是寂寞与孤独的。

第十二章 有人哭有人笑

操盘手一般是不炒单的，作为主力资金不需要炒单，他们做的是趋势，做的是方向，做的是目标。他们的目的是控制盘面，除非遇到特殊情况。

吃过早点，大家随着贺大智来到了操作室。操作室类似一个小型的圆桌会议室，干净整洁。室内摆放在墙角处的两大盆绿色植物和两大幅落地窗帘特别醒目。窗帘不仅美观，遮光性也很好。室内两条相向摆放的连排桌椅上，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配置了一台电脑。从电脑的运行速度来看，配置应算是高档的了。

贺大智和上官青云各自带着小组成员相对而坐。操作人员熟练地把准备工作做好。这种场面除了那两个新来公司没有多久的人有点紧张外，其他的都算是久经沙场的老油子了。

“大家记住，我们操作的原则是稳，勇，快。这是我们的取胜之法。在此我重复一下。”其实这话大家都听得出，是贺大智再次提醒那两位新来的同事。

才进公司时，马斌和王小林只是当跟班在旁边看着别人操作电脑，这次是亲自上手操作实盘交易，难免有些激动和紧张，两人额头都沁出些汗水，小组长陆明见此情况，一直在旁边给他俩鼓劲。

0731 农新股份的股价以低于前一交易日近 1% 的跌幅开盘。盘中散单交易的也比较多，局面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当盘中股价冲到 9.80 元时，就会出现几笔大单把股价给压下去。这几笔大单就是贺大智指挥这组放出去的预埋单，分七个上行压力价位埋单，越往上卖的压力就越大。

大盘此时的局势也是阴跌，这正好帮了贺大智的忙，盘中交易不是很活跃，甚至可以说是有些低迷。可农新股份回压到 9.65 元时，总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托单在承接。贺大智清楚，这不是他安排在此点位买入的筹码单。从这个价位成交单的数额来看，最大的也没有超 200 手。这部分活筹，贺大智根本不用担心，也不用去调查是哪里买进的。盘面见有人在托单，一些零散的单子也随即增多起来。股价在盘中再次冲 9.80 元的位置，结果总是无功而返。

此时，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响起，贺大智接通电话。打给他的是财会部门的同志，说是刚到银行把手续办完，资金已经进入账户，可以使用了，操作界面重新登录就可以看到。

贺大智看一看墙壁上的挂钟，10 点 34 分，对财会人员的办事效率露出了比较满意的笑容。同时顺便交代财会人员在回公司时，买几份公司没有订阅的报纸。

挂完电话，贺大智开始通知第一组放货。每两个下压价位出一个超 500 手大单，最好不要出整数，出些零头。农新股份本来是闲散的盘面，随着这些大单的下压，股价近成直线似的下走，股价一下打破 9.50 元。刚才还有意在 9.65 元买的堆积单子，势如破竹般给击破了。市场的多头见此阵地失守，随即转入观望。

贺大智放出在 9.50 元价位的单子没有被全部吃掉，反倒还出现了小部分杀跌单。贺大智看到这里，脸上微微露出一丝诡笑，随即通知撤

销部分未成交的单子。抛盘压力在撤销单实行下去后，很快反映在盘面上，股价下压力减轻了很多，只是一些零散的单子在交易。就这样，上午收盘时，股价收在 9.53 元。

“马斌，王小林，你俩表现不错，看来你们也下过不少的工夫来练习了。下单不仅熟练，而且还不出错，继续努力。”贺大智见收盘了，现场表扬了这两位新手。

刚才还有些紧张的马斌、王小林听了贺总的表扬，开心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谦虚地笑了笑。

上午收盘，农新股份的股价收出个 -2.63%，离预期目标还有点远。

下午开盘，贺大智加速了卖压的力度。在跌幅达到 4.5% 时，明显感到卖盘越来越多，贺大智不用挂出更多更低价的卖单就可以达到目的。贺大智清楚，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要让那些大散小散们失去对此股会强烈反弹的希望，让他们不敢轻易补仓，或者让那部分把止损设在亏损为 5% 跌幅位的人加紧出逃。看到如此汹涌而出的杀跌筹码，贺大智再次露出了诡异的轻笑。距当天收盘还有 30 分钟时，因承接力很少，跌幅一度达到了 7.2%。见此，贺大智给对面的上官青云使了一个眼色。

上官青云会意地点点头，随即让王彤、冯波带吴宏、张浩、杨东东发出买进的操作命令。很快股价又逐步向上走，跌势得到了有力的阻止。最后收盘，0731 股价成功落在 9.39 元。当天跌幅达到 4.02%，成交额 928 万元，完成当天预期目标。

贺大智除了在订阅的《宁海晚报》《宁海财经信息报》见到了一些关于农新股份股票的唱空评论外，还在财会人员带回来的《财经快报》《证券早报》《金融时报》看到登有 0731 股票大篇幅的分析文章。

《农新股份粉饰主营颓势，巨额融资资金去向不明》《销售遇冷新项目遭阻，农新股份步履维艰》等文章，内容全部都是说农新股份上市公司

司大股东长期占用巨额资金，公司治理不善，经营业绩下滑，信息披露不规范，会计核算违反规定及此次分红的比例会重新下调等，并列举出很多有说服力的数据。一些主流网站上关于农新股份的报道跟这些报纸上的都大同小异。部分 BBS 财经论坛里的帖子争得更离谱，全部是唱空，唱空，再唱空。看到这些很显文字功底的文章，贺总和上官青云都会心地笑了。

第二天，由于受到前日尾盘承接力的影响，以及部分按股评人建议反向操作的股民的冲动买入，0731 股票以 9.44 元小幅高开。有部分散单买入盘，股价快速上升到 9.55 元时，陆明、马斌、王小林三人在贺大智的指挥下，熟练且按部就班地操作着电脑，做着卖出股票的交易。

0731 股票在此又遭遇到强大的卖压，股价没有遇到更多买入的反抗就往下走回到了 9.35 元。在这个股价位上，那股强大的下压力才有所减弱，随后股价就在 9.35—9.43 元之间来回震荡。上午收盘落在 9.28 元。股价由前面的涨幅 1.22% 到现在的跌幅 1.33%，这一切都在贺大智的计划之中。

下午开盘后，0731 股价依然没有什么起色，大盘此时反倒有收红的迹象。当天交易结束，农新股份收在 9.14 元，跌幅 3.02%。

0731 股票的股价离计划目标价位越来越近了，贺大智反而在上官青云的提醒之下感到有些不安。如果过快地把农新股份压在 9 元以下，并一直保持这个价位横盘震荡十几日，难免会引起觊觎已久的部分技术派股民的关注。

而这部分股民，正好是那些热烈追求短线操作方法的人，这部分人常喊出“短线是银”的口号。他们喜好的是以短、平、快为基础的炒股方法，大多属于研究 K 线图做技术分析的技术派。这种走势横向盘整的股，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相对中长线跟庄而言，风险系数低，一般操作

一次短差下来最少也会有 3%—5% 的利润，而这部分利润正是这些坐庄人需要积累的利润。

晚饭后，贺大智和上官青云边喝茶边重新调整后面的操作结构。调整确定后，贺大智也及时打通了农新股份董事长江兴华的电话，告诉他调整后的方案。江总跟贺大智通完电话后，再及时通知了董秘，并形成文字连夜传给证券交易所。

次日，农新股份并没有按时开盘，证交所发布最新公告称：近期各大媒体有关上市公司不实报道引起股价异常波动，临时停牌一小时，并核查相关原因。

大盘在昨日收了小红后，今天并没有沿昨天的红色路线前进，相反是一片绿阴阴的场景。贺大智重新安排了下单计划。10 点 30 分，临时停牌一小时后重新开盘交易的农新股份，就以 8.76 元，跌幅 4.8% 的价位开盘。股价受这临时停牌一小时的影响还是很大。再经贺大智抛出大量的引压筹码单，股价随即往下直冲 8.50 元。

按计划好的步骤，贺大智那组逐渐清闲了下来，不用他们再挂卖单，现在止损的人个个争先恐后。这边由上官青云领导的二组忙碌起来，在几个定点的价位持续买进，把盘面托住，他并不急于往上拉，股价就这么胶着下来。场外观望的气氛很浓厚，止损盘见有托盘出现，也渐渐减少，卖压减弱了下来。就这样一直维持到上午收盘，股价收在 8.65 元。

有张正龙副总做后勤保障工作，真是让人大饱口福。菜品饮料调配得很好，对于紧张的下单员来说，吃无疑是减压的最好方法。饭后，上官青云和贺大智先行来到操作室交换了一下意见，确定了下午盘中交易的细节。

农新股份下午开盘后就一直没有什么表现，上上下下也就那几分钱的范围。这样的行情确实让人有点困倦。

下午2点，上官青云这组成员明显在加快下单的力度，0731股价直线上蹿，这一蹿将很多昏昏欲睡的人给惊醒，跟风盘随即出现。在8.95元价位，上官青云停止了买入，但股价上升力度并未因此减弱，回折两分钱后直冲9.05元，9.10元。在近9.20元时，上官青云和贺大智彼此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陆明、马斌、王小林已经在忙碌地操作着。很快，一批轻微量的卖单止住了上升的势头，保持了股价起伏的节奏。

全天交易完毕，股价收在9.18元，涨幅0.22%，振幅达到5.69%。多么吉祥喜庆的一个收盘数字。K图上收出一个漂亮的长下隐线的红蜡烛，在四连阴的图面上显得那样迷人可爱。

操盘手对于很多人来说，既神秘又让人向往。他们掌握着一只只股票上涨或下跌的生杀大权。他们不仅是单一的下单交易员，他们有着一套自身职业的行为规范。他们在这个资本江湖中，把别人当成自己的猎物，同时又要避免自己成为别人的猎物。他们往往是交易员出身，对盘面把控得很好，能够根据资本的要求，掌握买卖交易的时机，熟练掌握建立和抛出筹码的技巧，利用资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盘面的发展。他们能发现盘面上每个细微的变化，从而降低风险。操盘手一般是不炒单的，作为主力资金不需要炒单，他们做的是趋势，做的是方向，做的是目标。他们的目的是控制盘面，除非遇到特殊情况。

从一名普通的资本投资者到一名优秀的操盘手，就好像要从士兵升到将军一样，都要经受时间和战火的考验——甚至指挥着千军万马，驰骋在资本疆域里，发动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搅动起一个又一个的惊涛骇浪。

他们的日常工作如一辆上了轨道的列车，在建仓、吸筹、拔高、震荡、出货、清仓等程序化的步骤里不断重复。作为顶级的操盘手，他们

的生活是枯燥和孤独的，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因此他们的感情生活也极为复杂。不是一个人享受着那片心灵中的寂寞，就是身边香车美女如云，通过极度的物质拥有来弥补精神的空虚。直到某一天，物质与精神达到平衡的境地，心灵中的那片净土长出美丽的绿芽，他们便会幡然省悟，回归尘世：自己也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仅此而已。

随后一周的交易日里，农新股份股价就保持在 8.68—9.25 元之间。果然有一些短线客在里边进进出出。这种几个点的利差以复利的形式积累起来算，获利还是很可观，但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

因上市公司发布了公告，澄清了前几天媒体指责的相关事项，各方面态度温和了许多。只有一些零星的媒体发布了和上市公司澄清事实相反的言论。

临近分红送股，农新股份到目前为止跌幅整体才百分之十几。为了不让这部分依靠短线交易偷吃的馋猫养成习惯，必须得打破这种看似胶着的局面，让部分吃进去短差的股民再回吐出来一些。贺大智想到这里，跟上官青云交换意见之后，在原有计划的前提下又做了临时调整。

现在是阳春三月，窗外一派迷人的春色。而新一周的股市大盘景色却并不迷人，反而是“绿”郁葱葱，料峭春寒，少见有红花开放。股民的哀叹声充满着整个市场。0731 农新股份自然也不例外，依然是低开在 8.85 元，随即是缓慢往下走，整个上午就在 8.64—8.45 元之间游荡。可到下午 1 点 30 分之后，农新股份的盘面走势就不再那么可爱了，一股一股狂涌而出的大卖单把一个个看似有承接位的股价逐个击破。下午 2 点 10 分，3 万多手的卖单便把农新股份死死地封在跌停价位 8.02 元上，成功登上当日跌停排行榜第一名。一根长长的让股民最害怕最恶心的大阴棒摆在了 K 线图上。

与之相反的，却是贺大智和上官青云等人脸上得意的微笑，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要对一些信奉价值投资的，偏好量化投资的，研究K线图做技术分析的，喜欢挖掘题材概念的股民进行全方位的打击。他们用四两拨千斤的技巧成功引来很多的场外杀跌盘。直到收盘，他们都在分步买进这些挂在跌停价位的卖单。这样，他们前面用来下砸的筹码又收回来很多。

面对这样的战果，大家都很开心，伸伸懒腰，彻底放松紧张得令人疲惫的身躯。贺大智走近窗台，打开窗户，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望着窗外远景若有所思。

“丁零，丁零……”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贺大智拿出手机，看了看来电号码，赶紧接通了电话。

大家的眼光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铃声给吸引到贺大智身上。虽不知道对方在和贺总说什么，但从贺总接电话的速度和通电话时的表情，可以猜测到对方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且这个人物在贺大智心里是有一定影响力和威慑力的。

上官青云看到贺大智的表情越来越凝重，眉头也紧锁着。他点着头说：“是，是，好的，我一定把这个事情给办好，也会按您的意思去做，您放心就是了，如有问题需要请示及进展情况汇报，我会给您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

通完电话，贺大智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自语道：“没想到会是这样，真没有想到。”

意识到大家正用惊诧的眼光看着自己时，贺大智随便说了几句让大家放心的话搪塞了过去。

上官青云心里清楚，贺大智一定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现在人多不便说出来，等会儿找个机会问一问。正寻思着，贺大智的电话再次

响起。

贺大智连忙接通电话：“江总，怎么现在有空给我打电话呀，这几天的行情都看到了吧，按预期的计划进行着。”贺大智一改刚才接电话的态度，大家也都能听出现在跟刚才打来的不是同一个人。

“好是好，不过现在出了一点小问题……”电话里，江总说。

“有什么小问题你说，如果是关于操作上的事情，不用担心，我来给你解决。如果是你上市公司内部的事情我可是插不了手，这一点你是清楚的。”贺大智安慰着对方的同时，也不忘记提醒了对方。

电话里，江总说：“是这样，今天农新股份的表现真是太杀火了。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样，不过我知道你这样做是有你的考虑，我们定的目标是达到了，可是我这里遇到了一点点的压力……”

“听你这么说是操作上的事情。江总有什么就直说吧，别再转弯抹角的，我俩的关系还用得着这样？”贺大智算是给了对方一个坚定的答复。

电话里，江总说：“我们的几个董事在今天收盘后打来电话说，他们在农新股份股票里做了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一开始这事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把公司要分红填权的事情小范围地透露给了自己的亲戚，让他们在前期合作时，就跟着我们建了部分老鼠仓。因为贪心，股价在12元多的高价位时都还舍不得卖出，现在看着又跌回来这么多，心里就着急了，一来是问还会不会再跌，二来是问清楚这填权行情是不是真的。

“开始时我听到也是很生气，大骂了他们一通，他们也求我能不能重新拉上去一些，让他们全部退出来，他们也不再贪恋这个填权行情了。我一想，这几个董事也都是我刚开始打江山时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好兄弟。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都帮过我，支持过我，也从没有像这样哀

求过我。这些老鼠仓我估计也就是他们老婆呀，老婆的三姑四姨、小舅子之类买进的，想靠内幕消息发点小财，所以我就打电话请你帮忙解决一下。这样公司以后在做什么决策时，他们都不会出什么难题……”

贺大智听明白了江总的意思之后大笑了起来：“哈哈……原来这样，好说。江总你放心，你既然开口了，我照办就是。不过你得告诉他们，如果近几日遇到涨停或者临近涨停就赶快吐货出来。机会错过就不再来。”

像这样的老鼠仓，哪个坐庄的没有遇到过，只要老鼠仓的筹码在可控范围之内，就不会对整个操盘产生影响。在农新股份这个总股本才 1.2 亿股，现在流通盘才 4800 万股的盘子里，他不是没有计算过老鼠仓所带来的风险。贺大智现在手中所控的总筹码达到了 50% 以上，当然，这是要举牌的。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在证券市场的二级市场上收购的流通股份超过该股票总股本的 5% 或者是 5% 的整倍数时，必须马上通知该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上进行公告，并且履行有关法律规定的义务。所以贺大智手中所持有的这些筹码的持仓量，在单个仓位里是达不到触发公开信息条件的，自然在流通股股东的名单上也是看不到贺大智等人的存在的。

贺大智思忖，既然这部分老鼠仓无关紧要，现在又是江总亲自出面来求情，为了以后能更好地合作，这个面子自然是要给的，做这样的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晚饭时，大家明显看出来贺大智有心事。他随便吃了点饭，就把上官青云单独叫出去了，大家还以为是为了江总的事情又要调整一下明天的操作。不一会儿，贺总和上官青云回来了。贺总见大家都吃完了，东西也收拾干净了，就宣布了一件事情：“明天操作的计划不变，保持在

这个价位的震荡。两组的操作由两小组长带领，张正龙副总监监督执行。明天我和上官青云外出办事，晚上不一定能回来。如有什么意外情况，由张正龙副总监直接打电话请示。宣布完毕，大家各自休息。”

第十三章 经济刺客

为人处世的哲学就是多听少说，少问多看多思，勤于思而讷于言。

次日一早，贺大智、上官青云锁上办公室正要离开公司，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贺总、青云，不在这里一起用完早餐再走？”张正龙见二人一早就要离开公司，顺口问道。

“不用了，我们今天的事情还很多，时间也很紧，这里就交给你了，晚上可能回不来了。我就不再一一打招呼了。”贺大智边说边拖着从北京带回来的滑轮旅行包，向电梯口走去。

迎宾台的工作人员小李见两位领导要离开，立即起身用目光相送。

来到停车场，贺大智示意上官青云不用开他的车，把自己的路虎车钥匙交给上官青云，然后自行坐到副驾驶位上。

“先去趟我家，出来好多天了，都没有回过家，顺便拿点东西，然后我俩去正在兴建的宁海出口加工工业园区绕一圈，在外面随便吃点中饭后再直接去上海，那边有人在等我们。”

一路上，上官青云静静地开着车。贺大智用手不停揉搓着眉心，在思考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目前还不能跟上官青云说，等到了上海见到“京城八爷”所说的那个人之后，才能把这件事情详细告诉上官青云。

贺大智心里清楚，其实到了上海后，不用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青云自然也会明白。

宁海市的路况不错，走一环路不堵车，约二十分钟就到了时代广场旁边的世纪三江园小区。小区布局合理，是新建设不久的一个中型小区，在贺大智家四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三江大桥。在夏日的夜晚，坐在阳台上看着三江大桥的景观灯，吹着三江的风，品着醇香的茶，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但此时的贺大智不是带着上官青云来家欣赏风景的。

打开房门的瞬间，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妈，这么快就买菜回来了，今天下午行里开会，主要是我们风险控制部汇报近期来更新系统的工作情况。我现在提前回来拿点在家里做好的资料，中饭就不在家里吃了。”

“你不在家吃饭了？我买的这么多肉和排骨还有鱼那谁来吃呀？”贺大智变着腔调回答。

上官青云听了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只能使劲憋着。也许是发现声音有点怪怪的，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亭亭玉立的年轻女子，她身材挺拔，面容清秀，齐肩短发披散在脑后，显得妩媚动人。

“哈哈，原来是爸回来了。我说哪来那么奇怪的声音。爸，这次有没有从北京给我带什么礼物呀？”贺兰兰说。

当看到贺大智身后的上官青云时，贺兰兰说：“啊，不会是带给我带了个大活人回来吧，这人肉我可是不吃的。”说完得意地笑着。

贺兰兰并没有完全看清楚她爸后面的这个人，如果她仔细想一下，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表情了。

此时的上官青云一脸茫然。

“兰兰，瞧你在那儿胡说什么，没大没小的。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青云副总。”贺大智面带愠色地说道，同时示意上官青云在红木沙发

上坐下。

“啊，青云副总？有姓青的？我可是第一次听到这姓氏。”贺兰兰带点撒娇的样子把话岔开。

“不，我不姓青。我姓上官名青云。”上官青云这样的回答算是跟贺兰兰打过招呼。

他也没有正眼看面前的这个女子，反倒是被客厅那幅装裱精美的“精气神”所吸引。此时他也不好意思走近去确认是谁的笔墨，只能坐着远看。

“兰兰，你快给客人上茶水，我去把东西整理一下。客人来了要有礼貌。”

“哦。”贺兰兰不太情愿地去倒茶水，嘴里还嘟哝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语言。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上官青云忙说。

当上官青云把目光从字上转移到眼前递过茶水的女子面容时，猛然一惊，脑海里一个念头一闪而过。这位女子好像在哪里见过，只是来不及细想，就被开门的声音给打断了。

“妈，你买菜回来了，爸也回来了，我要走了。中饭就不在家里吃，下午要汇报的工作材料担心写不完。”

贺兰兰将茶水放在茶几上，转身迎着她妈走去，并接过妈妈手中提着的大包小包的东西。

“怎么，你爸回来了？还带了客人来。”一位体态微胖的中年妇女望了一眼沙发上的上官青云。

“是的，是爸公司里的副总。”贺兰兰随即整理好衣服，把资料放进黄棕色的真皮挂包，转过头给上官青云一个挥别的手势。她这才看清了坐在沙发上的上官青云，年轻，帅气，黑眸里透着一种坚毅果敢，简直

是一大帅哥嘛。谁说世界上只有男人喜欢美丽漂亮的女人，其实女人也一样喜欢帅气潇洒的男人。贺兰兰忍不住又多打量了几眼上官青云，心里思忖，他怎么这么面熟？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你这就要走了？真不在家里吃中饭了？”贺大智的话打乱了她的思路。贺大智换了一身简洁明快的休闲套装，走到客厅里与上官青云相侧而坐。

“爸，妈，我走了。”贺兰兰推门出去，急向单位走去。

“兰兰这孩子，被我惯坏了，对客人一点礼节也不懂。如果有她哥哥一半礼貌就好。”贺大智说完，也坐在了客厅沙发上，陪着上官青云喝茶。

贺大智原本计划是回到家里把行李放好，再换身衣服，带些去上海的东西，然后跟上官青云在外吃中饭。但贺大智见到老伴很快就把饭做好了，也就只能顺着她的意在家里吃了。

中饭很快吃完。说是吃完，不如说上官青云是撑完了。贺兰兰的妈夹了一大碗菜给上官青云，自己吃得少不说，还一个劲地问这问那。贺大智有时看不过去了，就用别的话题岔开。这样的热心着实快将上官青云给撑死了，到离开时上官青云一脸狼狽样。

上官青云从这顿饭中可算是看出来，贺大智是个“妻管严”，而且还很严重。用完餐后，上官青云抱着贺大智先前安排好要带走的一个纸箱下了楼，坐在车上等贺大智。

* * *

上官青云等贺大智把烟抽完，关好车窗，开着车驶上一环路，向东边的宁海出口加工工业园区驶去。

在工业园区周围，上官青云的车速很慢，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花了约半个小时，把出口加工工业园区看了个遍。然后还在离园区不远的

几块荒地上看了看，就径直驶上国道往上海方向驶去。

宁海市离上海近 400 公里，高速公路还没有全线贯通，只能走一级路面的国道，近 5 个小时的车程后，顺利到达上海。

上海此时已霓虹灯闪烁，一种特有的大都市气息弥漫在城市上空。来到四平路海泰大酒店，上官青云在前台把房间订好。贺大智在一旁打电话，打完电话，贺大智让上官青云打开带来的纸箱，取出四瓶老茅台用另外的塑料提袋装好，坐上由酒店侍应生招停的的士向外滩驶去。

出租车平稳地停靠在外滩 3 号门口，上官青云和贺大智下车后直奔电梯口，往五层的黄浦会而去。

黄浦会是外滩一家有名的餐厅，装修华丽，格调高雅，室内装饰设计尽显奢华。在器具方面亦是独具匠心，无论是白瓷茶具，紫砂茶壶，还是水晶器皿，玉感餐具，都显现了优雅的品位。

服务生将两人带进一间可以欣赏到外滩夜景的包间。外滩的夜景透过纱幔与室内柔和的灯光融合在一起。室内的休息座位上已有五人，其中一女两男在闲聊。见服务生领来两人，其中一位矮胖的男人忙起身跟贺大智握手打招呼。

“哟，贺总来了，一路辛苦了，吴总去银行家俱乐部见韩总了，很快就过来。”刘水生面带笑容地说。

“刘总，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嘛。”一番客套之后，几人彼此相互介绍认识。

通过介绍，上官青云才知道，这位叫刘水生的是华新证券宁海分部的总经理，另一位年轻轻瘦，虎头虎脑样子的是华新证券宁海分部自营部的经理谢炎。

那位聊天的女子叫吕菲菲。另两位跟她聊天的男子是她的下属潘卫国和鲁海波，三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人。

上官青云想到刘水生这个名字就想笑，心里暗思，这名字取得真有特色，刘水生，刘水生……我还想取个名叫打雷声或者是下雨声呢！心里笑过之后，对眼前这位英姿飒爽、内心骄傲的女子，又不由得生出几分爱慕。

这次来上海的路上，上官青云可以用沉默不语来形容。他知道，自从贺大智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就一直藏有心事。隐约感到这事可能与他有着某种关系，自己不能问，也不用去问，如果贺大智想告诉他自然会告诉他。上官青云为人处世的哲学就是多听少说，少问多看多思，勤于思而讷于言。

服务生推门进房间的动作打断了大家的闲聊，接着走进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步伐矫健的中年人，他身着做工精细的定制中山装，古铜色的脸上写满岁月的风霜。他的身后是两个相貌俊秀的年轻老外。

中年人首先说话：“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今天的晚宴韩总就不过来了，他在银行家俱乐部那边陪几位朋友，我就代表他来跟各位洽谈一些事情吧。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新共和金融集团的经济专家，男的叫杰弗里·卡特，女的叫琼·凯雷斯。他俩都曾是里欧·万塔的助手。有人给他们一个非常美丽的称呼‘刺客’。”

听到“刺客”两个字，在座的都感到奇怪。

只有上官青云默默地听着，脸上平静无波。他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曾多次听到黎叔说起过“经济刺客”的事情。

“吴总，你不会请我们吃鸿门宴吧？”刘水生用故带俏皮的话应和着说话的中年人，想借此打破这种紧张严肃的气氛。

刘水生所称的这位吴总，名叫吴建国。一番介绍后，上官青云才知

道吴建国是东北虎系的重要人物之一。

吴建国示意大家在大圆桌上就座，并吩咐服务生上菜。

“这位就是‘京城八爷’提起的贺大智，贺总吧。”吴建国并不理会前面刘水生的俏皮话，转身面向坐在一旁的贺大智问。刘水生自觉没趣，坐在那里抽烟等着上菜。

“是的，我是贺大智，哪是什么贺总，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还不是得到‘京城八爷’的关照才有了今天……”

吴建国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无法掩饰的傲慢。贺大智心想，刘水生这类人可能会怕他，但我贺大智可不怕他。论年龄我可能还会大他几岁，对有真本事的人，我只会佩服和尊敬他，可我不会盛气凌人。所以不亢不卑地回了一句。吴建国并没有领会出贺大智这句话里的含意。

上官青云只是在一旁认真地听，仔细地观察，他想看清眼前的形势。

吴建国说：“我们还要等一个人，他从证券总会那边赶过来。如果菜上齐了，他还不来，我们就不等了，到时候罚酒三杯！”

吴建国说完点燃一支烟抽着。

在菜快上齐的时分，房间门突然打开，进来了一个年龄跟上官青云差不多的人，外穿一件半长米色风衣，内套 D&G 正装，黑亮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一看就知道是个很讲究的男人。

在这个拜金的世界里，富有的外表即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他走进房间，顺势把身上的风衣脱下，站在房间里的服务生赶快接过风衣，将它挂在房间一角的挂衣钩上。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证券总会那边刚应酬完，才急匆匆地赶过来。让吴总等我，真是不敢当，我认罚。”陈彪倒是心直口快，逗得大家微笑。

上官青云看出来了，吴建国就是今天的东道主。吴建国将在座的都

介绍给了陈彪。从吴建国口中，大家也知道了陈彪是连岛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彪显然是对吴建国身边的两位老外感兴趣，总想从吴建国嘴里套出些什么来。吴建国只好将曾是里欧·万塔助手的杰弗里·卡特和琼·凯雷斯抬出来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陈彪也还是不懂，两个老外只好耸着双肩在那里用他们有限的中文词汇量，似懂非懂地听着吴建国在说什么。

这里有一人知道里欧·万塔的信息要多于在座的各位，他便是上官青云。

里欧·万塔是当年美国里根总统最信任的金融战争专家，曾是美国财政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20世纪80年代，里欧·万塔直接受命于里根总统，从事旨在颠覆苏联卢布的秘密金融战争。新共和金融集团就是他成立的。

上官青云简单地在贺大智的耳边解说了一下这个里欧·万塔的事情。可贺大智一闪而过的吃惊表情却被吴建国看到了眼里。

“怎么，贺总的副手还有讲悄悄话的爱好，不能大声说出来让大家都听一听？”这句话从吴建国嘴里说出来，气氛一下就从刚放松的状态下紧张起来。

“吴总说哪里话，我的副手在说，是不是可以开席了，看着这一桌的好菜，都快要凉了，我们可是嘴馋了。”

贺总急忙把话圆了过去，缓解了紧张的气氛。

吴建国也不深究，就问大家喝什么酒。贺大智和陈彪各自把带来的酒拿出来让服务生倒好。吴建国见也都是好酒，在这样的场合没有掉面子，也就欣然接受了。

由吴建国发起，先带大家小饮几杯贺大智带来的茅台，两位女士饮

陈彪带来的拉菲古丹妮红酒。然后，示意大家随意吃菜。看着满桌的名菜，大家都只是象征性地动动手，喝酒倒是成了主角，你一杯我一杯地相互敬饮。

贺大智和上官青云只是礼节性地相互回敬，心里很清楚这一次来的主题不仅仅是吃顿饭这么简单。这饭吃得没有生气，有点沉闷。

酒过三巡，贺大智趁机试探问道：“吴总今天把我们请来，不只是吃一顿饭这么简单吧？”

这话也问得恰到好处，并没有引起吴建国的反感。场面渐渐安静下来。吴建国扫视了下大家，侧过身示意服务生先出去。

“嗯，今天把各位请来，是有事情要跟各位讲。我想‘京城八爷’大概也跟你说了些什么吧。”吴建国说。

贺大智说：“‘京城八爷’是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些，但具体内容他说见到你之后自然会知道，这不，我想全部了解清楚，到时回去我也好回‘京城八爷’的话。”

吴建国说：“是有几件事要说，一件一件的来。3032 滨海友谊这只股票你们是不是也跟进来了？”

听到 3032 股票的代码，反应最强烈的要算上官青云，他最清楚这只股票。此时他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倒是贺大智沉得住气，点了点头承认自己做过这只股票。其实那天“京城八爷”在电话里就说起了这事，所以现在心里有底。

吴建国见贺大智爽快地承认了，反倒生出一些好感，索性直接告诉他：“这只股票就是我们做的。陈彪做的操盘总指挥，为了做这只股，我们提前三个月就布好了局，原来打算把它搞到 20 元以上，结果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你这个程咬金来，只好在 12 元左右草草收场。”

上官青云想替贺大智解释一番，但贺大智在他未开口之前就把事情

全担当下来了，说：“我们没有想到这票是你吴总在坐庄，纯属误打误撞，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搅你的局，这都是我的错。”

“我当然知道你可能是不小心碰了进去，如果你要真的是个搅局者，也不会那么急着抢我砸下来的那批货，更不会在后面的那个价位就把货给清了，所以我们断定你是碰局了。”吴建国接过陈彪递过来的烟吸了几口，接着说，“我们当时就在想，如果真要是个故意的搅局者，一旦查到他是谁，那以后有他的好果子吃，让他玩啥亏啥！”

吴建国骨子里的那股霸气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在上官青云听来，像是在警告在座的各位，自己的权威是不容侵犯的。上官青云自然联想到他身边坐的这两个老外是来给他撑门面的。

“后来，我们就把目标价位调低了，以防生出更多的事端，在有一定获利的情况下撤了这个局。你从中也有部分的获利吧。”吴建国说完，从身后的万宝龙商务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资料递给贺大智。贺大智粗略看过之后转给上官青云。

上官青云仔细看了看，都是他们的交易记录，统计得十分详细。

“吴总，真是不好意思，那今天这顿算我贺大智的，就当是给你赔礼道歉了。”贺大智有些歉意地说。

“贺总，看你说哪儿的话，不知者无罪嘛。我吴建国也不会那么小气，今天请各位来，不是要你来埋单。更何况后来了解到你们是‘京城八爷’的人，再怎么我们也得给他个面子。这叫不打不相识。”

“对对对，不打不相识……”贺大智微笑道。

见气氛逐渐缓和，上官青云长舒了一口气，见服务生不在房间，本想起身去给各位倒茶水，却被刘水生的下属谢经理抢先了一步。

吴建国说：“不过从上次的事情来看，你们操作的手法算是不错的，大有潜力可挖，只是有些方法得更新了……哈哈哈……”

第十四章 做局

这个战局结束后，密电码会自动失效。

贺大智听出这是双关语，苦笑着点点头。现在这局面，吴总想怎么说就怎么听，多听反正是不会犯错。

“这第二件事情，就是吕菲菲、潘卫国和鲁海波这三位精英要安排到你那里。这是‘京城八爷’的意思，是来为你增加力量的。然后从你那里再调四个人去小谢的自营部里。”

贺大智和上官青云难免有些吃惊。贺大智想，人事调动都管到我这里来了，也不问我愿不愿意，这也太不合情理。又转念一想，既是“京城八爷”的意思，自然照办。

吴建国说：“这三位你们可能还不了解。他们都是通讯学院的高才生。吕菲菲获电子信息工程学士学位，计算机网络技术硕士研究生。那两位青年帅小伙的专业是计算机通信工程，都是学士学位。可别小看他们三人，他们的能力大到让你们想象不到。尤其是这位吕菲菲，还是个密电码专家。”

听完吴建国的介绍，在座的各位大为吃惊，想不通在通信领域拥有超强专业技能的人在资本操作这行里能做些什么。让她们来操盘坐庄？众人又重新打量了眼前的三人，在敬佩之余也生出些许怀疑之意。

贺大智虽然有些惊诧，却也猜出了几分，就试着问吴建国。

“吴总，我冒昧地猜测，他们三人进来，是不是要建立一套专用的证券交易操作系统，或者说是建立一个区域平台？”

贺大智说完把目光从他们三人身上转到吴建国身上。

吴建国说：“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将要建立一套独特的操作系统，这种系统还要能跟国外的某些信息系统产生联系，比如我们已经跟才在中国成立办事机构的汤普森签订了协议。当然，还有其他类似这样的信息咨询机构也跟我们签订了协议，以便更及时准确地得到相关的资讯数据，并成立自己专属的数据库。也就是说我们的信息是跟世界同步的。

“目前国内的这套系统总部在北京，不过很快就会移师到上海，你们都属于城域网。更具体的内容，日后你们自然会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中国的资本市场很快就会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们在信息技术方面自然也要国际接轨，而且越早越好。”

“那需要我们这边做点什么呢？”刘水生见吴建国一直没提到有关他们的情况，生出一些疑惑来。

“小刘，你们这边除接收贺总那边分配过来的人外，你们的系统还要跟贺总的系统相连，形成一个局域网，这属于内部网，有独立的远程嵌入端口，跟你们自身的运营网络没有冲突，算是隐蔽在你原网络里的另外一个内嵌网。这事，你们上海总部的李总跟韩总交涉过了，同意这么做，你回去后打电话确认一下。再强调一点，今天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外流，只能是在座的知道。如果有谁泄密，韩总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吴建国说完，冷笑着，在自己的脖子处做了一个“咔嚓”的手势。

吴建国接过陈彪递来的烟，点燃后深吸了几口，从嘴角吐出丝丝青

烟。他的这一举动，可苦了坐在他旁边的两位老外，只见他俩一个劲地挥舞手臂驱散着飘向面前的烟雾。

“系统测试好后，我们会有一个大的动作，要布一个大的局。动用的数额不算备用金，在这个数……”吴建国用右手的四个手指比画着。

谢炎惊讶地脱口而出：“4亿？”

吴建国不屑地瞪了他一眼，说：“再加个零！”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次的做局最后用到的资金额度超过了50个亿。

吴建国说：“数额这么大，当然牵涉面就很广了，会有近100个单位加入进来，各种机构，基金，信托资产等。所以我们走每一步都要更加小心。

“不过你们大可放心，跟韩总关系很好的几家私募基金也会参与进来，有他们进来，在各方的利益权衡之下，这次做的局相对来说风险系数就小了很多，当然我们得到的利益也会少一些，不过只要有得赚，不用那么贪心就是。”吴建国说完，得意地笑了笑。

“看来有一些股民投资者又要倒霉了。”贺大智听到要布这么大的一个局，还有权贵精英们的加入，这个即将展开的战场，未免有点血腥残酷。那些不知情的投资者，运气好的，可能喝点汤吃点肉，那些运气不好的，就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吴建国瞅了眼贺大智，说：“没想到做过庄的贺总也会有恻隐之心，哈哈……真是难得。在你曾经设计的战场中，不知道死过多少人，真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当然喽，这次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散户、大散户，还有那些想在江湖中寻机立足开创‘山头’的机构和国家的公募基金等等。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许多公募基金这部分机构的掌舵人大多都是半路出家，在很多管理操作的观念上还是走着老一套的路子，官僚作

风相当严重。把这些公募基金机构都快当成培训基地了，拿着基民的钱来锻炼自己在资本市场的生存能力，一旦略有小成，就离开这些基金自立山头创建私募机构，留下那些老弱病残的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基民。我们陈总曾参与编稿的《基金大黑幕》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嘛，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在这个江湖里行走就没有什么良善之辈，成王败寇，天经地义……”

吴建国越说越有劲，声音自然也大了起来，霸气十足！

陈彪坐在那里，想起参与编写《基金大黑幕》的事情就忍不住发笑。

吴建国说：“现在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前几年的经济软着陆让国家找到了经济发展方向。目前经济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增长速度，各方面都未受到破坏，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国家将要在基础建设和民生的吃、穿、住、行等方面做大文章。要搞大文章钱从哪里来？哈哈……”

吴建国把烟放进白瓷烟灰缸里，再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递给贺大智和刘水生，同时示意吕菲菲拿出几份新的小本子递给贺大智和刘水生及谢炎。

吴建国递来的资料里全是一些公司名单，有打钩标注的表示为已成立，未标注的为正在申请成立。后面有个表格式的栏目，单独标注了近十家公司。这十家公司都需要贺大智在宁波市注册成立，为将来布局参战做好前期准备。

刘水生的资料跟贺大智大致相同，只有些个别的改动，某些新注册的单位机构要在他那里的证券公司落户。

吕菲菲给的小本子里全是对应的数字编码，三位一体：时间，价格和数量。对应的数码这些都有中文注解，说白了就是操作密码本——盘口语言。

吕菲菲补充说道：“这本盘口密电码，在启用时吴总会通知你们。你

们负责人一定要熟记编码内容，每个单位不能超过三个人知道。这个战局结束后，密电码会自动失效。”

吕菲菲的声音跟她的人一样甜美，自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她说完后显出几分少女的羞涩，白嫩的脖子泛起淡淡的红晕。

吴建国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可以直接问，这个局开始的时候，我会通知大家，今天就到这里。”

吴建国见大家没什么疑问，叫来服务生把单给结了。

吕菲菲三人落榻在上海华美国际酒店，贺大智第二天用完早点后来接他们。

刘水生跟谢炎是顺道来上海总部开会，过几天再回宁市。

吴建国和陈彪还要去银行家俱乐部与韩总汇合，那两个老外自然也是跟着他们一起去。晚宴就这样结束了。

第十五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当两人的目光通过观后镜相撞之后，流露出的是一种纯洁的少女之美。

贺大智和上官青云回到宾馆，回到各自的房间。上官青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次宴会的思路，洗漱完毕，看了会儿电视就早早入睡了。

贺大智靠在床上却睡不着。今天发生的事太突然，酒虽然喝得不算多，但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就先打电话给“京城八爷”，在电话里确认了今天的事情后，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他本想再多问一些细节，“京城八爷”说正在忙一些事，就把话题给推开了。

贺大智跟“京城八爷”通完电话，又打电话给张正龙，问了问今天股票操作的情况。听张正龙说，今天 0731 股票的 K 线图上收了个小红中后，很是满意。贺大智随后在电话中将吕菲菲等三人要来公司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下，然后交代张正龙安排明天吕菲菲等三人落榻的地方。公司空房还有三间，一间重新布置成独立电脑机要室，一间布置两张单人床，增添些生活必需品。“京城八爷”的办公室就让给吕菲菲住，这个是“京城八爷”特意交代过的。贺大智见事情安排得差不多了，然后起身走到卫生间准备洗漱睡觉。

第二天，上官青云早早起床，用宾馆内线电话跟贺大智约好时间去吃早餐。早餐是酒店免费提供的，两人吃得都还满意。见跟吕菲菲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就离开餐厅，带上行李直接去前台把房给退了。

上官青云对上海的道路不算很熟，在几个路口都问了交通协管员，在协管员的指引下总算找到华美国际宾馆。

吕菲菲看见贺大智迎面起来，便主动上前打招呼。贺大智看三人早就办好手续在大堂等候他们时，不好意思地道歉了一番，然后领着三人出了酒店，将行李在车后安放好，坐上车向宁市方向驶去。

* * *

一路上，贺大智主动跟吕菲菲等人闲聊起来，当然主要还是些工作上的事情。

上官青云也只是偶尔在路面情况很好的时候说上几句，真真体现出了一个专职司机的良好素质。

“青云，吴总说起的那个‘刺客’是个什么意思来着？我现在都还有点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贺大智侧身问上官青云，实际上也是在问吕菲菲三人。

吕菲菲只说是个模糊的概念，自己不是专注这个的。她身边的鲁海波倒是打个比方说：“跟我们这些玩电脑的‘黑客’差不多吧。”

上官青云见大家都不说话了，看着方向盘前方，像是在自言自语：“吴总把那两个老外说成是‘刺客’，我想可能指的是‘经济刺客’吧，有的也称为‘经济杀手’。这些经济刺客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在各个经济发展中国家或者对自己国家有着重大战略利益的国家进行活动。他们肩负着建立所属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

“他们通过伪造财务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其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并通过欺骗手段，让成千上万亿的美金或者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所属国，为巩固、扩大所属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服务。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洗钱风波、伊朗国王的垮台、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总统之死以及美国入侵巴拿马，苏联解体等等重大的国际事件都与他们有关。”

上官青云说完，透过车内观后镜，看到吕菲菲正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审视自己。

上官青云能感觉出来这种眼神的含意，这是一种夹杂着好奇和爱意的审视，是一种钟情仰慕的眼神。当两人的目光通过观后镜相撞之后，吕菲菲那种少女的羞涩，掩盖了她自身的那份傲气，此刻她流露出的是一种纯洁的少女之美。

上官青云本能地将目光收回，果断逃避了这突如其来的触电。

上官青云不是一个对爱情冷漠的男子，他的心中有着一份很浓厚的爱与恨。他曾多少次因这种爱与恨从梦中惊醒。他现在不想再去碰触心中那片禁地。他把那份爱恨交织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动力，用忘我的工作来麻醉自己，可得到的效果往往是相反。

如果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上官青云会果断选事业不要爱情。他对待事业的态度可以高过他的生命。

上官青云并非不懂得爱，他爱过，而且爱得很深，那是一份刻骨铭心的爱。他的爱在那蓝色的眼眸里，在那白皙的肌肤里……他曾自嘲地说：“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但真爱过的人生却是痛苦的人生。”这就是他对爱的诠释。

为了打破这种突如其来的尴尬，上官青云幽默地说道：“你们这些电脑专家也就跟那些经济专家一样，人家叫‘刺客’，你们叫‘黑客’。就是一‘蠕虫’，而且还是一‘美女蠕虫’！”

这句话一出，就连似懂非懂的贺大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更别说车里的其他人。只有吕菲菲又好气又好笑，一时还真是无言以对，也就干脆跟着呵呵笑了起来，顺便再瞟了一眼这个有点让她心动的男子，然后把目光转向窗外移动的风景。

回宁市不比去上海办事，也不用那么着急，上官青云保持好车速在国道上平稳行驶。为了缓解坐车的沉闷，贺大智打开车里的CD播放他最爱听的邓丽君专辑。

贺大智借此时机正好想想吴总昨晚说的那些事情。对于联庄，贺大智正常情况之下是很少参与的，除非是“京城八爷”的特别安排。这次也不例外，看来是“京城八爷”早就跟吴总他们沟通协商好的。对于这个人员的调动，虽不合常理，但调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不能再用老一套的坐庄模式来行走江湖，如果不与时俱进，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人家嘴里的红烧肉和盘中餐，也必将成为这个江湖中一颗逝去的流星。

联合坐庄的系统性操作风险，要比独自坐庄的风险大很多，更何况这次参与进来的公司之多金额之大，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最主要的是这个主操盘手是他以前未曾听说过的陈彪。他的实力如何？操作风格如何？他布局的策划方案是否无懈可击？这么大的一个局会不会引起证券管理部门的注意？从布局到做局，到定局，再到最后的结局，这整套的环节会不会出现意外？这些问题都只能在这个局开始之后才能浮出水面。而目前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把0731这只股票清场。想到这里，贺大智示意把车内音乐声调小，然后拿出电话打给张正龙，告诉他今晚大家都去外面吃饭，让他找个体面的饭馆订个包间，给三位新来的同事

接风。

下午3点多，车在大楼正门外露天的临时停车场停下。上官青云帮着吕菲菲提着行李向电梯间走去。到了公司所在的楼层，前台值班员也帮着把两位新同事领到张副总事先安排好的房间。吕菲菲则由贺大智亲自带到董事长的办公室。把行李先安放好之后，吕菲菲参观了这个“凹”字形结构布局的公司，然后众人又一起来到操作室。张正龙等人显然早有准备，相互热情地打过招呼后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此时股市也正好到了收盘时间，贺大智顺便看了看0731农新股份今天的盘面情况，见K图上出现个小红中，价格控制在8.54元，当日涨幅2.38%，便满意地点了点头。

“晚上准备带我们去哪儿吃饭呀，我们的后勤部长？”贺大智打趣地说。

“有家开业不久的餐厅名字叫鱈鱼庄，正在搞活动，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包间已经订好了，是个两张大桌的包间。”张正龙回复说。

晚上大家就在鱈鱼庄大摆筵席，为新来的三位同事接风洗尘。酒足饭饱后，各自散去。

第十六章 看戏

那种上涨的势头早已是灰飞烟灭，战场上一片狼藉。六连阴的强势出货走势，会让前面追进了的股民产生“晕股”现象。

次日，工作又进入正常的轨道。吕菲菲认为机要房需要重新改动，要安装单独的高速网线和全新的高配置电脑，并增设终端服务器。她还做了规定，除了贺大智和上官青云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入内。张正龙为此事还郁闷了半天，机要房都是自己忙里忙外的成果，却连进入机要房的级别都不够，后经贺大智开解后，才悻悻地接受。

“今天不能延续小红中走势了，做个小幅度的碾压，K图也不要做得太难看，就把昨天的涨幅吃平就行。马斌，王小林，冯波，东东你们四人等农新股份这场战役结束后，就会被调去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在那边要好好学习，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会经常联系的。”

当贺大智在操作室宣布这个决定时，四个人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只是强忍着，虽有千万个不愿意，但也只能默默地点头。

大家相处时间不算太长，彼此的感情都还不错，难免会有些依依不舍。

晚上，吕菲菲习惯性地睡觉前打开电脑上网，屏幕上弹出 Gtalk 聊天对话框，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在闪动。

干爹：在宁市还适应吧？

菲菲：还行吧，没有我想的那么坏。

干爹：你对贺总有什么看法？

菲菲：才来不怎么了解，但第一印象不错，是个有本事的领导。

干爹：跟你干爹比起如何？

菲菲：又来了，这么大把年龄了还要那么虚荣。哼！没你好，这下行
了吧！

干爹：哈哈……

干爹：那几个系统你要抓紧时间研究出来。你肯加入进来帮我真是太
好了。这事情成功了，我给你找个好婆家，都快30岁的人，还没有找
到个归宿。

菲菲：你看你，又说这些，当心我不理你。

菲菲：我认为公司里那个叫上官青云的年轻人不错。

干爹：哦，何讲？

菲菲：风雅博识，能力很强，远超您跟贺总。

干爹：你私下查一查他的资料，以后多观察观察。

菲菲：嗯。今天就汇报到这里，你的办公室我很喜欢，嘻嘻。

关了聊天软件，吕菲菲拿出一个独特的印有 DEC 商标的设备连接
上她的电脑，电脑上出现一连串的源代码，她纤细的手指随即敲入一串
字符。

“潘卫国和鲁海波你俩从 UNIX 系统进入 VMS 操作系统，我已放
开进入窗口……”吕菲菲结束了跟干爹的通话，随即转移到正常的工作
中来。他们正在加班研发系统。

贺大智安排张正龙去找一些不同的能办理注册公司的中介。接到这个任务后，张正龙就没能睡好觉，还好有个财会人员陪同，倒也不显得孤单无聊。这些需要注册的公司行业跨度很大，还不能引起中介的注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得找很多家中介来负责办理。

* * *

一个晴朗的早晨，刘水生开完晨会回到办公室，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喂，哪位？”看到是陌生的电话号码，刘水生语气显得有点生硬。

“刘总，这么快就忘记了？我，贺大智。”

“哎哟，你看我这记性，对不起贺总，我还说找个时间给你打电话呢。”

“上海一别又是几天过去了，吴总说的从我这里调人到您自营部的事，我想跟你商量下，晚两天行不？我手上还有批货没有出去，等办完这事就给您送过来。”

“就这事呀，不急不急，贺总您说了算。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就把人给送过来吧。”刘水生还以为又有什么重大事情呢，听说是调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们晚来一点，还能少付点工资，所以压根儿不急。

刘水生说：“过两天，我还要再去趟上海总部，等回宁海联系，咱们再聚聚。”

贺大智挂断电话，心想，这下可以专心地把手中农新股份的事给处理了。当然这里还有个重要的变动要跟标的公司的老总江兴华说，就是填权行情的项目合作计划不能再做了，必须推后，现在得把资金空出来等着吴总这边的指令。江兴华嘴上说没有什么事情，但明显不高兴，不过没有办法，毕竟以后还要合作。更何况眼前小部分的老鼠仓急着要出

去，还正求着贺大智办呢。只能按照人家重新制定的计划行事。

“从明天开始把 0731 股票拉出个中阳来，在三天内把股价从 8.3 元搞到 9.5 元以上，然后再往下打回到 8.2 元附近等除权日。这次的拉升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贺大智在开战前夜突然宣布。

吕菲菲听到这个安排也大为惊喜，她也想看一看贺总是如何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

第二天，吕菲菲等人说是放松一下，特意走进操作室，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操作交易，说希望能从他们的实际操盘中得到某些启示。对这个提议贺大智是不会拒绝的，贺大智也正有此意，他们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研发出对实战有用的系统来，要不然，花了时间研发出来的只是个好看不中用的东西，那才叫有苦说不出。所以就算吕菲菲不说，贺大智也会主动提出邀请。

提前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今天主要是由上官青云指挥的第二组来表现。股票拉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不能暴露自己的意图，又不能过多地增加自己的拉升成本。

新一天的交易开始，农新股份平开，随即出现直线式的下压，从开盘价 8.40 元落到 8.28 元，多么吉祥的一个数字，这种杰作当然是出自贺大智的第一组之手。上官青云得到示意后，在此价位把场外的杀跌盘硬生生地接住。8.28 元价位的下托量越来越大，卖单越来越小，贺大智早已逐级撤了卖单，卖 2 卖 3 两档出现瞬间空档位，虽有几小单挂在那里，还没有等多久，上官青云把放在 8.28 元价位的托单全部撤回。股价并没有因撤单而下沉，反倒出现一个长直线的上冲，把放在 8.38 元以内的卖单全部吃掉。这是由于上官青云这组的买入，越往上买卖单越少，接近 8.49 元部分惜筹的散单表现出来了，贺大智见此情形，再放出诱单下压。果然，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惜筹跟着卖出来，股价又回到 8.33 元。

这样几个来来去去，一上午就在 8.49 元价收盘。下午，开盘并没有遇到什么卖出盘，也只有很少的跟风盘。

下午 1 点到 2 点这个时段是最容易犯困的，但操作人员却个个精神抖擞，神情专注，在上官青云的指挥下快速地下着买单。

股价一个劲地往上冲，盘外有些清醒过来的人，也加入到跟风盘里来，上官青云的买单越来越少，而股价却没有下来的意思，股价冲到 8.65 元。上官青云命令，把上攻的买进单全部撤回，改成下托单，先后在成双数的卖出档位上放上大量买进单。

贺大智一组正在小量地放出部分卖单。这样一来一去地对倒，上拉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多少，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这种平衡。最后过了 2 点 45 分，上官青云再冲击一波，股价直接打过 8.70 元，这种上涨的盘面真是吸引人，跟着出现很多往上的买单。股价冲过 8.75 元后，贺大智放出几把大的卖单，这些大单起的作用不大，直到收盘，股价还停在 8.73 元，涨幅 4.18%。很受炒股者喜爱的一个 K 形图。这会给那些技术派股民及分析专家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吕菲菲直到躺在床上都还在回忆今天的事情。她的悟性极高，她要等贺大智他们把这只股票做完，再告诉他研发系统的内容，现在她要保密。

贺大智给江总打通了电话，从语气里听出他的心情不错，江总在电话那头说看到了这段时间农新股份的股票走势情况很满意。当贺大智提醒他注意明天的情况时，他心领神会地连声说：“谢谢……”

贺大智挂断电话，又回到这几天一直在想的问题上，是被动地等待谜底揭开，还是自己主动去做点什么。贺大智找来上官青云商量，让他在这只股票做完后去趟香港，以自己的名义去注册办理一个 BVI。他会跟香港能办理 BVI 业务的中介公司联系好，到时上官青云直接过去办理

就行。并交代上官青云，此事只能他俩知道。

贺大智秘密办理的这个 BVI，并未在吴总要求他办理注册公司的名单之内。他做事一向严谨，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局，他也有自己的考虑和安排。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想自己完全被动，他要尽可能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这是贺大智为人处世的一贯原则，这种原则是他能在这个险恶江湖里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

第三天，0731 农新股份小幅度低开，股价一直在 8.60—8.72 元之间游走。10 点 40 分，贺大智的一组和上官青云的二组同时以大单买进，股价一路高歌前进，路遇的各种卖单全部吃掉，这种遇鬼杀鬼，遇仙收仙的气势足以让很多场外的观望者心动。

涨幅达到 6% 时，很多平时就爱追涨的股民，看到目前大盘也算稳定，K 图还出现着小红中，忍不住追抢了进去，股价瞬间冲到涨停。可 0731 农新股在涨停处遇到几股强劲的卖单下压，稍微震荡了一下，直接 2 万多手的买单在 9.60 元的股价位上封死涨停。涨停处的买单还在不断增加。伴随着封涨停的买单增加，卖单在逐步减弱。至全天收盘完毕，就算中途上官青云这组撤了买单，还不失时机地出了几组大卖单，都没有将封盘撕破，就这样封死的涨停都没有打开过。

晚上贺大智收到一条只有“谢谢”两个字的短信，他会心地笑了笑。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次日股价惯性高开外，就一波三折地往下走，那种上涨的势头早已是灰飞烟灭，战场上一片狼藉。六连阴的强势出货走势，会让前面追进了的股民产生“晕股”现象，割肉吧，不割肉只会死得更惨。这样的论调在股民当中历来都不少。除权日前一天农新股份在收盘时安安静静地落在 8.32 元。贺大智等人顺利地完成了预定的计划。

这种阵势把吕菲菲看得眼花缭乱，这跟打仗有什么区别？虽然操作老土了一点，但是从观赏性来讲还是很有艺术感的！

第十七章 莫问前程

他们是战士，对战场有着近乎狂热的迷恋。越是艰难就越是要去挑战。

华新证券营业部高级客户 03 室，魏军正在电脑前看着当天的盘面图。刀一辉、周汉生、徐建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静。面对久别的兄弟，魏军有些激动，逐一拥抱了他们三人。“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刀一辉高兴地说。

这边的骚动，引起其他房间股友的好奇，纷纷探出头来看。客户经理邓伟强正好路过，也见到这个场面，挤身进了屋内。魏军见邓伟强来了，顺便把几个兄弟介绍给邓伟强认识。其他股友发现没出什么大事，都各自回大户室。见邓伟强要走，魏军追上几步说有事跟他商量。

“你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好说，我重新给你们安排一下，找一个偏僻角落的房间。”邓伟强说。

“那非常感谢你，今天我们兄弟几人相逢，我做东。你也一起来吧，找个体面的地方喝几杯。”

邓伟强想想反正今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又是自己老婆的同学宴请，老婆应该不会有其他意见，就欣然答应下来。

宁海大碗菜餐厅，云波厅的包厢里，几个人酒足饭饱。

“老魏你的这个想法不错，我同意，你那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邓伟强扶着魏军的肩头说。

“死神镰刀，这个名字不好听。要取也得取个响当当的名字，以后在股民当中也要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魏军带点醉意地说。

“诶，大家都来想一想，为我们这个团队取个什么名好？”

“魏哥，你说了算，你说什么好就什么好。”

“叫狙击手吧，这名字太军事化。跟我们股民不太合适。”

“叫狙击敢死队吧，反正现在股市也是这个鸟样，只有不怕死的才敢冲进来。”刀一辉说完自己都忍不住笑开了。

魏军说：“这样，在小刀的启示下，我想到一个名字，跟我们现在商定的操作风格也很像，只不过名字有点长，叫狙击涨停板敢死队。”

“好，我看这个名字取得好，有那么点味道。”邓伟强在一边鼓掌支持，“哈哈，以后大家都会知道我们证券公司藏了这么个神奇的队伍。”

魏军说：“我的兄弟们这两天就会把户转过来，到时又要麻烦邓经理了。”

“没事，这事包在我身上。对了，你说的那个融资的问题，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回复，我要向上面汇报。不过这也要等你们做出点成绩来，我才好说，这个你可要理解。”邓伟强说。

魏军说：“没事的，我只是问一问，能办得成就办，这事我理解。”

重逢的四人，注定将会在中国的股市江湖里留下一段传奇故事。

* * *

冬去春来百花开，又到了播种的季节，魏军也要开始播种了，只是他播撒的是友谊的种子。魏军看到重新回到贵宾室的兄弟们，他在想能让兄弟们快速掌握这套狙击涨停股的技法。他相信，他们的重逢不是昙花一现。因为他看到了兄弟们对资本市场的眷恋。他们跟他一样，深深

地热爱着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因为他们是一路人，他们是战士，对战场有着近乎狂热的迷恋。他们不怕输，不怕流血牺牲，更不怕魂飞魄散，他们的内心充满着信仰，这个信仰就是——重生！重生的战士会用更好的装备重返战场。时势造英雄，英雄彰显时势。

魏军给自己的战队定下操作行为准则：以吃庄家为生，即洞悉庄家动向，果断吃进，火速撤离，操作快、准、狠（寓意：快如灵蛇，准如猎隼，狠如孤狼）。在股市中不分牛市和熊市，只有目标。打击目标时间一到，有利没利都坚决出货，绝不手软。他们的操作理念：股海有经，行者无疆。

三人原来所定的职责和方向保持不变，新加入的马莉莉为刀一辉的私人秘书，配合刀一辉收集各种资料，做市场调研。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要让兄弟们都明白狙击涨停的精髓，切入涨停个股时间点、价位点，为庄家拉升涨停做贡献的同时自己也能分到一杯羹。

“为庄家拉升涨停做贡献？那不是找死嘛！”

“是的呀！这才叫敢死队嘛！哈哈……涨停敢死队！”

这套战法跟兄弟们分享以后，大家都收获不小。只差在实盘中运用了。为方便兄弟们更直观地理解这种短线交易的魅力，魏军讲解时，在实盘的某些个股中小量穿插，做些实际操作。虽然没有完全体现出他这套战法的能量，却也足以让大家眼界大开。

“魏哥，我这里收到一份资料，有只新股要上市了，代码为 3026 东海发展，现在正在做上市前的准备工作，我们要不要参与打新呢？”刀一辉指着电脑里收集的一堆关于东海发展股票的资料说。

“好，把资料全部拷到我的电脑里，我仔细看看。大家也都拷下来存在自己的电脑里，看后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魏军拷过资料，开始认真研究。

“咦？这是一支跟 H 股关联的股票。”

魏军从资料里发现东海发展早在 1994 年时就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只是当时上市的名称不是现在这个。那么现在看来，这只东海发展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新股票，它只能算是回归 A 股的新股。看完大部分资料后，让魏军头痛的是，他不知道现在 H 股里东海发展的走势情况，看不到 H 股的相关行情。他现在唯一想到的就是去找客户经理邓伟强，看他能有什么办法。

从邓伟强那里得到的信息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总算是得到一点点不太确定的指点。或许是性格使然，对于自己想搞清楚的东西，越是艰难他就越要去挑战。他要赶在东海发展在 A 股上市前搞清楚这只股票的特点。

“东海发展目前的资料还不算全，大家都想办法去找一找相关信息，不管真假全部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近期的任务，看来我们登场的时间要到了。”魏军这种富有鼓动性的话语听得大家群情激奋。

清脆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大户室的安静，马莉莉拿起电话。

“莉莉吗？”

“我是，你是？”

“我的声音你没有听出来？不会是把我给忘记了吧，我是陈晓燕。我现在在宁市。”

“啊呀，是晓燕呀，刚才看到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没想到是你，你来到宁海了？什么时候来的？”马莉莉说着往外走，怕她的通话影响大家做事。

“来两天了，到宁海姑姑家玩玩，过几天就回广州。听说你也在宁海，想在走之前跟你联系一下。”

“这么快就要走？不多玩几天……”

“我过段时间还要来的，这次要不要见面？”

“见呀，当然见了，正好明天没事，我打电话约你吧，你现在是不是用的这个号码？不会变吧？”

“是的，在宁海我都用这个号，明天我等你电话。”

挂断电话，马莉莉高兴地走进屋里。

“莉莉，明天你跟不跟我们去明通山？”刀一辉问。

“你们要去明通寺上香？”马莉莉问。

“是的，先去求佛祖保佑我们旗开得胜。”刀一辉说完用期待的眼神望着马莉莉。

“我不去了，明天约了个朋友，是陈晓燕。她，你好像没有见过，是广州的，这次她到宁海的姑姑家来玩，联系上了我，我俩好久没有见面了，想跟她在一起聊聊。”

* * *

宁海老外滩的风景白天跟夜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周六阳光明媚，三江堤岸人行道上散步游玩的人很多。面向江边一排排的商铺都是酒吧、茶吧、中西餐厅和咖啡屋。香叶咖啡屋二楼一个靠窗小桌，两位年轻女性正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这次来宁海就这么短的时间？不能多玩几天？”马莉莉问。

“我这次来是帮着姑姑处理一些事情，这不刚安排好，就找你来了吗？本想一同见见你的那位白马王子，可惜今天不能如愿。”陈晓燕笑笑，喝了口杯中的咖啡。

“我可不敢让你见他，害怕你把他抢跑了。”马莉莉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噫！别人吃剩的我才不要呢！”陈晓燕做出怪样。

“对了，你这次回去了还来宁海不？”

“来呀，姑姑现在一个人在宁海，两个儿子都在国外，挺孤单的，我这次回去把店里的事情打点一下就会过来陪她，下次来宁海可能待的时间就会长一些。”

“莉莉，你俩现在决定安顿在宁海？”

“有这个打算。嫁夫随夫，我现在是跟着他嘛。”

“他是做什么的？说这么半天都还没有告诉我他的职业。”

“我先生他叫刀一辉，专职炒股，我现在也跟着他一起在炒。”说完马莉莉独自端起咖啡品了一口。

“啊！你们也炒股？你那工作不做了？”

“那工作早就不做了，在宾馆做个大堂经理有什么前途，还不如自己出来做，选来选去就选中炒股。”马莉莉看到陈晓燕吃惊的样子，不以为然地说道，“炒股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感到很不错，自由自在。你可不要对炒股的人抱有什么成见，至少对我不能抱有成见。我可是股市中的女中豪杰！”

“我一点也没有成见，因为我也是炒股的，但不是什么女中豪杰，是被骗得一塌糊涂。”陈晓燕说。

“是个什么情况，能说不说？”马莉莉话题又多了些。

陈晓燕就把她如何进入股市，委托那些做广告的机构代为炒股，把自己辛苦存下的嫁妆钱都快赔完了的经过说了出来，听得马莉莉义愤填膺，真想拿把刀把那些人给剁了。

“那你现在还炒股吗？”

“我取消那些代理人的资格自己来管理了，反正钱也没有多少了，不想管它。”

“这样呀，自己管理好。以后不要再相信那些人了。”马莉莉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被骗成这样，心中突然闪现一个想法，这个想法现在还不能

直接跟陈晓燕说，她还得要问问她的小刀哥。等得到小刀哥的答复后才能把心中的这个想法告诉陈晓燕。

“你炒股怎么样？不会跟我一样惨吧？”陈晓燕问。

“我们还行，我加入了我先生的炒股团队，都是几个爱炒股的散户。我们那个团队的魏大哥很不错，跟他学到很多东西。”

随后马莉莉就如以前刀一辉在她面前说起魏军的情形一样把魏军的故事说给陈晓燕听，听得陈晓燕直咋舌不敢相信。

“真有这样的人？下次来你介绍我认识一下嘛，我保证不会去勾引他……”两人又是一阵大笑。

“别光谈炒股了，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像你这样美人儿不要告诉我你没有谈男朋友。”马莉莉说。

“还谈什么男朋友，谈什么爱情，那些都是骗人的。尤其是那些男人满嘴里说着爱你的甜言蜜语，转过身去就会跟另外的女孩子说一样的话，你想到这些恶心不恶心。我现在是不相信爱情，就好比莫斯科人不相信眼泪一样！”陈晓燕说。

马莉莉说：“有这么严重吗？是不是你对爱情带有偏见？”

“爱情就是一场梦，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梦醒时，爱情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痛。爱情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不能长久，能长久的又不是爱情……”

“不是爱情是什么？”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说不出来。”

马莉莉呵呵笑着：“你是看琼瑶的小说看多了吧。”

眼看着到了中午用餐时间，马莉莉与陈晓燕就在香叶咖啡屋里点了中餐。吃完饭，两人就沿着江边闲走了一段，在一路口处分手。

明通山风景区位于宁波市西北，为四明山支脉的最高峰，海拔 800 米。四周群山环列，素有“四明第一山”之美誉。明通山上的明通寺始建于唐代，千百年来，香火旺盛，高僧辈出，乃禅宗十刹之一。气势非凡的大雄宝殿坐落在参天古木之间，千丈岩倾泻而下的瀑布混合着古刹的钟声，更让身处此间的人有种超凡脱俗之感。

大雄宝殿内众多的虔诚信徒跪拜在佛祖面前，祈祷心中的愿望能实现。周汉生、徐建、刀一辉三人一同上完几炷大大的高香，跪拜完毕添上香油钱，来到进门右边的求签处，每人按心中所愿求上一签。

刀一辉从签筒中摇出一支签递给解签大师。大师接过签，看过签文之后，在眼里一闪而过，抬起眼来看着刀一辉说：“施主，你抽的签所对应的签文是：泗上亭长作天子，天地交养万物新。自形自色自欢欣，事事循环土中生。森罗万象过琼海，九五入宫定中原。”

刀一辉并未明白签文的意思：“恳请大师解签。”

大师抬眼看看刀一辉，再看看他身边的周汉生和徐建说：“此签为上上之签，大吉；求财者得财，求物者得物，求人者得人，可谓万求必应。”

听到大师说是上上签，刀一辉等三人大为高兴。周汉生和徐建也就不再抽签。

大师并不理会三人难掩的高兴表情，接着说：“求得此签者，老僧至今为止所见不过五人，你是第五个。前面四人都在大福大贵之后，前来还愿。你等日后心愿一成，定要前来还愿。”

你等？刀一辉听出大师话外有音，便想问个究竟：“大师所指的‘你等’又是何意呢？”

“我说的‘你等’是指你们三个人，你三人同来求拜，所求之事为同一事，而此签也应明为三人同签。”

很多旁听的善男信女都为刀一辉求得如此好签羡慕不已，现在听大

师如此解说，等着抽签的众人便更为好奇，都期待大师讲明“三人同签”的原委。

大师见现场人很多，招呼另一年轻的受戒弟子过来帮着招呼其他香客，然后起身对刀一辉三人说：“几位施主请随我来。”

周汉生心想，大师会不会是借解签之事，想私下要些好处费？转念又一想，佛门净地怎么能发生此等凡夫罪恶之事呢？定是自己心生邪念误解了大师的用意，且先看看再说。

大师领着三人退出大殿，穿过两条连接大殿的廊道，来到绿荫掩映下的一排红色厢房处，推开厢房第二间门，进到屋内说：“几位施主请屋里坐。”

刀一辉等三人进入厢房，室内极是简陋，除几张桌椅之外就是一张干净整洁的床。

“大师把我们请到您的厢房来，莫非是有话想问我们？”刀一辉说。

“敢问，几位施主是不是前来求前途的？”大师问。

这次是周汉生先说：“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只是总感到心有不安，特来求解。求问前途也是此事之一吧。”

随后周汉生把几人将要做的事简要讲了一遍，并谈了些自己对炒股这个行当的认识和思考。

大师听周汉生说完，沉思了一会儿说：“想必几位施主已是胸有成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此签已见天子，天子为上上富贵，见天子者，尽事成矣。不过，霸主各占一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几位要想在此间游刃有余，必得天助，今日看来，事必成。”

三人听到大师说此事必成，个个表态说事成之后定来还愿。

大师又说：“此签还另有一签文做附，这也正是我单独把你们请到这里来的原因。这个附签的签文是：莫道高山龙易识，行到平洋失踪迹。

藕断丝连正好寻，退却愈多愈有力。欹斜侧石倒破空，祸福轻重自不同。念得龙经无眼力，万卷藏真也是空。脚下横拖为带剑，文武功名从此辩。横看是顶侧是峰，此是贪狼出阵龙。”

三人听完大师的签文，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懂非懂。但眼前朦朦胧胧仿佛出现了一幅幅股票 K 线图形在随着大师所说的话上下翻腾。

大师说：“这个附签的文字是何意，我不再给你们细说，你们自行去参悟理解。”

然后，大师又说：“我再送几位施主几句话：先舍先得，先死先生。莫问涅槃何处寻，转身回首弃心高。入身股海，应物随缘；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股，是股是形，是股是影，有影有形，有股无心；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心即是股，股即是心，除此心魔，更无他物。”

刀一辉、周汉生听得入神，徐建却拿出挂包里的笔、纸记下了刚才大师的告诫。

最后大师说：“该说的都说了，出家人不打诳语，各位施主请回吧。”

还是周汉生反应快，问道：“大师如何称呼，还愿之时能否再见到大师，今日所说之事要收多少钱？”

大师坦然一笑，说：“此院方丈称我为慧净师兄，我是云游到此的过客，一切随缘。今天之事我不收你们的钱，如果说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各位也就不必拜佛了，直接拜钱就行了。”

周汉生等人一阵哑然。见大师不再多说什么，就先行告别了慧净大师，一起离开了厢房。三人再次来到大殿，在功德箱处各自再次放入一些香油钱，离开了大雄宝殿。

在大殿外久等的魏军见到三人有说有笑高兴地出来，心想，这次陪

他们来烧香拜佛定可安他们的心了。魏军与三人会合后，提议还要去妙高台风景处看看，四人就一起走向通往妙高台的青石路。在路上周汉生把刚才抽签的事完整地告诉了魏军，魏军听到有这样一段奇巧的插曲，很是为他们高兴，看着徐建记录下来那些禅语，心中难免又想起黎叔来，只能在心中暗暗叹气。

四人站在妙高台极目望去，云海波涌，爽风扶面，松涛盈耳，近峦远岗，仪态万千，一派令人心驰神往的景色。虽没有一览众山小之感，却有一峰在云端之势。四人玩得尽兴，在刀一辉接到马莉莉一个又一个的催促电话之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第十八章 兵者诡道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海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里，全部员工都正襟危坐着开会。

贺大智说：“现在总算是清闲下来了，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好好放松放松，下周一我亲自送马斌、王小林等四人去新的工作岗位。明天是周六，好久没回家的，都回家看看吧，大家别忘了散会后去财会室领取这次的加班费。”

贺大智又说：“机要室三位新来的同志，第一次到宁市来，要不明天也去市里繁华地段或者哪个风景区逛逛，我安排青云副总陪你们。”

听说要出去玩，第一次来宁市的潘卫国和鲁海波自然是很高兴。但转念一想，有两位领导在，我俩逛什么呀，一点自由也没有，更不想去当这个电灯泡。就主动提出，他俩自己单独去逛街，并且保证不会走丢。这样就只剩下上官青云和吕菲菲了。吕菲菲猜出了这两小家伙的心思，也不便多说什么，自己正好也可借此机会了解了解上官青云这个人，就瞅了他俩一眼，点点头认了。

上官青云一直沉默不语，他心里想，这就当是周一去香港之前贺总安排的一个新任务了。

会议快要结束时，吕菲菲提出开个部门会议，顺便汇报一下近几日

机要室的工作情况。当然，会议只有本部门的三人再加上贺大智和上官青云两人参加。其他人就随着张副总走出会议室到财会室领加班费去了。

吕菲菲见会议室只剩下他们几人，便拿出身边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上投影仪，调出画面开始说：“我们这次加入到这里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更新以往坐庄操盘的传统思路。现在社会在变，我们也要跟着变，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得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之小。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不再是一个地域性的资本市场，而是跟世界同步接轨的世界性资本市场。既然跟世界同步，那就必须得学会世界顶级的坐庄操盘理念。

“以前我们收集资料主要靠国家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其次是私下用钱买来的资料，这个虽然带有一定的隐匿性，却也是处在表面层的。而现在我们要增加一个更深的层面，这个层面会跟着科技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而隐藏得更深。它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产物，但它却真真实实地就出现在我们身边。它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黑客世界！”

吕菲菲说：“黑客可以肆无忌惮地窃取别人最宝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甚至可以任意篡改这些资料的内容，还可以恶作剧地使依赖计算机网络工作的地方变成他们的附庸。这些黑客，他们自发组织起一个很强大的黑客军团。他们有着自己的行为守则，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文化理念。”

吕菲菲边说边调换着银幕的画面，将一些更直观的资料展现给了贺大智和上官青云。

贺大智和上官青云隐约有点明白了，“京城八爷”把他们安排到自己操盘的这个队伍里来，就是要借助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才学为自己搜集到更精准的信息和情报。虽说这些情报是见不得光的黑暗物质，但“兵者诡道”也！所以他俩现在相信这也是“诡道”的一部分。

吕菲菲依然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是‘魔幻圣域’俱乐部的VIP成员，我们可以分享全世界众多不为人知的信息。我们在俱乐部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名字和代号。目前任何一种形式的战争都离不开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破译，要真正做到知彼的最大限度。”

随即，吕菲菲又切换了几张银幕上的画面，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资本市场里设计出几套独特实用的系统，来为你们提供最大的支持。除了收集情报以外，还在其他地方为你们提供全方位协助，到时候贺总和青云副总你们都会看到它的实用价值。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系统叫‘上帝之眼-@’，它是一套全方位收集信息和情报的系统。它可以通过网络入侵到最高的绝密级系统，利用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第二密钥，打开使用者的‘后门’，获取资料。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偷窥和窃取，不进行干扰和破坏。当然这个系统的自我保护和防御能力也是很强大的。它所体现出来的成果，在日后我递交给两位领导的资讯里会展现。”

吕菲菲说：“在这个系统之下另外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策赢智通分析’系统，一个是‘策赢智通分单’系统。‘策赢智通分析’系统是一款实时分析系统，它可以从股市集合竞价开始就实时跟踪分析，自动对大盘及个股的盘面进行分析，并可以根据内置模型进行快速推演，得出参考结论，每10分钟（这个时间数值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自动更新一次数据。对隐匿很深的庄家化整为零的吸货手法可以有效地探测出来。也会对各类型敏感的盘中交易数据进行报警提示。它跟现在市场上的分析软件不同，那些都是对收盘后得到的数据进行再分析，属于延后分析。此系统也可以在期货和外汇交易里使用。”

吕菲菲接着说：“‘策赢智通分单’系统是一款即时下单交易系统，它又分为两个内生系统程序：‘下单生成系统’和‘下单执行系统’。它的作用就是把你们现在靠人手来控制的众多账户，进行集中打包进入系

统平台，然后在此系统里根据不同的交易席位自动分配成交数量，只需要两三个人就足够对付成千上万个交易账户。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藏有一个更大的隐匿后门成交系统，可以借助别人的交易通道席位来成交你的单子。这样证券监管单位就很难追查到是谁在大量买进或卖出，是谁在操纵着这些股价的走势。”

吕菲菲说完要点，并未停顿，继续说：“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即将要做的工作。这几个系统可合为一体，也可分开单独使用，互不影响。兵者除了‘诡道’之外就是：‘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现在我们还得到了一些情报，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国家都在单独成立一个军事兵种叫‘网络新军’。”

吕菲菲说完，接过贺大智递过去的咖啡，轻喝了一口。

“真是太妙啦，第一次听到这种概念。这可以说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减少了我们很多的后顾之忧。目前就期待着你的系统早日研发出来。”听了吕菲菲的介绍后，贺大智心中充满着无限的喜悦。

上官青云回想着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默默地点了点头，而他这个轻微的动作又被吕菲菲看在了眼里。

“上官副总有什么疑问吗？”吕菲菲放下手中的咖啡杯问。

“像你们这些黑客级的人物，难道就没有人来管理和制止吗？”上官青云问。

吕菲菲说：“有呀，有电子警察来制止我们的行为，但效果都不明显。原因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世界是猫多呢还是老鼠多？说到管理，黑客群里高资历和高技术的人都会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这个独特世界的和平，黑客们虽说都是一些年轻人或者学生，但他们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平时除了技术交流之外，也会在黑客个人和团队之间搞一些技术类的PK，来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弃旧探新是推动着黑客世界永远存在的

动力。

“黑客们除了进入常规的系统之外，也会进入一些像 X.C25 这样独特的网络，因为这个网络大多数国外银行都在使用。当然，这个网络的电子警戒也很严格，那些电子警察来追踪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设置各种障碍阻止他们的追踪。有时你可能在中国，但对方追踪到存在的地方可能就在美国或者是在德国某个居民楼的地下室里。不得不说，我们的存在还得感谢这个另类世界的一些潜规则：不要破坏你侵入的计算机系统，包括使系统崩溃；不要改变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非要修改日志信息掩藏你的踪迹；不要肆意分享信息等。对我们来说，访问其他人的电脑系统就像去北京的故宫逛一圈一样简单。技术拔尖的黑客都是些优秀的人才。”

吕菲菲说到这里，指了指身边的潘卫国和鲁海波。

潘卫国和鲁海波谦虚地笑笑，从他俩略显稚嫩的脸上，很难看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

吕菲菲调换了银幕上的画面，接着说：“当然黑客中也有让人鄙视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他们算是这个世界里的人渣。有个代号叫‘蓝色闪电’的黑客，他可以说是混迹在这个计算机世界的外围，他的爱好就是专搞破坏，偷盗别人的信用卡卖钱或消费，其结果就是被警察抓获判了刑。像他这种害群之马在这个圈子里自然混不下去。故此，黑客也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可怕。”

经过吕菲菲的一番讲解，贺大智和上官青云脑海里的疑问终于解除了。这无疑是一场全新的操作革命，这种革命会因为他们的加入而不断更新。在资讯为王的时代，一切资本都只是待人啃食的猎物。

“贺总，我想下周请两三天假，去香港见位朋友。”上官青云说。

贺大智心里知道，这是他的安排，但上官青云离开公司不能让其他

人产生怀疑，尤其是还当着吕菲菲等人的面。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关心地问两三天时间够不够。

这两天贺大智跟香港代办的公司全部联系好了，只等人过去签字就行。吕菲菲听到上官青云要去香港，欲言又止。这种表情被贺大智看到，打趣地说：“我们的女黑客菲菲女士有什么话要跟青云副总说吗？”

吕菲菲浅浅一笑，说：“我想请上官副总帮我带瓶卡尔文·克莱恩 Obsession 迷惑香水。”

上官青云听到这个香水的名称，瞅了吕菲菲一眼，心里思忖：她要搞什么鬼？她知道我穿的衣服是卡尔文·克莱恩的，却要带这个牌子的香水？而这明明是一款男士用香水，她想干什么？莫非是想送给她的男朋友？看她这个年龄也应该有男朋友了……这些念头在上官青云脑海里一闪而过。

贺大智对香水本身也不了解，他见上官青云愣在那里半天没有回答，好心解围地说：“青云，你就给她带一瓶来吧，多少费用算在公司账上。”

上官青云听贺大智这么一说，更不知如何回答，本来还寻思着把这事给推了，没想到此时贺总掺和进来，瞅着吕菲菲那得意的笑容，就知道她是特意用买香水来针对他。但他只能在心里苦笑，却不能表现出来。

“好吧，我帮她买，如果买错了型号和香味，可不能怪我……”上官青云勉为其难地说。

见上官青云答应了，吕菲菲在一旁笑开了花，看得众人一头雾水。

第十九章 意马心猿

如果幸福不在路口，就在路的尽头。

一个晴朗的午后，上官青云靠在江边的休闲椅上，吹着江风，正看着《古道御书》入迷，突然被衣衫褴褛的乞丐所烦扰，上官青云打发了对方好几块钱，对方就是不走，还伸着手在那里要，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自己要走吧，对方却也不让，紧盯着自己手中的那本《古道御书》，还没有等上官青云反应过来，乞丐就迎面冲上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书给夺了过去，转身就跑。上官青云急追出去，眼看就要追上那个乞丐了，却见乞丐把手中的书用力向江中掷去，上官青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书落进江里，慢慢被江水吞噬。上官青云一急纵身往江里跳去……

上官青云惊醒过来，看看自己此时正躺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回想起刚才的情景，原来只是做梦。他连忙到卫生间简单清理了一下个人卫生和衣装。来到吕菲菲房间门前，见门没有上锁，虚掩着，便站在室外轻轻敲门。

“请进，是上官副总吗？”一个甜甜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

上官青云说：“是我，我是来请你去吃早点的。”

“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吕菲菲说完便推开磨砂玻璃门走出来。今天她穿了一条黑白条纹连衣裙，脖子上佩戴一串玛瑙项链作为装饰，

外面搭配一件浅绿的风衣，显得清丽动人。这身打扮差点让上官青云认不出来。他连忙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往别处看去。

“还想看什么，我们走吧。”吕菲菲开玩笑地说。上官青云的脸颊顿时红了起来，跟着吕菲菲离开了房间。

在车上，吕菲菲问上官青云要带她去哪里逛，上官青云说：“先去用早点，然后带你去意天步行街转转，再到江边的老外滩走走，或者在老外滩找个酒吧玩玩。”

意天步行街算是宁海市的商业文化中心，周末和节假日来此闲逛的人很多，外来的游客都要到这里留影纪念。陪女人逛街不是上官青云的特长，可现在没有办法，这是贺总交给的任务，必须得完成。上官青云和吕菲菲走在一起，不时会吸引部分闲逛人羡慕的眼光：好一对璧人，郎才女貌。总算逛完商店，上官青云手提袋里衣服不算重可算多，两只手都快提不下了。

吕菲菲倒是清闲，摇晃着手还不时地在上官青云面前逗笑：“带个随从出来真好，省了很多事……”

两人来到停车场把手中的衣物放进车后排座，上官青云才算松了口气。吕菲菲坐上车后，大发感叹：“好久没有这样逛街了，今天逛街的感觉真好！明天，上官副总再陪我一天，我还要来逛，还有好多商店都没有进去呢……”

上官青云发动了车子，听到这话心想：明天还想我来陪逛？你想得美！要不是贺总交代，今天我都不想陪你出来，我可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呢，还真把我当成仆人了。不行，我得找个借口把她的要求给推辞了。“我明天去做礼拜，没有时间陪你。”

“什么？做礼拜？你是基督徒？”吕菲菲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奇地看着专心开车的上官青云。

“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在哪个教堂做礼拜呢？那我明天也要去看看。”吕菲菲娇情地说道。

上官青云没有想到吕菲菲这么难缠，只好实言相告：“就是老外滩步行街上的那个三一教堂，我现在正要带你去那个地方。”

来到了老外滩步行街，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三一教堂塔顶的十字架。转过一条街就可以看到它整栋建筑的正面，这是一个优美而带有古老西方色彩的教堂。上官青云带着吕菲菲只在教堂外围转了转，就径直往江边的风景小道上走去。今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洒在江面透出粼粼的波光，和煦的江风吹拂着吕菲菲飘逸的长发。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言语，尽情享受着眼前的美景。

江边风景小道上一家爱贝尔酒吧的户外广告语引起了两人的注意：“如果幸福不在路口，就在路的尽头。”看完这条广告语，他俩相视一笑，就选择这家酒吧。酒吧的格调优雅，各种名酒摆放在吧台的柜墙上，吧厅里飘散着各类混合酒的淡香。下午的酒吧人很少，只有在晚上才能展现出酒吧的韵味来。上官青云和吕菲菲拣一个靠窗角落坐下。

“请问两位想喝点什么？”服务生很热情地走过来问。

上官青云用眼神示意吕菲菲点，吕菲菲说：“随便，由你做主！”

“来两杯黑牌的尊尼获加，再给我配几样小食品。”上官青云得到吕菲菲的授意后，对服务生下了单。

吕菲菲靠在棉布桌椅上听上官青云滔滔不绝地讲述尊尼获加的酒文化，忍不住在内心里对他的人格进行分析。这是她的一种习惯，她对自己欣赏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做出这样的举动来。她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要全方位了解眼前这个如此吸引她的男人。

在吕菲菲心里，上官青云是第三个让她产生这种激情的男人。第一

个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是黑客圈里的人，对方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两人从相识到热恋再到分手都没有真正见过一面。最多也只是在电话里听到过对方的声音，这种网恋也曾在这段时间里让吕菲菲疯狂。

第二个就是干爹介绍的一个富家子弟，虽说两人深爱过一段时间，但热恋的新鲜感一过，对方浮夸的面目就显现出来了。到处拈花惹草，玩弄女性感情，一点也不靠谱，这让她非常苦恼。她提出分手后，对方还不断用金钱和各种物质来引诱她回心转意。这种无品德的，穷得只剩下钱的人的死缠烂磨，更让她感到离开他是正确的选择。这不，听干爹说要安排人到宁市来，她就借此机会主动申请过来，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她也不知道自己当初怎么看中了这样一个男人。看来，还真应了那句话：爱情会让聪明的女人变得迟钝！

吕菲菲希望自己不要再被这种爱情迷惑了眼睛，她要用心去观察眼前的这个男人。

“听贺总说你是归国的留学生？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吕菲菲试探地问。

“这是私事，我可以不回答吧。”上官青云说。

“爱答不答，随你。”吕菲菲碰了一个软钉子，有些不悦。

“你对将要进行的联庄，是如何看的，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上官青云问。

他这样问不是没有理由，因为在他看来，吴建国事先就跟他们有联系，要不然那个盘口密电码本，不会那么快就编制出来。同时，上官青云也想了解眼前这位“美女蠕虫”，毕竟在他的眼里，她随着这次联庄出现，定有她的缘由，而这个理由应该不只是在情报和相关操作技术上的支持。想到电脑蠕虫，上官青云还真是对这个方面不太了解，现在正好有机会求问求问。

“怎么啦，我们的上官副总也想‘踩点’啊！”吕菲菲说完，咯咯地笑。

上官青云满脸迷雾：“踩点？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点通俗易懂的。”

“踩点（footprinting）是黑客的专业用语，也是黑客完成任务的基本步骤之一。比如从踩点开始，到扫描，到查点，到访问，再到提升特权，再再到攻击（窃取信息），再再再到掩灭踪迹，最后留下后门安全离开。”吕菲菲搞怪地说道。

“这样说吧，踩点就是划定你感兴趣的目标范围，弄清楚目标的一切信息。例如，当盗贼决定抢劫一家银行时，他们不会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直接要钱，至少明智的贼不会。相反，他们会狠下一番苦功夫，收集关于这家银行的相关信息，包括武装押运车的路线和运送时间，押送人数，摄像头的位置和摄像范围，出纳员人数，库房位置，逃跑出口以及其他任何有助于行事的信息。”吕菲菲几乎是用一口气说完，吐字快而清晰。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比 we 选择坐庄某只股票时，也要收集所有相关的信息一样，那样我们也可称之为踩点，对不？”上官青云问。

“哈哈，你真是太聪明了，现学现用。”吕菲菲开心地笑着拿起酒杯跟上官青云碰了下：“真是好酒。”

“那蠕虫又是怎么回事？”上官青云又抿了一口尊尼获加接着问。

吕菲菲说：“这蠕虫嘛，就是一种常见的计算机病毒。它利用网络进行复制和传播，蠕虫入侵计算系统后，干扰计算机的正常功能。如果该系统有安全漏洞，它就会爬进这些系统，然后下达很多指令，试图控制整个系统。它跟其他计算机病毒程序不同的是，它能够自我繁殖。而它并不依附在某个文件或程序上，它是独立自主的。”

“现在明白了，那我们的这个‘上帝之眼 - @’系统它最主要的功

能就是查找收集所有目标信息对不。”上官青云说话时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吕菲菲笑着点点头，说：“例如，在此系统里输入‘新股上市’‘上市公司分红’‘增发配股’等关键词，这个系统就会自动逐层逐级地扫描，将按你设定的数值和数据类型进行扫描。然后根据扫描到的不同数据，自动匹配搜集，进行弹出窗口报警提示，以便确定你所需要用的数据，然后自动形成一个独立的数据库进行下载存储，以便及时查阅。”

吕菲菲吃了点桌上摆放的零食，同时也给上官青云递了些过去。上官青云也不拒绝，边吃边继续听吕菲菲说。

吕菲菲说：“潘卫国负责期货方面（含国内外），鲁海波负责股票方面（含国内外），我负责外汇方面和其他的金融衍生品以及最终情报信息的汇总分析。”

吕菲菲又说：“例如，现在国外资本市场成熟的坐庄模式都是立体式的，当要确定攻击某一目标时，会同时从几个方面进入，形成交叉钳形攻势。那次亚洲金融风暴的操盘手就是用这样的坐庄模式。这种坐庄模式对社会经济的杀伤力最大，那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屠杀！”

“那谁又是屠杀的对象呢？”上官青云问。

吕菲菲答道：“还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骨子里的那份贪婪。这都是自己的秉性在作祟，又能怪谁呢？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大家在资本市场里随波逐流，根本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上官青云听完吕菲菲的言论之后，感叹地说：“是啊！如果说商场如战场，那资本市场不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永无硝烟，却血肉纷飞的战场？这个仗要如何打下去，我们有多大的存活概率，那就得看我们有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思想，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哪个投资者破译了这种更新自身劣根性的密码，那他也算是打开了阿里巴

巴藏宝洞的大门了。”

上官青云抬杯碰了碰吕菲菲的酒杯，重重地啜了一口。

酒喝到这里，才慢慢地品出点味儿来。

天色早已暗下来了，窗外灯火辉煌。室内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酒吧里的音乐早就换了情调。穿着暴露，性感妖艳的跳舞女郎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台上卖弄着各种风情，不时引来台下看客的阵阵尖叫。

上官青云叫来服务生重新上了酒，并点了几份风味小吃。

“咦？这不是上官青云副总和吕菲菲小姐吗？”

正在吃东西的上官青云和吕菲菲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看着面前站着两个年轻人，一个似曾相识，一个完全不认识。

“怎么，两位不认识我啦？我是华新证券宁海分部自营部的经理谢炎，我们在上海见过的，我就是坐在刘总身边的那个。”

“哎哟，抱歉抱歉，是谢经理啊。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旁边这位是……”上官青云总算在对方的提示下想起来了。

“哦，这位是我们证券公司客服部的邓伟强经理。”谢炎简单地介绍了他身边的同事。

听完介绍，上官青云和吕菲菲礼节性地跟两位握了手。

“这个爱贝尔酒吧不错，是一些商务人士爱来的地方，我都是这里的常客了。我们还约了几位朋友，就不打扰你俩了。”谢炎见上官青云没有邀请自己坐下来喝几杯的意思，就主动告辞，转身离开了。

“你是特意带我来这间酒吧的吧？”吕菲菲问。

“没有呀，这个真没有，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虽说我来宁波市好几年了，平时我都不来这些地方，我是个宅男，很标准的宅男。”

“你还宅男呢？是不是家里有个管得很严的女朋友？”吕菲菲是明知故问，她早就从贺总嘴里探听到一些上官青云的个人信息。但是她还

是愿意这样问，这是女孩子的通病吧，她就是想从上官青云口中确认，他没有女朋友。

吕菲菲的那点心思，上官青云岂能不知，但他就是不让她如愿。

“是的呀，正是因为有一个比你漂亮的女子，天天在家里陪着我，所以下班以后，不去陪她还要跑到这些鬼地方来干什么呢？今天出来陪你是向她请过假的，不然回去准得睡地板。”

“你，你，你……”

吕菲菲“你”了半天没有下文。这杯酸醋差点没有把她的眼泪给酸出来。她并不相信一见钟情，可当她被丘比特之箭射中后，才相信这个世界真有一见钟情的爱情。为了不让上官青云看出自己尴尬的样子，她拿起桌上的酒杯，把小半杯尊尼获加一饮而尽。她转过身用纸巾擦擦眼睛，说是不小心给这酒沾上的。

“哎呀，你要小心，别喝那么急。来来用纸巾再擦擦。”上官青云此时真有点歉疚，忙递过去纸巾。

上官青云的这一举动，彻底击溃了吕菲菲的心理防线，隐忍已久的泪水在眼眶打转。吕菲菲借故上洗手间，拿上挂包离开了，留下满脸歉意的上官青云。

这时，一穿着暴露，涂脂抹粉的陪酒女郎见上官青云独自坐在那里，就想走过来讨杯酒喝。上官青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女人是专做皮肉生意的，还未等她坐下，便用手示意拒绝了。过了十几分钟，吕菲菲从卫生间回到座位上，完全看不出哭过的样子。她的那份铿锵气质又出现在了脸上，先前两人好不容易拉近的距离又变得有些疏远。

“还要喝吗？”上官青云主动打破这种气氛。

“喝呀，再来两杯都没有问题。”吕菲菲明显带有情绪地说。

“不能喝得太多，女孩子喝醉了就不雅观了。”上官青云试着哄吕

菲菲。

“不怕，喝醉了正好一觉睡到天亮，什么也不用想，反正你会送我回去。”吕菲菲的情绪明显好了很多，很宽宏大量地回道。

上官青云叫服务生又添了两杯黑牌尊尼获加。

“我俩来玩个游戏，我说一句话，你要说出是哪位名人说的，说不出来就罚酒。”吕菲菲脑海里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OK！你先来。”上官青云爽快地答应。心想，自己如果答不出来无外就是多喝点酒，以自己的酒量，现在才喝了不到两成，只要吕菲菲能高兴就行。

“要生存还是要灭亡。”吕菲菲首先发难。

上官青云思索一下：“威廉·莎士比亚。答了对吧？”

吕菲菲点点头。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吕菲菲又问。

“麦当娜说的。”上官青云先是一愣，然后随即作答，答完，笑个不停。

“这真叫人恶心，简直无法无天了。”看到上官青云得意样子，吕菲菲带点不服气的样子说。

“1991年，老布什会见某某首相时候说的。”上官青云又接说。

这下可好，完全是打破了游戏规则，全是顺着吕菲菲的话在答。上官青云在对面乐得不行。

看着上官青云得意的样子，吕菲菲起身要去卫生间，说：“我会回来的！”

“阿诺得·施瓦辛格说的。”上官青云说完大笑。

吕菲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上官青云心想：算了算了，我还是自觉地喝一口吧。然后一摊手说：

“我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会这样？”

“张一国一荣说的！”正要走开的吕菲菲转过身来一脸笑嘻嘻的神情回答。

等吕菲菲从卫生间回来，上官青云有些垂头丧气：“该死，我们完了……”

“希特勒说的。”吕菲菲立刻回答。

上官青云本想说，该死，我们完了，今天喝得太多了，我也要去卫生间。结果硬生生地被吕菲菲把话茬儿打断，真是哭笑不得。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玩了起来，直到凌晨酒吧打烊上官青云才牵着吕菲菲的手离开。

刚出门不远上官青云发现不对，自己怎么还牵着吕菲菲的手，而吕菲菲也乐意这样被牵着？上官青云忙把手放开，还想解释说因酒吧人多，担心走散才牵她的手。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多余的。

原本上官青云想送吕菲菲到公司后再回家，但吕菲菲一再恳求明天跟他一起去教堂，于是他也就住在了公司。

吕菲菲今天收获很大，不仅疯狂采购了大包东西，还这么近距离地与上官青云接触了。她寻思着，下次“踩点”就是他的家，一定要想办法去他的家里看看。这样上官青云的大致生活范围就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了。

周日，吕菲菲怎么也不会想到，去教堂做礼拜，上官青云会把潘卫国和鲁海波也一同叫上。吕菲菲“踩点”的计划落空了。

吕菲菲在教堂里显得很沉闷，潘卫国和鲁海波却充满着好奇。他们看着上官青云跟众多的基督信徒在虔诚地祷告和忏悔，感到此时的上官青云是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的陌生人。

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临走时，几人都跟着上官青云象征性地

做了奉献。上官青云还在内部销售的 CD 碟铺子上买了《奇异恩典》和《如鹰展翅上腾》两张专辑。吕菲菲还带有讽刺性地笑问，这种音乐碟是不是跟寺庙里和尚唱经一样难听。上官青云懒得跟她争辩，领着三人去离昨晚那家酒吧不远的一家宁海风味小饭店吃饭。

吃完中饭，上官青云就跟三位告辞，准备明天去香港的行李。

没有上官青云陪在身边，吕菲菲感到时间过得慢了很多，每当她在心里仔细揣摩他时，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第二十章 暗流深涌

天下万事皆成，必得三元归一，即天时，地利，人和。既然是失去人和，那就会由人自己来调和。

这几天把魏军几人给忙坏了，大家全部围着东海发展回归 A 股在找资料，在 A 股大盘如此弱势的情况下，它却还要回归 A 股，这里边一定有文章。A 股市场是个圈钱的市场不假，关键是不管上市公司如何来圈钱，它都得有钱可圈才行，不然全部成为空谈。这就是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在大盘如此弱势的情况下，还要再发新股的原因。

魏军相信，这里面肯定有特别的原因。他想起一句话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为利而来，那利就是他们现在要考虑的首要目标，那利也是上市公司回归 A 股的目标。

魏军心想，如果现在能提前知道东海发展回归 A 股的发行价，那么就能找到 A 股跟 H 股现在的市价有多少的溢价差，如果溢价过小，那它在 A 股的上涨高度就有限；如果溢价达到 3 倍以上，那它在 A 股里就会狠狠表现一波，我们就可以正好吃它这一波。可惜，他作为一个散户股民，所知道的信息少之又少。

“小刀哥，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马莉莉小声地在刀一辉耳边说。

“什么事？不会是你怀上了吧。”刀一辉打情骂俏般地回答。

“别不正经，是正事。上周跟我见面的那个陈晓燕，你还记得吧，我看她炒股被人骗了后，挺可怜的，想帮一帮她。”

“哦。你想怎么帮？”刀一辉说。

“我想让她加入到我们的团队里来，你看行不？”马莉莉试探地问。还未等刀一辉回话，她便说出一大堆的理由，说什么她来了自己也就有个伴了，然后又说她被骗得如何如何惨等等，听得刀一辉头都大了。

“这样吧，这事儿我答应了不算，还得问魏大哥，他是团队的老大呀，要他同意才行。”刀一辉把这事往魏军身上一推，想到魏军可能不会答应。

哪知，在马莉莉声泪俱下的诉说中，魏军不由得想起了自己那悲惨的过去，竟然当场就答应下来。马莉莉连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陈晓燕，然后问她在广州那边能否帮着找些有关东海发展的资料，这边正好需要。

没过几天，陈晓燕提供过来的资料让魏军喜出望外，她还搞到了H股价的走势情况。魏军说这资料太重要了，等陈晓燕过来了一定要好好谢谢她。这下刀一辉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

原来，陈晓燕有个亲戚住在香港，自己以前又有个在东海发展广州分部的男同学，而这个男同学还曾追求过她。两人虽然没有成为情侣，但还一直保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故此，陈晓燕请那位男同学多喝了几次茶，自然就得到部分他们公司的资料。这对刀一辉他们来说，真是冥冥之中自有上天安排。在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魏军依然不忘带领大家在实盘中少量地做些操作，顺便练练手，同时等待东海发展回归A股那天的到来。

* * *

三天后，香港到宁市的飞机已安全落地。上官青云走出宁海机场，直接打的到了公司。吕菲菲已经三天没有看见上官青云了，听说他回来

了，内心的惦念呼唤出一种想冲出机要室去见上官青云的冲动。上官青云在香港的那几天，她不是没有想过给他打电话，但不知打往哪里，她不知道上官青云下榻哪家酒店。有次她试探性地问了问贺总，贺总也说不不知道。贺大智的回答更平添了她的纷繁思绪。

其实她哪里知道，上官青云到了香港后，曾用一个秘密的电话打给贺总汇报事情进展情况。这个秘密电话是从捷维斯·伍格曼办公室里的电话打出来的。

捷维斯·伍格曼是上官青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读 MBA 时的同学，澳大利亚籍华裔。现在是英联博富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二部的副总经理。英联博富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在英国，因要在亚洲设立分部，就选择香港作为亚洲分部的办公地。经总公司董事会决议，委派捷维斯·伍格曼来负责。据说，捷维斯·伍格曼家族是旧时中国十三行之首怡和行伍氏家族的后裔。

老同学相见，少不了一番热情。在捷维斯·伍格曼的帮助下，上官青云很快把贺大智交代的任务完成了，还新开通了 H 股、股指期货、外汇交易的户头。这期间，上官青云还认识了捷维斯·伍格曼的妻子，一位美丽高挑的金发女郎。

在临回宁波市前，上官青云从酒店订阅的《香港经济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兴海轮船载誉归来，回归 A 股不是梦》的文章，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这份报纸带回了宁海，连同香港公司的注册资料一起交到贺大智的手中。

贺大智看过这篇文章后，随即查看国内的相关报纸，结果没有一份报纸刊登与此相关的报道。香港是国际性的资本市场，还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的洗礼，它对内地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贺大智想，仅凭一篇文章和有限的资料是不能够提供决策依据的，必须用更多更全的资

料做进一步的分析。

面对着眼前有限的资料，贺大智和上官青云同时想到一人，那就是吕菲菲，现在正好可以对他们研发出来的“上帝之眼-@”系统进行一次测试。上官青云便去机要室找她过来。

机要室里吕菲菲正对着电脑屏上 Altos 聊天窗口，快速地敲着键盘，窗口不时闪动着两个人的对话。

达尔科斯：嗨！这是我重新改动的一些编程数据，你把它加到那个程序里去，现在应该可以用了。

浴火凤凰：你新发送过来的源代码数据，我做了部分调整，应该可以进入测试阶段了。

达尔科斯：很好，还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尽管说。你跟塔塔尔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浴火凤凰：别再提他了，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你也不要告诉他，我俩一直在联系，他盗用那么多银行信用卡迟早要出事，我不想被牵连进去。我希望你也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达尔科斯：是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很少再来俱乐部了，因为大家都在排斥他。

浴火凤凰：有朋友来找我了，我要关 Altos 了，有什么事情再联系。

达尔科斯：OK 再见。

吕菲菲听到敲门声，关了聊天工具。见是上官青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高兴。但表面上还是极力掩饰这种喜悦之情。

“你们都在忙呀。吕菲菲，贺总有事想单独请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哟，上官副总从香港回来了，有什么事情叫我们，用内线电话就

可以，不用劳你亲自来喊。”吕菲菲说完，跟潘卫国和鲁海波交代了一下有关系统调整的事情，就随上官青云离开了机要室。

在去贺大智办公室的路上，吕菲菲略带责备地问上官青云，去到香港为何一个电话也不曾打回来过，万一有什么事情也好让大家知道，省得别人总是为他担心。上官青云知道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她自己，并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告诉吕菲菲，她托他买的香水买到了，找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等会儿再交给她。

“吕菲菲，这次有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们参加了。”贺大智边说边把上官青云带来的那篇文章和一些相关资料递给她看。吕菲菲接过报纸看到标题，心里已经猜到了几分。

“是不是要收集有关兴海轮船的资料？我还正准备跟你汇报，现在可以测试‘上帝之眼-@’系统了。”吕菲菲说。

“这个事情就由上官青云具体负责，你收集到的资料直接交给他就行，然后再由上官青云给我出份项目执行方案，到最后操作时我会亲临现场指挥。”贺大智有条不紊地安排着。

上官青云见没有其他事情，就与吕菲菲一起离开了贺总的办公室。

“要不要到机要室来坐坐？”吕菲菲见没有其他人在，直接问上官青云。上官青云自然是答应了。潘卫国和鲁海波并没有因上官副总也在机要室而显得紧张，依旧很熟稔地在各自电脑上摆弄着。

“我们平时跟外界的朋友联系，都是用电脑里的 Altos 聊天工具，上次你去香港时我也应该教你用这个工具。这样不管你在世界何处，只要电脑能上网就可以用它。”吕菲菲说。

“Altos 聊天工具？”上官青云有些惊诧。

“是我们专用的一种网络聊天工具，很好用。我们在里边都有自己的代号。”吕菲菲说，“潘卫国和鲁海波分别叫‘番茄队长’和‘东方闪

客’，我叫‘浴火凤凰’。”

上官青云听到他们这种网络名字，真是想笑，就随口问道：“那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吕菲菲等三人左一个右一个提出不下十个网名，上官青云都觉得不符合心意。吕菲菲问上官青云：“你平时最喜欢做什么？”

上官青云想了想，说：“平时就喜欢一个人去散散步，做事喜欢雷厉风行。”

独自去散步？雷厉风行？吕菲菲想了想说：“就叫‘独孤风行’！这样算合你的喜好了。”上官青云等人听了都认为这个名字好：“那就这么定了，‘独孤风行’！”

随后吕菲菲就在现场教上官青云如何使用 Altos 聊天工具。

吕菲菲一边把任务交给潘卫国和鲁海波，一边打开了“上帝之眼-@”系统。一个精美的界面出现在电脑里，只见她谨慎而娴熟地使用着里边的各种功能，上官青云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借故离开了机要室。

两天以后，吕菲菲要上官青云拿香水来换资料。上官青云回来这几天确实是忙，把这事给忘记了，吕菲菲就想出这个方法提醒他。

“嗨，没想到你用这个聊天工具已经这么熟了。”吕菲菲在 Altos 聊天对话框里跟上官青云说。

上官青云：“这都是你教得好，让我称呼你为吕老师算了。”

吕菲菲：“不行，不行，你要不叫我菲菲吧，我喜欢你这样叫我。”

上官青云：“你不是说在传资料给我吗？”

“你快接收呀，点左边那个接收键，记得要重置存放目录。文件开启密码就是香水的名字。”吕菲菲在聊天框里着急地说。

上官青云：“我打开了，资料好多，很全。对了，这里提到有几份资

料是从汤普森收集的，这个汤普森是指的什么？”

吕菲菲：“你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汤普森是全球最大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他们为金融、法律、税务与财会、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医疗保健和媒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决策者提供重要信息。”

“我想起来了，他们集团股票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NYSE:TRI）和加拿大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代码TSX:TRI）上市交易，是不是？”上官青云回话过去。

吕菲菲：“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我要关 Altos 了。”

上官青云在电脑面前偷笑。

上官青云：“没有，我是一时想不起来。我要专心看资料了。有什么不懂我会请教你……”上官青云在电脑里输完这句后就切换了聊天工具。

上官青云对资料里的内容进行筛选，将很多重要的信息集中起来综合分析。最新资料显示，兴海轮船主要以华东地区沿海货运为主，兼营远洋客货运输，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炭、原油水路运输商。兴海轮船是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确定的第二批境外上市试点企业，由上海海运独家发起设立。公司成立时的总股本为 14 亿元，全部界定为国有法人股。

兴海轮船于 1994 年 11 月 11 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为加快航运企业的经营机制转型，实现沿海运力的合理化配置，中国东海海运集团在上海正式成立。

东海总公司作为其核心企业，全资持有上海海运、广州海运和大连海运的全部股份。因此，东海总公司也成为兴海轮船的最终控股股东。后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东海总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从上海海运接收了兴海轮船 14 亿国有法人股的股权，成为兴海轮船的控股股东。经过上述一系列资产结构和经营结构调整，公司在沿海运输的地位更加突出。公司已由地区性航运公司，成长为以油运、煤运为核心业务

的远东地区最大航运公司之一，在中国及远东地区航运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后来上海海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东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即将回归 A 股的名称为东海发展。

上官青云看到这些，忽然想到还有一份跟它相关的重要资料没有收集，又重新切换电脑页面，进入聊天工具发送消息给吕菲菲询问。很快吕菲菲就回复说资料夹在哪一段里，一定是上官青云自己忽略了。

上官青云仔细查找，真的是被自己忽略了——近期的波罗的海指数。波罗的海指数是目前世界上衡量国际海运情况的权威指数，是反映国际贸易情况的领先指数。波罗的海航交所于 1985 年开始发布日运价指数，这个指数是由若干条传统的干散货船航线的运价，按照各自在航运市场上的重要程度和所占比重构成的综合性指数。

波罗的海综合指数 (Baltic Dry Index，简称 BDI) 是散装船航运运价指标，散装船运以运输钢材、纸浆、谷物、煤、矿砂、磷矿石、铝矾土等民生物资及工业原料为主。因此，散装航运业营运状况与全球经济景气荣枯、原物料行情高低息息相关。因此波罗的海指数可视为经济领先指标，它直接反映了世界各国贸易、生产、消费的水平。对于生产企业以及从事贸易的商人来说，BDI 的高低与他们的利润息息相关，企业和贸易商可以根据指数，对生产和销售进行适当调整，而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指数可以反映一个真实的经济市场的基本面。

透过这些大量的数字信息不难发现国际的经济贸易活动正在向亚洲倾斜，而中国和印度占的比重尤其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全球对原材料的需求的增加，也将会刺激海运的快速繁荣。BDI 指数的趋势正在大幅往上走。

通过这些资料和自建模型的推演，不难发现东海发展此时回归 A 股的原因。外加资料里有几份绝密文件，确认了东海发展回归 A 股的具

体情况，并附有主承销商国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及其他各机构和证券商的名单及配额。A 股市场的发行价为 2.36 元，发行股数为 3.5 亿股。

上官青云快速整理好此项目的可行性操作方案交给贺大智。贺大智看了这堆资料后，眉头一直紧锁着。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些资料，他在想这种变异了的工作到底还是不是他原来所从事的工作。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些是事实，但事实却摆在他面前。

“这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你有没有注意到资料里提到华新证券也是配额之内的成员？”贺大智对站在办公桌对面的上官青云说。

“我注意到了，并且他们所得的配额数不少，而且还是不限售的。我在执行方案里提到了他们这部分的配额，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去把他们手中这部分配额给接手过来。”上官青云说。

贺大智说：“这些资料这么全，价值这么高，从宏观的到微观的，企业近五年的经营数据，再到一些细节，都显示出了这个项目操作的可行性，如果放弃不做的話真是太可惜了。更何况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不用去坐这个庄，也不用去碰或者去抢它，背靠国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这棵大树，我们去当庄主的客人，还会有什么风险？我一会儿把这个决定报给‘京城八爷’，我相信他也不会反对的。”

上官青云看出来贺大智的谨慎，下定决心用东海发展来做系统测试，看来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一点工作要做了——去找华新证券的刘经理谈谈。

* * *

华新证券宁海分部刘总经理办公室，谈判轻松而愉快。整个大盘局势不好的情况下，总部还硬要把东海发展的配额全部放给宁海分部，而且发行价据说也不算低，跟 H 股的市场价的溢价都达到近三四倍。目前自营部本身的流动资金又因锁仓在 A 股的权重股上，自行消化这些配额

数的所需资金就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现在贺大智和上官青云特意为此事来，刘水生虽然惊诧，还是难抑内心那份喜悦。

“我还以为两位老总是来看望你送过来的那几位小兄弟，没想到你俩是为这件事情而来。你们的消息还真够灵通的。”刘水生示意眼前的两位客人边喝茶边谈。

刘水生说：“不瞒两位，上次在上海总部开会主要就是宣布这个事情，当时接下这个任务也是被逼的。我也是总公司的李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眼前有这些困难，你说我能不能挺身而出吗？贺总你们打算承接多少？”

“全部。”

刘水生瞪大了眼睛，有点不敢相信，说：“如果发行价很高，你们不怕亏吗？”

“怕呀，目前整个资本市场的行情你不是看不出来，你都怕亏我们难道不怕？开盘就跌破发行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并且还有很大的概率。”贺大智说。

“那老兄你还敢全接？”刘水生感到很纳闷。

贺大智笑笑，说：“我也不瞒你说，这次让你承接这个配额，李总也是知道会有一定亏损的，这些他都为你考虑过，所以这部分的亏损他会用其他方式给你们解决。他给设定的总亏损面不超过5%吧？”

刘水生愣了一下，这件事情贺大智也知道？这可是李总在会后单独给自己说的，难道是李总告诉他的？这种可能性不大。那贺总又是如何得知的呢？整个事情都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刘水生哪里知道，这些是上官青云用自建模型推演出来的。天下万事皆成，必得三元归一，即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归一事尽成。东海发展此时回归A股虽占有天时和地利，却失去人和。整个A股市场的

大小投资者都对此时的 A 股不抱有任何信心，自然会给发行新股带来很多困难，更何况它是回归 A 股，就算它的价格从估值来讲已经很低了，但投资者还是会认为高，主动愿意参与购买的就很少。既然是失去人和，那就会由人自己来调和。如何调？就靠国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这棵大树来调了。由它来作为主承销商，这里边隐藏的秘密自然是没有几人能知道的。贺大智正好借此话来套刘水生。

“刘总，这样吧，为了减少你的损失，把风险全转嫁给我，我们只要你承让发行价的 2.3% 的亏损额度，把你手中的配额全部转让给我。你看如何？”贺大智接着前面的思路把话题深入下去。

刘水生沉默不语，心想，这比他原来认定的 5% 的亏损有很多的好处了，但为何贺大智他们敢接呢？而且还要让个 2.3% 而不是直接让我让出 5% 呢？他们又有什么奥妙？既然想不出问题在哪里，何不直接再往上谈个价？于是又说：“贺总，你要我让出 2.3% 来，这个也太多了一点，你也不能让我亏这么多呀，我也不好向上面汇报。要不这样吧，我让 1% 出来如何？”

刘水生也急于想把这个配额转出手去，但又怕让得太高对方不接受，转让之事反而谈不成，也就试探地提出个价位。

“刘总，我们后面还要合作的，这不正在等吴总的命令嘛，这次这个事情我是纯属想做一个新系统测试。如果行了，在不亏损的情况之下把它处理掉，空出资金来等吴总的信号。一来你的燃眉之急可以解决，二来我也把风险降到最低。一口价 1.8%，我发你也发，行不？”贺大智说完递给刘水生一支万宝路，掏出打火机给刘水生点燃。

刘水生假意思索了一下，起身避过贺大智和上官青云到另一个房间打了通电话。讲完电话回来，刘水生说这笔生意成交，同意在原发行价基础上让 1.8%。当场签了合同，约定第二天由双方的财务人员来办理

转让手续，一并在哪里开通几条交易专线。

刘水生见事情已办得差不多了，提出要宴请两人吃顿晚餐。贺大智谢绝了刘水生的好意，说想去看望那四个小兄弟。刘水生自然是高兴，陪着贺总去自营部看望新调来的四个人。贺大智见谢经理把他们都安排在调研部，感到很满意，说了些鼓励的话就离开了。

回来的路上，贺大智与上官青云都有点喜出望外。原来想按发行价拿到刘水生手中一半的货也不错，这可是不限售的，一上二级市场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结果不仅来了个通吃，还能有近两个点的让利。贺大智回到办公室，刚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京城八爷”，手机一阵急响。接通电话，是刘水生打来的，心里想不会是刘水生变卦了吧？

“刘总，还有什么事情吗？”贺大智问。

电话里，刘水生说：“没事没事，有这样一个情况，我想跟老兄说一下。”贺大智听出来他说话有点急。

“贺总，是这样的，我有一位兄弟姓杜，是木佳斯证券宁海分部总经理，刚才他打电话问我要不要东海发展的货，也是不限售的。他们也被指派下发了任务，是由总部分发下来的，他这里占的比重是所有分部里数量最多的。如果不及时把它分销出去，自己就得全部承担。他也很着急，就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不我就又想到了你，想问一问，你还可以接下这批货吗？”

贺大智真没想到，好事会接二连三地来，故意在电话里嗯嗯了半天。

“贺总，你别总是嗯嗯嗯的，是要还是不要，我好给兄弟回话呀。”刘水生见贺总一直没有表态，急催道。

“这样吧，让我2%的利，你问他愿不愿意。毕竟我还要筹备资金接货呀。”贺大智说。

“这个让利好说，我想他一定会同意的。如果行，明天就让你们财

务人员把这事一同给办理了，晚上我们好好聚一聚。”刘水生听出贺大智愿意接这批货，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

贺大智在最后挂断电话时一再强调自己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要等这次把东海发展的货顺利出完了，大家再聚，不管是亏是赚到时由他来做东。

刘水生见目的达到，贺大智又再三推脱宴请，也就顺着贺大智的话应承下来。

通完电话，贺大智把上官青云和财务总监王芮叫到办公室，把这件事告诉他俩，并让王芮核算了一下流动资金。现在公司刚好可以把这两批货接下来，但就没有多少备用资金可动用了。

贺大智想了想后，告诉王芮银行的借款先不返还，这事他会再跟银行分管经理协商。王芮重复确认了一下明天要办理的事情，就先行离开了贺大智的办公室。

“青云，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贺大智问。

“这当然是好事，对于行政强压来的货，很多部门都有排斥，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大盘趋势不好的大环境下，更会让他们的判断力出现偏差。从这两笔货的总数来看，我们持有了它发行数量近 1.7% 的额度。我也考虑到后备资金的问题，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行就在二级市场盘中交易中做文章。”上官青云说。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会儿我将此事汇报给‘京城八爷’，听一听他的看法……”贺大智正在跟上官青云商量着东海发展这批货的事情，电话响了，来电显示并未出现号码。接通电话，听出是“京城八爷”的声音，示意身边的上官青云别出声。

“董事长，我还正想着给你打电话说件事，你就打来了，是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呀。”贺大智笑着对电话那边的人说。

对方嘿嘿笑了几声说：“听说你们要接东海发展的货？接了没有？”

贺大智听到“京城八爷”这么问，并没有感觉奇怪，心想，他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吕菲菲告诉他，我们要用东海发展来测试新系统的事了。他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在电话里告诉了“京城八爷”。

电话那头听完贺大智的汇报，静默了一下，然后说：“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如果还能收集到更多的货，全部把它吸收过来，资金不够的话我来想办法，那些新注册的公司办得怎么样了？”

“三分之二已经办好，还有一些正在申办。”贺大智翻看了办公桌上张正龙副总交来的已注册公司名单，对电话那头说。

“那个新注册的海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账户两天内就有一笔款项过来，这笔款项就用作东海发展的吸货金或是备用金。如果资金还不够，你再跟我说，反正这些资金进入账户后也是用来跟吴总合作的，等合作完毕这笔资金也要转走。现在放在账上闲着也是闲着，正好让它发挥一下作用。你告诉财务让他们辛苦一下，把这些关联账户的账做好就行，不要出现什么财务漏洞。”

“行，这事你就放心，我早已安排好财务去处理了。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我会及时跟你沟通。”贺大智喜出望外，前面还思虑着到哪里去借东风呢，这下董事长就主动把东风给送过来了。

“哦，老贺，这段时间我要出国一趟，联系有些不方便，你如果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找我，你直接跟吕菲菲说，她全权代表我了。”电话那头“京城八爷”跟贺大智交代了几句之后就挂断了。

贺大智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吕菲菲跟“京城八爷”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往心里对吕菲菲的疑惑现在已全部解开。

第二日，财会室的王芮打电话汇报说两家东海发展的转让手续都已办好。贺大智便把上官青云和吕菲菲部门的人叫到会议室开了个小范围

的会议。

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明确东海发展上市后的主要操作思路 and 用新系统来配合实盘操作的事情。会议上贺大智特意询问了吕菲菲那几份绝密报告资料的事情。吕菲菲坦言自己通过系统密钥入侵了证监会某些副职主管领导人的电脑，“寻获”的这些资料。她在这几个人的电脑系统里都留了后门，再通过这个后门还可以更深一步侵入他们各个相关下属的电脑，跟全国各下级证监机构的电脑进行远程关联。平常系统只是静默状态，在特别需要时，才通过独特的自定义密钥嵌入套取资料，取得资料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对方不会发觉。贺大智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类似于“间谍”的事情，虽经吕菲菲再三解释，还是显出很多的顾虑，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只能是顺其自然了。

会议上，吕菲菲提议就在华新证券和木佳斯证券的交易系统里进行交易，这样正好可以测试“策赢智通分单”和“策赢智通分析”系统在实盘操作中不足的地方，以便进行及时修改。贺大智问要不要用以前的下单员，吕菲菲表示还需要四个人来配合。在东海发展正式上市前两天，还要对这四个人进行新系统的操作培训和系统程序的模拟实盘测试。这样，贺大智就选出王彤、吴宏、张浩、陆明四个熟练的下单员来受训。

第二十一章 隐秘战线

小散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散户有“文化”。

华新证券大户室，忙碌了大半个月的魏军总算是可以放松一下了。在准备攻击目标的这段时间里，魏军等人在有用无用的一大堆资料里查找蛛丝马迹，终于理出些头绪。

随着东海发展回归 A 股时间的临近，各类媒体开始对它进行宣传，东海发展回归 A 股的事件逐渐明朗起来。这段时间各种有关东海发展的声音充斥着整个 A 股市场。有些媒体还做了市场调查预测，70% 的人认为会跌破发行价，5% 的人认为会去申购，10% 的人认为它会上涨……魏军等人并没有被这些杂乱无章的声音所干扰，他们制定了明确的操作计划。

“魏哥，东海发展的信息出来了，5 月 13 日开始上网发行，5 月 23 日开始上市交易，目前正是网上询价阶段，外界对它的发行价的猜测也各有不同，有的认为会在 4 元，有的机构认为会在 3.5 元，还有的机构报价为 2 元。你估计它的发行价大概会定在什么位置？”周汉生问。

“根据陈晓燕报过来的昨天 H 股的市价来看，东海发展最高不会超过 3 元，最低不会低于 2 元。如果它的股价定得过低，它回归 A 股融资的目标金额达不到，企业是不会干的；如果发行价过高，现在整个大

势的情况如此疲弱，承销商很难把它推销出去，倒赔的事情自然是没有人愿意做。那就只能做个折中，在这两个价位上根据路演的情况选取定价。”

在座的兄弟都赞成魏军的说法，在这个价格区间选取，把东海发展当成了一个赌局竞猜的标的物了。徐建猜出一个价位后问：“如果它在2元至3元之间，我们要不要去申购呢？”

“当然要全力去申购，管它中不中签，就看我们几人谁的运气好，运气好中了签的，上市首日有获利的，先说好了，一周的中饭全包了哈！”刀一辉信心满满地说。

他发现近来自己的运气很好，上街随便买个彩票都会中个小彩头，最大的虽说才中个几千元，最小只有5元，但这对他来说可是个好兆头。他经常在几位大哥面前说，好运气来了万里长城也挡不住，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反而是他的准老婆马莉莉在几位大哥面前很腼腆，不过在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面她倒是很有一套，这着实让魏军等人另眼相看。大家经常拿她跟刀一辉来开玩笑：“莉莉怎么会选上小刀这样的男人，我们这里个个都比他强，怎么就没有看上我们呢？”

马莉莉也爱顺势取乐，附和着说：“我当初怎么就没拿个放大镜好好瞅瞅，就选择了他，现在想来还是有点吃亏。”

各种调侃的话说得刀一辉无地自容，自是逗得大家一阵狂笑。这期间马莉莉也多次问陈晓燕什么时候能过来，得到答复总是快了，很快了。马莉莉希望陈晓燕也能一起参加这次的战役，但最主要的是想让她见一见她跟她提起过的魏军。

在这期间，他们几人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通过多次的实战演练，对魏军的这套炒股战法更是得心应手。他们在一些短小的失败和成功中完善着这种操作的精髓。一个小散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散户有“文

化”，一旦掌握了从这种“文化”中提炼的真谛，那么他也就不再是个普通的小散户了，而是一个披着小散户外衣的猎人。

“近来大家都在忙什么呢？大盘都这样闲着，你们却忙里忙外的。”客户部邓经理推门而入，打断了魏军等人的闲闹。

“没有什么啦，就是为了上次问你的那个东海发展回归 A 股的事情胡乱忙。”魏军见邓伟强进到室内，让个空座给他，然后指着刊登在报纸上的有关东海发展的文章跟他说道。

“怎么，你们一直在关注这只股票？”邓伟强以为上次魏军他们只是随便问问，并没有放在心里，现在看他们还在为这只即将上市的股票做准备工作，难免生出些许好奇。

“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们只是想申购一下。对了，上次跟你讲的那个融资的事情，你们领导有没有答复？”魏军并不想就此问题跟邓伟强纠缠，忙把话题给岔开。

“这事我早就跟总经理汇报过了，他说还要上报到总公司，分部没有这个权限。”邓伟强实话实说。魏军看这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也不再提它，就问道：“邓经理，东海发展你打不打算申购？”

“怎么，这只新股可以申购？不怕开盘当日跌破发行价？”邓伟强听魏军这么问，也对东海发展产生了兴趣。

“你要想赚钱，这只股就应该去申购，有多少钱申购多少钱，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能中签了。”周汉生在一旁附和着说。

“老魏，发行价都还没有公布出来，你们就打算要申购了？真的没有问题？”

魏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点点头。

在邓伟强要离开时，魏军补了句：“邓经理，要想赚钱，进这只准没错，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套住了，亏损了可不能怪我。”

邓伟强连说几声“谢谢”，他心里自然是知道，魏军推荐的股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过差错。他知道魏军可算得上是民间炒股的高手，比他们证券公司那些技术调研人员要厉害多了。虽说自己投入的本钱少，赚得不多，但总有得赚。这样，他不仅跟这些大客户的关系更紧密了，还时不时地把从魏军这里得到的股票信息透露并推荐给其他大客户，有些少量跟进过的大客户也都有些获利。在那些人眼里，邓经理推荐的股票算是内幕消息了。这样，邓伟强在一些客户的心里就有了很高的信誉度。

* * *

在吕菲菲对操盘人员进行系统程序的模拟实盘测试培训时，上官青云也参加了培训。这让吕菲菲喜在心里。

经过培训，上官青云也对这几套新系统有所了解，尤其是那套盘口密码和密钥。当然这套盘口密码王彤等四个操作人员是不会知晓的。

在培训期间，贺大智宣布了一项新的人事任命，吕菲菲成为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情报调研工作，并协助操盘。吕菲菲在培训即将结束的日子，将原操作室的布置重新更改了一番，在电脑机器设备上也进行了大手术。全新高速配置的电脑跟机要室的服务器相互关联，由机要室做网络主监控和安全警戒。

近日，几家重要媒体公布了东海发展股票的最终上市发行价，2.36元。由于看好它的人不多，市场申购不积极，二级市场配售中签率也相对做了提高，有近70%参与申购的人都可能中签。

5月23日是东海发展股票公开在A股上市的日子。

在公布发行价的第一时间里，贺大智就知道已是稳赚了。因为他知道，A股的上市询价制度是虚假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市场的。参与网下配售询价的机构只有证监会认可的公募基金、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以

及券商自己推荐的机构。这样，询价参与机构的数量及其掌握的资本规模，与被屏蔽和阻隔在外的资金规模和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其给出的询价结果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市场代表性，完全是建立在他们能从中得到多少获利的基础之上。

其次，网下配售限购数量的规定上限，也不完全遵循价量优先的市场原则，而按网下配售申购报价的均价利益均沾，这就导致网下配售机构报价首先考虑的不是标的物的估值风险，而是能否进入标的物有效报价区间，这就为一些利益集团人士为推高它的发行价，搞利益输送开了方便之门。

吕菲菲提供的资料里显示，有两三个机构的报价为无效报价，原因就是这几个投资公司初步询价报价有效，应申购而未申购和申购了却未按期交款。而在新股网下询价配售过程中，那些报了价却不交款的机构在很多时候都是友情赞助的托儿，一来是为了提高标的物的人气，二来可以随意报价拉高标的物的整体报价水平，这样在有效报价之后可以不交钱，既做了托儿的人情，又可以不承担违约风险，还可以得到请托方的大额感谢礼物。

贺大智现在不需要关心东海发展上市时，开盘价定在哪个价位，肯定不会低于这个发行价，而且在后面日子里也不会跌破这个价位。尽管还有一些股东在各类国家级的重要媒体中，公开承诺锁定手中的股份，在一年内不拿到二级市场里进行交易，面对这些传言，贺大智等人并不把它放在心上的。

在测试培训期间，吕菲菲的主要工作并没有停滞，全力跟踪市场里任何一点跟东海发展相关联的信息。故此，在市场公布确定的发行价前两天他们就已得到了这份情报。贺大智经过验证，情报披露的价格与市场公开的价格完全一致，于是不再对这种操作革新产生任何怀疑。情报

还显示，为了不让东海发展上市的第一天就跌破发行价，几个大的股东在私下里相互串联，将采取护盘和大幅拉高开盘价的方法来稳定市场投资者的情绪。

操作室里，贺大智等人将要对新系统进行实盘测试，这可是一场全新的操作革命，心中难免有几分激动。吕菲菲的机要组人员已提前检测好系统的各个环节，尤其对“下单生成系统”和“下单执行系统”做了更为细致的检测，提前通过网关服务器接进了两市的交易系统。

一切准备就绪。

9点30分，股市准点开市。虽然在东海发展上市的前半个月里，各类媒体对它已进行了立体式的报道，为东海发展吸引了很多的人气，但场外观望的气氛依然很浓厚。

9点30分，东海发展的开盘价在4.53元，是发行价的近两倍。在一直沉闷的股市中，东海发展的高开调动起了市场情绪。位居涨幅排行榜第一位的东海发展，吸引着众多投资者眼球。

“开始放货，兑现。”贺大智一声令下，四个主操作员开始发出一道电脑交易指令。市场显然有很强大的承接盘在上托着，股价不会因很多数量的抛筹而下降太快。

一个小时的交易后，吕菲菲说：“我们木佳斯这边的货已经全部出完。”

吕菲菲紧接着说：“中签的散户投资者也有一部分跟着在卖出，系统的实时分析数据显示，近85%的获利进行了了结。有五个大方向托市单在不断地承接这些卖单。北京有两个，上海有两个，广州有一个，用的是专用交易席位通道和代理交易席位通道。其他的分散数据显示，其余的分布在江浙一带和中原地区。那五个大的承接方向每个地方都分十几个交易席位在买进，从这些席位里出来的卖单却很少。”

除了吕菲菲机要室的三个人员之外，贺大智等人都为眼前这种新的操作系统感到震惊，真是太神奇了！各项指数、数据实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一览无余。四个主操作员下单也不像以前那么费事，由于有“下单生成系统”和“下单执行系统”的帮助，反而更显得轻松，键盘用得少了，鼠标用的频率更高。每一笔细单成交数额都在旁边显现出来，未成交的和待成交的有多少全部一目了然。吕菲菲等三位系统开发人员，并未因开发出这些系统而沾沾自喜，面对眼前的一切，更显得沉着冷静。这种冷静让上官青云又产生了些敬佩之意，不时往吕菲菲这边看上几眼。

“要不要出一些华新的货？”吕菲菲向贺大智问道。

“分批出，今天最少出掉三分之二。”贺大智面带欣喜地回答。

“快看，菲菲姐，华新证券交易通道出现了几批带量的出货。”鲁海波指着电脑里显示出的数据说。

顺着鲁海波的话音，大家看到系统显示华新证券的交易通道确实有几批放量的货出现。每出一笔带量的货，屏幕上都有一个黄色的小灯在闪烁提示。

这显然不是我们出的货，贺大智心里想着，我们的都还没有确认卖出，他们就开始放货了，难道刘水生还藏了一部分货？正想问问上官青云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吕菲菲随即的话让他放心下来。

“系统追踪显示，这些货都是打新投资者中签的货，是一些华新证券大户投资者放出的获利单。”

“我们华新的货开始出。”贺大智再次发出指令，“出货很顺利，看来承接人是下了大气力，储备了大量的资金来护盘。这正好给我们获利清仓提供机会。每笔都出得很轻松，既然这棵大树是铁定了心要护盘，那就把货全部给它好啦。”贺大智临时更改了留下三分之一的决定，把

东海发展清仓。

电脑里显示，一笔笔放出的卖单正在轻松地成交。

东海发展上市的第一天最高价到了 4.65 元，最低到了 4.33 元，在最后收盘时股价收在 4.44 元。

上官青云全天都关注着新系统的运行，几乎没有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他在思考，思考这些电脑里得到的信息。自从全面掌握了吕菲菲给他的盘口密电码后，他似乎看到东海发展背后的那棵大树，也正在使用密电码跟那些异地操作人员进行沟通。只是密电码的内容各有所指。

“菲菲，你看一下这个交易，是不是也在使用盘口密电码？”上官青云想到东海发展背后那棵大树的事情，就随口问了问。

“嗯，上官副总，我也注意到了。”

贺大智也从上官青云的问话中感觉到了点什么。

“我正在进行数据同步，给我点时间，很快就会破译好。”

随即，吕菲菲忙而不乱地操作着电脑，快速地在电脑里输入各种数值。此刻，电脑在进行着快速的运算和数据读取，读取条的数字从 10%、30%、65%……在不停地向 100% 增加。达到 100% 后，电脑屏幕里同时弹出几个不同类别的窗口，很快，吕菲菲想要的数字全部显示在里边。

吕菲菲的手指并未停下对电脑的操作，紧接着又说：“潘卫国和鲁海波，你俩用密码破解器，对这几个重点流向买入通道里的数值检索追踪一下，看他们的盘口密语有没有用到加盐值，加盐值会改变密电码加密的方式。”

“好的，马上进行端口接入……”潘卫国及时回应道。

“接入设置完成，系统数据正在更新……”鲁海波也一边快速地操作，一边做出回应。

贺大智看出点苗头来，见现在已过了收市时间，就吩咐四个主操作员先去休息，自己到窗口处打开一扇窗，点燃了一支烟，望着远处思索起来。他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今天对新系统的测试看来是成功了。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未来坐庄的隐蔽性，还能观察到各个方面的信息，就算是目标的庄家也尽在眼底。操盘手能根据实时情况在第一时间里做出及时的战术调整。现在看来，承接东海发展这两批货是一点风险也没有，确定能获取高利。这种做法虽然对刘水生不太地道，但任何一个战场都没有太多的仁慈，只能信奉：“兵者诡道也”！

但他突然想到要为刘水生做点什么，便拿出电话调出刘水生的名字拨了过去。

“是贺总呀，这一次你可得请客了，我和我兄弟的这批货你可是赚了不少吧。”刘水生直入主题。

“当然了，刘老弟，后天我做东，去宁海大酒店，你把那位杜兄弟也一起叫来吧，人不要多，我这边有三个，你那边由你定，最好不要超过六人，总之人越少越好。”贺大智特意强调了人数。

刘水生在电话里听到贺大智这样说，当然心知肚明，一点没有为把那批货低价处理给贺大智而后悔。心想，反正这批货如果赚钱了也不会全部是自己的，最多就是拿点奖金；如果亏损了呢，自己就要承担经营责任。总之把风险降到最小，保住职位是第一，赚钱是第二。更何况做这一行机会有的是，也不在意这一笔。

跟贺大智在电话里闲聊了一阵，挂了电话，然后拨通了木佳斯证券公司杜总的电话。

贺大智走回上官青云这边，见他们几人正在忙碌，也不便影响他们，只是简单地通知上官青云和吕菲菲，周六跟他去外边办些事情。并交代两人，东海发展主力有没有使用盘口密电码这事，如果有什么结果就告

诉他，没有什么结果也不用急。

可上官青云不这么认为，既然东海发展背后的大树这么高调地护盘，一定有其目的。从该股第一天的上市成交额达到了12个亿和换手率达到了79%来看，这里边一定有文章。有可能今天出的这批货，相比后面的总获利来说，只是个小头，所以他得尽快找出其中的漏洞来。

吕菲菲不愧是个密电码高手，很快在潘卫国和鲁海波的协助下，破解了东海发展主力的盘口密码，得到了它的密钥。他们没有用加盐值，这样就属于简单的一级盘口密语。一张很详细的全天盘中的对话显示了出来。通过这些对话，上官青云明白了东海发展的主力原来玩的是个“帮庄”，都是几个东海发展的大股东找来的外围资金，为主力来抬这个轿子，根据资金分布情况不同，规定每一地方的吸货基数额是多少，最后再按实际资金出的多少来进行利润分成。

“今天没有吃够货的，余后几天再吃，直到各个地方的基数额达到预期，就开始行动。”这条最为主要的信息，直接透露出了操盘庄家的意图：在这段时间里，庄家会放出些货来做盘中交易对倒，把那部分有意愿留货在手中的人给震出局。在破译的资料里，有个密语引起上官青云的注意：“龙啸晴天，万里无声”。

对这个被破译的密码信息，上官青云更是心知肚明。

上官青云忙把这份资料交给已回到自己办公室的贺大智。面对这份资料，贺大智已不再震惊了，他很快适应了现在的这种变革。他在快速思考，还要不要再继续参与进去。

“青云，我想听一听你的看法。”贺大智一边看着资料一边说。

“我认为可以继续参与进去，但这次参与，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只能做个跟庄的小混混，更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抢帮庄人的筹码。如果抢得过多，人家的基数达不到，就会延长拉升目标价的时间，这样对我们

不利，会套死我们手中的资金。”上官青云说。

“那你认为我们在多少价位时再开始进货呢？”

“我算了一下，今天我们的平均出货价在 4.55 元。只要在 3.00—4.40 元之间进货都可以。”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再把它接回来，搞几个短点的利差？”贺大智问。

“是的，不过这次我们接回的数额可能没有放出去的多了，只要能参与就行。这样的参与，风险系数可以说是零。”上官青云说完用手势做个 O 形。

“我看这样行，从明天开始再接货。”贺大智跟上官青云确定了重新参与东海发展的策略。

“对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我们在这里操作，安不安全？要不要转换一个地方？”贺大智问。

“你的意思是说要搬家？”上官青云问。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觉得这里办公挺方便。

“我考虑好了，有个搞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去年搞的一个楼盘是全现房，现在因公司要急着归还银行的贷款着急出手，有别墅和多层楼房，属于花园式洋房。多层楼房最高才七层，无电梯，都是精装房。最小的有 140 平方米，买点家具就可以住进去。离你住的那个小区不到五公里，叫‘泉翠庄园’，里边的环境不错。我想用这次东海发展获利的部分，拿出来些购买一个独幢的别墅和两套多层的住房及一些交通工具。别墅作为公司办公用，两套住房，一套是给吕菲菲住，另一套是给潘卫国和鲁海波两人共住，产权都落他们的名字。别墅的产权我想落在注册的离岸公司那个户头上。”贺大智说。

“我认为这样可以，不过……”上官青云想了想说，“别墅的产权如

果落在注册的离岸公司那个户头上，这个不太好。因为这个公司是我们注册的一个隐蔽公司，如果用它来做业主很容易暴露。”

贺大智想想上官青云说的也有道理，最后确定就用这次让张正龙办理的众多新注册公司里的百仕泰科技有限公司来落户。

第二十二章 筹码

自己那道防火墙的大门，正在悄悄地为他打开。

魏军的三个兄弟都中签东海发展，他自然是替他们高兴的，自己的运气差一点没有中签也没有什么，最主要的是对它上市后的走势要有一个明确的把握。他让兄弟们都在上市当日就把中签的东海发展全数卖出，卖的价格虽不是股票当天的最高价，但跟最高价相差也不过几分钱，能获得这么高的利差显然出乎了他的意料。

魏军没有因为全数卖了东海发展而不再关注此股。相反，今天的走势情况并没有与媒体公布的，大股东将全力护盘的消息背道而驰。盘中的种种迹象显示，确实是有一大股力量在全力下托东海发展的股价，这让他不得不思考这里边所隐藏的秘密。直觉告诉他，这东海发展股一定有更大的文章要做。

“哈哈，真没有想到魏哥的运气这么差，我们四个就你没有中签东海发展，你说你近来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刀一辉在全部卖出了东海发展后乐呵呵地打趣道。

“我能干什么坏事，还不是牺牲我一个人的运气，来增加你们的运气值呗！”魏军也是由衷地替他们高兴，这是一个好的开头，他希望这种好的开头能一直延续下去。毕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魏军笑着又说：“你们上次说好的，谁中签了而且上市当日就能获利的，这周的中饭就全包了，你们三个都中了，都有获利，那我就有三周的免费午餐吃了，呵呵呵……”

“这个是肯定的，魏哥放心，我先包了这周的。”周汉生主动说。然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了半天，个个都乐开了花。

“魏哥，我们把东海发展卖了，后面还要关注它不？”徐建问。

“做，当然要做……”魏军肯定地说。

“是晓燕呀，你什么时候来宁海，我可是想你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吵闹中，马莉莉接通了陈晓燕打来的电话，正要把今天高兴的事情告诉她，晓燕却打断她的话，在电话那头问她，她中签了东海发展，要不要卖。

“啊，你也申购了？当然卖呀，现在中午收市了，下午开盘你就把它全部给卖了。记住呀，全部清了。”马莉莉没有想到，陈晓燕也中了签，很是为她高兴。

“真没想到，陈晓燕也这么机灵呀，她也会主动去申购。”刀一辉听到马莉莉告诉他这个消息后感叹不已。

这一天对他们来说真是个好日子。下午快收市时，邓经理也过来串了一会儿门子，名义上是来看望一下客户，其实是来告诉魏军自己也中签了，再来也是想听一听魏军对东海发展后市的看法，到时候好按他的建议操作。

当大家听到邓经理也中了签，个个又是一阵大笑，笑魏军真是走了霉运，全世界申购的人都可能中签，就他一个不中。

魏军虽说没有中签，没有享受打新给他带来的这份利润，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东海发展的分析和判断，他会再买进这只股票，他坚信这只股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惊喜。

* * *

周五，是东海发展上市的第二天，股价并没有因强大的护盘而一改昨天的走势，反而快速下跌。股价虽然在 4.32 元时出现过一波强大的托盘，但没过多久这种护盘的力道就消失了。这一切，贺大智都看在眼里，他们没有出手。在系统的监控之下，昨天显示的那五道强力今天都呈现很温和的态度，各种实时数据都显示在电脑里。

“北京方面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卖出力道。”吕菲菲看着实时跟踪的数据说。

贺大智眼前电脑里东海发展的股价分时图上，很快就显现出来一条迅速下跌的线条，股价从刚才的 4.32 元跌到了 4.20 元。

“我认为可以扫货了。”上官青云说完之后看了看贺大智。

贺大智也随即点点头：“是的，可以接货了。”

一旁紧盯电脑的陆明等四人得到了下单指令，左手在键盘之间来回快速地移动，右手在鼠标上不停地点击，很快一波成交单显示在了大家的电脑系统里边。

因贺大智这批买单的出现，东海发展的股价没有再急着往下跌，反而前面挂在卖单位置上的筹码数在快速减少，股价很快就回到了 4.26 元。

看着系统显示的各种数据，吕菲菲笑了笑，拿笔在电脑旁的空白便笺纸上写了几句话，撕下来递给贺总。贺大智看完后笑了笑，把它随同一个打火机转给上官青云，示意他看完后烧掉。纸条上写着：对方的主力发出了指令，在询问刚才是谁把这批货给吃掉了，对方都说不清楚，只有上海方面某几个护盘方的人承认吃进了小部分的货，其他大批量的货流向了哪里却不知道。

此时的盘面似乎显示出了一种未有的沉默，做着心电图式的走动，

吕菲菲又将一些快速写好的便笺纸交给贺总。是主力发现放货下压做诱饵的这批货被无故给吃掉了，却不是流向应接货的一方，而小心谨慎起来，让所有护盘的单子全部撤掉，想知道还有多少承接单在接货，查找出是否有人在故意捣乱。盘上显示的都是零零星星的散单，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下午2点时分，对方见并未出现什么捣乱的人，故意再在4.30—4.25元之间放出大量的卖单。

贺大智等人从对方放出的盘口密语中得知，庄家是在做个试探，想查出这批货是被捣乱者接走的呢，还是被一些喜欢抢底的大户扫去了。结果，贺大智把这一切都了解得很透彻，并没有去吃他们放出来的诱饵，到收盘结束，东海发展的股价收在4.27元。全天的成交量还不到昨天的三分之一，但换手率达到了20.90%。

“这真是知己知彼啊……”贺大智见操作室只剩下他、上官青云及吕菲菲机要组的人时，发出了一句感叹。

上官青云等人相视一笑。上官青云心想，这不是在战斗，这有如小孩子玩过家家般的轻松。对方现在一定是在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这批货的去处，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接下来，他们会用强洗的手法把这批货给震荡出来。

“如果我分析得没错，下周开始对方将会展开震荡行动，他们是不会就这么轻易让这批货就此消失的，这样对他们很不利。扫走这批货的人目的是什么？后面还会不会再来抢货？会不会真的是个搅局者？这些都是对方要考虑的问题。”上官青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既然对方要走这一步，那我们就将计就计，随着它来回震荡，见机丢出小部分今天扫的货，然后再接回来。”

贺大智赞同上官青云的这种分析，东海发展后面就顺着主力来走，紧跟着他们的节奏，直到露出标的物的目标价。贺大智对吕菲菲和上

官青云交代了明天约请刘水生晚宴的事情后便离开了操作室，径直走向财会室。

夜虽已深沉，吕菲菲却并没有什么睡意，她对新系统的运行测试结果非常满意。她打开 Altos 聊天工具，见到一条来自“独孤风行”的留言：“衷心感谢你们研发的新系统，对你的敬佩之情难以言表。”

吕菲菲看着这条留言笑了笑，正想给他回信时，新消息出现了。

干爹：“好女儿，近来情况都正常吧，有没有想干爹呀？”

菲菲：“当然想干爹啦，去加拿大也不带我去，我在这里快闷死了，一点也不好玩。”

干爹：“不是我不带你来，这次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下次一定带你。”

干爹：“你在那里还闷？有那么多人陪你，我才不相信呢。哦，新系统的事情研发怎么样了？”

菲菲：“这两天正在用东海发展股票做测试，效果不错，系统运行很稳定。给你赚大钱了……”

干爹：“给我赚了大钱？你这小丫头，我的钱以后不也全是你的。”

菲菲：“公司没有出现什么情况，一切正常。贺总还在公司里宣布了任我为副总的事情。嘿嘿，我想这一定是你的主意吧，这样好让我全心全意为公司卖力！”

干爹：“有这事？贺总办事真是想得周全。我看这个副总你一定得当，哈哈哈……”

菲菲：“明天贺总请了宁海华新证券的老总吃饭，要我也去，你是知道的，我最怕去这种晚宴了。”

干爹：“没事，你跟着去接触接触这些人也好，不要一天到晚守在电

脑旁，那样对身体不好。”

菲菲：“是是是啦，我有点困了，要去睡了，你自己在那边要多注意身体。不太重要的事情就让手下去做吧，别太累了。”

干爹：“好好好，难得你有这份孝心。”

.....

吕菲菲关了电脑，躺在床上，大脑里一直在想着一个人——上官青云。她想全部看透他，了解他，就像他们黑客对那种带有挑战性的系统，总抱有一种想彻底入侵查看清楚的欲望一样。可上官青云就像是装了一层厚厚的防火墙，任你怎么攻击都无法打开他这道大门，反倒是自己那道防火墙的大门，正在悄悄为他打开。

* * *

在宁海大酒店的海天一色包间，贺大智又新交了一个朋友，宁海木佳证券的杜威龙总经理。他对杜总的第一印象不错，是个谨慎而不世俗的人。室内五个人面对满满一桌的宁海名菜，都没有露出太多的食欲，更多的是聊一些今后合作的事情。

“我希望以后咱们多多联系，有什么事情相互招呼一下，能帮得上忙的尽力而为，帮不上的，朋友们也别见怪就是。”贺大智乐呵呵地说。

“贺总说这话就见外了，都在这一行里做，有钱大家赚嘛，哈哈……”刘水生应和着。

“这里有两个密码箱，密码是四个8，里边都装了一样的东西，刘总和杜总一人一个。等下自行带走，其他的我就不再说了。”贺大智说完，示意上官青云把带来的两个密码箱分别交给了杜总和刘总。

“贺总真是客气，前面不仅帮了我们忙，现在还要来感谢我们，这让我们面子往哪里放嘛。”刘水生笑哈哈地接上官青云送过来的两

个箱子，掂了掂，就知道里边的钱数不会低于100万。这样的事情，自己不是没有做过。刘水生见杜总有点不好意思收下，给了个示意，这样杜总才接过箱子。

晚宴结束后，贺大智让上官青云送吕菲菲回公司。回来的路上，上官青云与吕菲菲并没有多少话，吕菲菲望着窗外的霓虹灯想着心事。上官青云也明白贺总让他独自送吕菲菲回公司的用意，只能是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专心当司机。

吕菲菲在公司门口正要下车的时候，突然说：“明天是周日，我要跟你去教堂做礼拜，到时候你来接我。”吕菲菲未等上官青云回话，就下了车，回头对上官青云送出一个暧昧的眼神，就消失在了上官青云的眼前。

对上官青云而言，吕菲菲的这种告别方式既不是约定，也不是协商，更像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命令，不容许你有任何拒绝。

而吕菲菲故意做出这样的行为，就是不容许上官青云当场拒绝她明天的计划：更快更深入地全方位了解上官青云，包括去他的住所。

第二天，上官青云没能找出理由拒绝吕菲菲跟自己去教堂做礼拜，只好早早起床。整理完毕正要出门时，手机铃响起。上官青云看来电显示是贺大智，内心一阵窃喜，只要贺大智安排自己去办一些别的事情，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吕菲菲了，真是天助我也。

可是，贺大智安排他做的事情一样让他感到难堪：贺大智让上官青云开车陪他女儿贺兰兰去机场，接她们来宁海学习的外省同行。接完人后再跟自己到一个地方会合，然后一起去办些事情。

其实贺兰兰自己会开车，但她坚持说今天不舒服，怕开车出事，撒娇要贺大智代劳，贺大智更不想去做这事，就临时想到了上官青云。

看来两边的事情都不好直接拒绝，那就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做

贺总女儿的司机，总比陪吕菲菲要好得多。跟贺大智通完电话，连忙把此事告诉了吕菲菲，昨天兴奋了一晚的她，此时恨不能咬上官青云两口，一解心中的怒气。可他此时又不在自己身边，只能拿特别为见他而穿的新衣服来出气，用力从身上脱下，使劲扔在地上踩上几脚。

上官青云明显在电话里感觉到了吕菲菲的不悦。但他不会为她恼怒的事情想太多。开车来到了贺大智家，远远地就看到贺兰兰站在楼下等他。接上贺兰兰，车辆从二环路径直向宁海机场驶去。车内的音乐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却破坏不了两人各自的心事。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的“小气鬼”，让两人都差点笑出声来。

贺兰兰总算想起了跟上官青云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两年前，她去她爸办公室里取一件重要的物品，在公司楼下的露天停车场，贺兰兰看好一个空的停车位，正要倒车停进去，突然被一个英俊帅气的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给抢先了。当时，她下车来想要跟那个年轻人理论，结果那个年轻人说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时间来不及了，让她自己再去找一个车位。说完，便急急地走了。

当时把贺兰兰气得两只眼睛快蹦出来了，心想一个大男人会跟自己抢停车位，就说他是个“小气鬼”。结果，等贺兰兰另外找到车位停好车进到大楼电梯口处时，又碰到这个“小气鬼”在跟自己抢电梯。两人同时上电梯就会报警，只能先上一个。相持半天，等得满电梯的人都在发牢骚，贺兰兰气嘟嘟地连骂两句：“小气鬼，小气鬼。”

现在这个“小气鬼”是爸爸公司里的一个副总，这叫个什么事啊！贺兰兰心里一直在嘀咕，难道这就叫不是冤家不碰头么？

“你说，上次是不是故意要和我作对？”贺兰兰旧事重提。

“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上次是因为跟你爸约好的面试时间快到了，差一点就不守时了。所以，你还是大人有大量，我就当一回小气鬼

得了。”上官青云解释说。

“你的意思是，上次你才去公司应聘的？”贺兰兰还有点不太相信上官青云的话，只能再次确认一下。在得到了上官青云肯定的回答之后，也不再说什么，独自想着一些心事。

上官青云想着两年前的那次事情，心中也暗自想笑。如果在平常的情况之下，他都是会让着对方，更何况对方是个女性，但那次确实也很意外，本来他是可以早早地来到公司等待面试，可在来的路上遇到一个来宁海治病问路的乡下人，他就顺带着把那个人送去了医院。没想到，再折回来的时候，路上遇上了堵车，还好他骑的是摩托车，就在人行道上左穿右穿地赶赴公司参加面试。他本来早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可上次到贺总家见到贺兰兰时，又让他重新想起这件事情。

今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到目前为止，宁海机场晚点的航班几乎没有。贺兰兰顺利地接到了两位来宁海学习的同行。两位同行为选择周末来宁海，在车上一个劲地说些抱歉的话，还硬是把上官青云这个司机当成是贺兰兰的男朋友。

上官青云也不做解释，任由贺兰兰跟他们周旋。贺兰兰听着同事把上官青云说成是她的男朋友就想笑。因为在同事眼里，她是一个很傲慢的女子，一般的男子都不会轻易放在眼里。她喜欢那种具有独特魅力，性格内敛，才华横溢的男人。她虽然在嘴里说上官青云是个“小气鬼”，但多次听爸爸在家里夸奖过他，知道他的一些底细，所以也并不讨厌他，反倒是对上官青云产生出很多的好感。优秀的男子，尤其是有才气的男子，是更容易获得女子青睐的。

上官青云很快就驶入了贺兰兰指定的宁丰宾馆停车场，将他们的行李拿下车后，就要跟贺兰兰等人告别。贺兰兰内心虽然很想上官青云陪着她一起，可这样邀请的话却说不出口，只是很简单地问了句：“你不与

我们一起吃午餐？”随后就再也知道说什么了。

上官青云婉言谢绝了贺兰兰的邀请，告诉她，他还要跟她爸爸一起去办点事情，就开车离开了。

上官青云离开了贺兰兰，如释重担，将车直接驶往与贺大智约好的地点。

泉翠庄园，是一个新建成的高档住宅区，里边分为别墅群和多层楼房居住群。环境优雅，绿水青山。风雅恬静的人工湖泊是由山里的几股小山泉自然汇流而成。湖泊将多层居住楼与别墅群区分开来，一条鹅卵石铺垫而成的环湖小道，与一旁的双车道紧密相连，穿过湖区伸向远方。

进庄园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独幢的三层楼建筑。大门的两边有一个保安人员在值勤。上官青云一眼就认出，这是他跟贺大智相约见面的地点，泉翠庄园售楼办公区。

还未等上官青云走进办公楼的大门，就见到贺大智跟一个体态微胖的中年男人走出大门，朝他迎面走来。简单介绍之后，一行三人就坐上泉翠庄园观光电动车往小区里驶去。

上官青云与贺大智一边听着那个中年男人关于楼盘的介绍，一边查看着房屋的实景情况。贺大智让上官青云将选定的房屋在售楼资料上做好记录。两个小时后，贺大智在几份售楼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李总，就这么定了，我定四套，一幢带游泳池的别墅，三套 168 平方米的跃层。明天上班，我就让公司的会计来你这里办理转账手续。”贺大智签完合同后起身跟中年男人告别。

“贺总，真是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银行催款太急，你也是知道的，这个价格拿不到这么好的楼盘。”中年男人一边握手，一边感激地说道，说完递给贺大智两份双方都签好字的合同。贺大智笑了笑，随手将合同转递到了上官青云手中。

离开了售楼办公区，贺大智让上官青云开车再在泉翠庄园里四处闲转了几圈。

“青云，这个就是我上次跟你所说的那个楼盘，没想到李总今天还给了我们两个点的优惠。所以原本定的三套，我又临时决定多加了一套。多加的这一套，是送给兰兰的。”

“贺总，我真没有想到这个楼盘的环境这么好，青翠欲滴，生机勃勃。房屋盖的质量也是不错，那几幢多层楼房都还带精装修。买房的人再添置点家具可以直接搬进来住，真是合算。”上官青云按照贺大智指定的路线控制好车速驶去。

“我在想下周做个简单的装修后，我们的办公室就全搬过来，也让吕菲菲等人搬到这边来住。老办公区我跟张副总留守，大多时间我也会跟你们在一起。你对这样安排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一切按贺总的意见办……”上官青云笑了笑，心想，能搬到这么好的环境里来办公，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尤其是干他们这行，心越静越能感受到资本市场的脉搏，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对了，吕菲菲家里所需要的家具及生活用品，你就陪着她去办理，我看下周东海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就有很大的动作，给你俩两天的时间去办理。还有，你下周一先带她去奔驰4S专卖店，把‘京城八爷’给她订的那辆白色B200的手续办了，把车提出来交到吕菲菲手中，落户手续续卖方都已办好，你们直接去提车就行。这两件事情都由你陪她去。”

贺大智这么安排，自有他的用意。他早就看出，吕菲菲在暗恋着上官青云，上官青云呢，这么大年龄了身边没有个女朋友也不是个办法，既然吕菲菲心有所属，他何不来个成人之美呢。

两人整体地看了一遍后，就驾车驶离了泉翠庄园，到平时经常一起用餐的餐馆，点了平时爱吃的几道小菜。草草地用完餐后，贺大智让上

官青云送他回家。

周一，当贺大智在会议室里公布了要搬新办公地点之后，原来还闷闷不乐的吕菲菲，脸上一下子就露出了笑容。员工之中，最高兴的还要属潘卫国和鲁海波，他俩怎么也想不到，贺总会这么关心他们的生活，难免心中生出一种感动。

散会后，财会人员按照贺大智的安排去办理房产手续。张副总按照贺总的要求去联系装修公司，负责别墅的装修事宜，当然也顺带帮潘卫国和鲁海波添置家具。

可最不轻松的就数上官青云了。他今天一来公司吕菲菲就没有给他好脸色看。他也不想跟她多说什么，两人直到开会结束前，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现在看到吕菲菲露出了微笑，知道跟她说话的时机来了。

“吕副总，贺总交代我，这两天陪你一起选家具和生活用品，今天再把你的车给提出来，这样你以后在宁海市出行也方便一些。我们现在就去吧，争取在明天之内把所需的東西都选好。”上官青云主动走到吕菲菲面前说。

对于提车的事情，吕菲菲前几天就已知道了，这是干爹送给她的，也是为了犒劳这段时间以来她的辛苦工作。只是，她并没有想到，公司还送给了她一套房子，并且今天还要去自选家具和生活用品。这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这两天都由上官青云陪着她一起去。这下，周末被拒绝的愤怒就消散了，但她故意做出一脸爱理不理的样子给上官青云看。

“这次可是贺总让你陪我去的，不是我提出要你陪我去的，你可想好喽，别又找什么借口拒绝。”吕菲菲似答非答地顶了上官青云一句。

上官青云早看出了吕菲菲的心思，也就顺带解释了周末是贺总找他去办事，而且办的事情也正是有关她住房的事情。但他绝口不提陪贺兰兰去机场接人的事，他可不想再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你看，我都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你还在生气啊？是不是今天不用陪你去选家具了？”上官青云开玩笑地说。

吕菲菲也是个见好就收的人，她见目的达到了，嘟着嘴说：“去，当然要去了……”

贺大智带着潘卫国和鲁海波及另外两个操作人员来到操作室，如往常一样，密切注视着东海发展股票的盘面情况。偶尔也会随着盘面的震荡变化送出一点筹码，再接回来一点筹码。

第二十三章 道是无情

他必然得要做出一种选择，要么拒绝，要么接受。

魏军等人所在的大户室，除了魏军，其他几人都有说有笑地一边闲聊着，一边看着股市的交易情况。今天是新一周的开始，东海发展一改前两个交易日的盘面情况，不断做着不大不小的振幅，反复在那几个价格之间来回小幅度波动，也没有多少换手率。相反，换手率小得透露出丝丝寒意。

魏军心想，难道自己的分析出错了？还是我们又掉入了另一个不可想象的陷阱？不可能出错。他的直觉告诉他，他对东海发展这只股票的分析不会有错。因为现在的他已不是几年前的那个他了。他更仔细地查看着震荡的盘面，猛然间，他灵光一闪，脸上露出了一丝发自内心的微笑。

“魏哥，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刀一辉无意间看到魏军脸上的表情问。

“是的，我知道了，东海发展的主力在等待着什么。现在我们可以买股了，可以把前面贴现了获利的股再买回来。不要太多，小批量地买进。”魏军很肯定地发出了买入东海发展的命令。

刚才还在闲聊的几人，各自在自己的电脑键盘上敲打着执行买入的

命令。因为买入的数量不算多，很快成交了。

“魏哥，按照东海发展今天的盘面来看，像它这种震荡可能会有好几天吧。”周汉生说道。

“如果我分析得不错的话，是这样。转折可能出现在周五。相对而言，这天是东海发展的一个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一旦打开，那它下周就会有表现。”魏军冷静地回答。此时的他如一个狙击手一样，一动不动地在观察着整个战场的情况，不断在心中分析着他所观察到的各种数据。

魏军随后又说道：“如果东海发展的时间窗口打开了，我们就按所定的计划买进，再吃它一波。”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不斩楼兰终不还！”

几位兄弟被魏军这种气势所感染：“对，不斩楼兰终不还！”

“不过，我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魏军一句话又把兄弟们带回了一种惊讶之中。

“你是说，东海发展的主力还要再往下打压价格？”周汉生露出一一种很苦涩的表情。

“这个主力有这么狠？不会再把价格往下打压两个跌停板吧？”刀一辉怀疑地补充。

“往下再跌两个跌停板那是不可能，这个主力好像没有这个气势，但它一定想把另类的筹码给打压出来，至于把价格打压下来多少，这就要看这个主力的性格了。”魏军说道，“你看我们今天接回来的价格在4.40元，它今天的盘中最低价也就在4.38元。如果到今天下午收盘结束，它没有跌破目前这个最低价，那在后面的几个交易日里，必然得来个强势打压，才会有所反应。如果它继续在这个价格区间来回震荡，那么就更加可以确定它后市上涨的高度！”

“哈哈，后市上涨得越高越好，我们终于等到了咸鱼翻身之日！”

徐建得意地大笑起来，其余兄弟也跟着开怀大笑。

周汉生问道：“魏哥，你说的另类筹码是什么意思？”

魏军笑了笑，并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心里知道，自己所说的这个另类筹码只是他心中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他是无法用语言描绘出来的。周汉生见魏军没有回答他的问话，也就不好再多问。东海发展在全天的收盘价落下之后，也没有创出一个新低的价格来，此时的魏军心中更有底了。

* * *

上官青云陪同吕菲菲的这一天也真是累得够呛，女人选东西就是跟男人不同，左挑右拣的，价格都谈好，又突然说不想要了，把商家给气得无话可说。

上官青云原来想，今天把吕菲菲的车给提出来了，那明天她就可以自己开车去选购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了。可还未等他把此想法说出来，吕菲菲的几句话直接让他打消了念头。

“明天，你开我的新车陪我去看我的新房子，然后定一定需要再添置哪些东西。反正新车也需要磨合磨合……今天真是辛苦你了，就像个木头疙瘩似的，也不来帮我讨价还价。”吕菲菲满怀得意地说，“这样吧，为了感谢你的辛苦，晚上我请客吃饭，不过付款的可是你。”

这叫哪门子事情，上官青云只能苦笑，自己陪她购物累了一天不说，请吃饭还要自己来掏钱，这也只有她吕菲菲说得出来。没有办法，只能认栽了吧。吕菲菲仿佛看出上官青云的心思，咯咯咯地在一旁大笑。

次日，吕菲菲早早地在公司大楼前等着上官青云，她在自己的新车面前来回看了几遍，对眼前这款白色的 B200 型大奔还算是满意，从外形到内饰都很适合她的性格。打开 CD 机，正在想放一曲什么音乐呢，就见一只手拿着一张新的碟片从车窗外递到她的面前。

“你放这张碟片试一试 CD 机的效果。”

吕菲菲回头一看正是上官青云，示意他快点上车。

“今天我来当你的司机，不过你得给我指路，等我熟悉几天路况之后，就不用你啦。”吕菲菲俏皮地对着上官青云做了个怪样子。

吕菲菲按照上官青云所指的路线往泉翠庄园驶去。CD 机里传出的音乐让吕菲菲心灵为之一震，忍不住问了问上官青云。

“你的这张 CD 碟叫什么名字？是谁的专辑？”

“这不是谁的专辑，这本来是一首基督教赞美诗，名字叫《奇异恩典》。”上官青云说。

“这是基督教音乐？”吕菲菲惊诧地说道，“我还以为会跟佛经音乐一样，咿咿啊啊的让人听不懂，没想这音乐这么富有现代元素。”

“这个不奇怪，很多人都认为宗教音乐都是脱离现代社会的，都是另类的，其实只是他们对此不了解而已。你现在听的这曲《奇异恩典》是旋律版，我给你调到词唱版，你再听一听。”

上官青云边说边在 CD 机上调出音乐的曲目。

在此音乐的陪伴下，两人都用心地感受音乐的魅力，一路无话。不知道重复听了多少遍后，车子驶入了泉翠庄园的绿荫小道。

“一帘花香，三面湖光，四围竹影，青树翠蔓，堆窗之间点染无数水岸风情！”吕菲菲在看过新房的环境之后，发出一些感叹来。

“啊啊！真没想到我们的吕副总也有如此的好文采……”

“去去去，少来调侃我了，谁不知道你上官青云的文采好。”吕菲菲挥手轻轻在上官青云的肩上敲打了一下，说，“这儿的整体环境确实不错，我很喜欢这里。怎么样，要不你也在这里买一套，搬到这边来住？”

上官青云知道吕菲菲话中有话，也不搭腔，带着她往别墅区走去，在别墅 E-12 号停下。门口不断地有人在往屋子里搬运一些装修材料。

“哎哟，我们张副总的办事效率就是高，装修的人今天就开始动工了。”

上官青云见参观不方便，就带着吕菲菲在别墅区四周转了转，然后开车离开了泉翠庄园，直往家具市场驶去。

* * *

这几天也真是够累的，吕菲菲晚上一回到公司，真想倒头大睡。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该买的东西都已买得差不多，她原本可以今天就住在新房子里，但那边的网络通信设备还没有装好，安装人员说要到这周五才能连接上。不能上网，对她来说，这可是件要命的事情。所以她宁愿先回到这个临时的住所。

上床之前她打开电脑里的聊天软件，给网名为“独孤风行”的人发送信息：“这几天让你这么辛苦地陪我购物，我很开心，真希望以后你永远这样来陪我。”

吕菲菲随即又打开干爹的聊天窗口，给他留下几句感谢的话之后，便关上电脑，倒头睡去。

* * *

宁海市，听涛雅苑小区。上官青云好好地冲洗了一番，驱除掉这几天陪吕菲菲逛街购物所带来的疲惫。走进书房，见到电脑里的聊天软件提示灯一直在闪动。他知道是吕菲菲给他发来的信息。看完这条信息之后，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思考，思考这位对他情有独钟的女人。

上官青云不是不知道，吕菲菲对他所流露出的矫情意味着什么。很多的时候他都装傻充愣，但是一次两次可以，时间一长，他必然得做出一种选择，要么拒绝，要么接受。上官青云不是不能爱，也不是没有爱。相反，他的爱太多，确切地说是爱他的人太多，他的才气，他的性格，他的外表……几近完美的一个男人，又有多少女子能抵挡住他

的诱惑。

正因为如此，自从他回国，结束了那段美好而痛苦的爱恋之后，他就暗暗发誓，在未做出正确选择之前，不能轻易再去伤害任何一位女孩子的感情。所以他现在还一直是单身，而目前他的精力全都用在事业上。

面对看了又看的留言，他想了想，回复一句：

“愿你住进新房以后开开心心。”

随后上官青云重新整理了一下思绪，回到电脑前，反复查看东海发展的股票行情图。他与贺大智都知道，这只股票里一定有很多玄机，虽然以目前手中所掌握的情况来操作，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他想看清东海发展操盘手的操盘手法。这是每一个操盘手所必须有的学习本能。只有这样不断深入地学习，才能更好地防止自己成为那些“猎庄操盘”（俗称反操盘手）嘴中的肉。

不知不觉窗外逐渐明亮起来，时不时传来或大或小的喧哗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上官青云收拾好电脑后，就去洗漱了。

* * *

贺大智刚把办公室里显得有些杂乱的东西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已站在门口。

“早上好，青云。这么早就到公司来了，是不是因为要搬到新的办公地点去了，就有点舍不得这儿呢？”

“是有点舍不得，毕竟在这儿工作很长时间，都生出感情来了。”上官青云回答。

“对了贺总，这几天我把你交代的任务都圆满完成了，关于东海发展股票的事情，我见你也没有打电话给我，知道没有什么大的情况变动，但我还是不放心的，昨晚我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它的情况，认为东海发展的操盘手很快就要把它做起来了，他们害怕夜长梦多，担心会半路杀出来

个搅局的，到时候功亏一篑。”上官青云把话转到正题上来，然后，把他对东海发展股票的一些新的看法对贺大智说了，这也是他今天比以前早来公司的原因。

贺大智听完上官青云的话，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我很认可你这个看法，今天是周五，他们在沉静了这些日子后，很有可能会借助今天来个出其不意。你不在公司的这几天，我一直交代批量扫货。但动作不敢太大，怕引起对方的怀疑。”

贺大智又说：“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吕副总和小潘等人叫到操作室来做好准备工作，再把一些操作细节交代一下。”

“行，我看现在还早，先去把我办公室整理一下，把要搬走的东西清理出来，一会儿我们在操作室见。”上官青云说完，离开了贺大智的办公室。

上官青云要整理收拾到新办公地点的东西并不多，除了一些贵重的文件资料和书外，就是他最喜欢的那幅字和几盆枝繁叶茂的植物。眼看着下周一就要搬去新的办公地点了，心中难免有些不舍。这种滋味并未在他心中停留多久，就被眼前精神饱满、神情娇贵的吕菲菲给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怎么啦，上官青云，现在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新的地方办公了？是不是，你又喜新厌旧啦！”吕菲菲站在上官青云的门口娇笑着说。

上官青云白了吕菲菲一眼，说：“你是没有什么东西要准备搬过去了，我看你早就把要搬走的东西都搬走了。这么急着就要住新房，是不是昨晚高兴得一晚没睡？”

“住新房当然高兴喽，不过此新房非彼‘新房’。”吕菲菲故意把后面那个新房变着调来说。

上官青云知道她说的新房是指何意，也懒得去接话，说：“贺总说，

一会儿我们全到操作室去，今天可能是在这里操作股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今天好像有情况。”

吕菲菲见上官青云把话题说到正事上来了，也不再跟他逗笑。“嗯，我们现在一起去操作室，我看时间也差不多要到开市的时候了。”

吕菲菲话刚说完，就见潘卫国走过来，说是贺总请他们去操作室。上官青云随即关好办公室的房门，三人一起往操作室走去。

操作室里，并没有临战前严阵以待的样子，大家有说有笑地闲聊着。贺总待上官青云、吕菲菲等人都坐好后，挥手示意了一下，打断了大家的闲聊。

“各位都到齐了，我就开始说正事了。今天的这个周五是我们在这个操作室操作交易股票的最后一天，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全部搬到新的地方去工作。今天操作的股票依旧是东海发展，操作的总体思路不变，吕副总，你们今天的工作任务相对来说要重一点，东海发展的操盘手们今天可能会有行动，你们机要组的人要严密地做好市场即时交易的动态监视。其他的人员就按正常的布置进行买卖操作。各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贺大智说完，眼睛在每个人的身上扫了一遍，最后停在了上官青云身上。

上官青云望着贺总摇了摇头。

9点30分开盘，东海发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在4.45元的价位平开。盘中的交易情况很是清淡，10分钟过去了，虽然有几单上百手的买单把价格拉到了4.49元，但股价很快就遇到一股抛单，把股价重新压回到了4.45元。随后股价横在这个价位上走了两三分钟。之后，再遇到几股买单，股价拉到4.51元，但未做停留，又快速回到4.45元。就这样短时间内来回好几遍。

“贺总，刚才那几个大的买单和卖单，系统显示都出自北京。”吕菲

菲即时把情况汇报给贺总。

“很好，他们这是在玩对敲。买入组可以在 4.45—4.50 元之间再吃进一些货，但量不能太大，以免打草惊蛇，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现在的持仓位已达到要求，今天吃进的这些货算是帮对方坚定信心，稳定股价吧。”贺大智说完，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临近中午收盘时间，股价从开盘价的 4.45 元上摸到 4.56 元收盘，涨幅在 2.44%。

“吕副总，从上午收盘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筹码分布有没有出现一些大的变动？”贺大智问道。

“从监视系统上显示出来的数据来看，他们的筹码并没有做出大量转移，只是一些较大的零散买卖单多增加了几个地方。不过，在最后收盘的时候出现了盘口密语。他们说：可以行动了！”吕菲菲回答道。

“可以行动了！”

贺大智、上官青云面对这样一个信息，两人脸上同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是拉升行动开始了。”上官青云说完给了吕菲菲一个感谢的笑容。

吕菲菲开心地笑了笑，但未出声；这种笑，是她跟上官青云默契的情感交流，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这样吧，今天下午收盘后，大家都放松放松，全公司人员晚上搞个聚餐宴会，算是对大家喜迁新居的祝贺吧。我打电话给张副总，让他去安排了一下。”

下午开盘，东海发展顺着上午收盘的走向直线往 4.60 元冲去。股价在 4.60 元并未遇到什么阻力，却突然停止不前了，交易很快又清淡下来。贺大智交代大家静观其变。对于一个操盘手来说，有时候看别人表演操作也是一种享受，那种操作的节奏有如一曲曲美妙的音乐，让人赏

心悦目。如果说呼风唤雨是操盘手的一种霸气，那么恬静淡雅可以说是操盘手的另一种境界。

东海发展的股价在这个周五的下午并未出现什么大的波动，股价每上一个台阶就在那个台阶上小幅度来回震荡几下，然后继续往上一分一分慢慢地推着走。当然，东海发展今天的表现在整个大盘为数不多的股票中还是显眼的。股价最高时冲到了 4.70 元，但在这个价位上，未能停留住多久。伴随着 15 点收市时间的临近，股价开始小幅度回落。

最终东海发展收市时股价停在了 4.60 元，当天涨幅 3.3%。

看到东海发展今天的这个交易走势，收盘后的贺大智脸上露出了非常满意的笑容。他走到一扇打开的窗户前，点燃一支大中华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东海发展今天的行情表演可以说是定格了，下周必然上涨。整个大盘也有一种很强的上涨欲望，我们就等着一份好的收获吧。对这个操作室来说也算是个圆满的结局……”

贺大智话音刚落，上官青云接着说：“也会给我们的新办公地点带来一个美好的开始。”

“对对对，是这样的。”贺大智面带笑容肯定地说道。

“要搬去新地方办公的人准备一下，明天都一并把要搬的东西清理摆放出来，张副总会安排搬家公司的人来，一次搬迁完毕。王彤、吴宏、张浩、陆明，你们搬过去后，离你们现在住的地方虽说有一点远，但公司都已经给你们配了私家车，你们也就每天多辛苦一点。不过，不用像现在这样 8 点 30 分准时到公司，在那边你们只要九点钟以前到就可以。其他没有什么了，大家各自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然后一起去安庆娱乐会所，张副总在那里给我们订了位子。”贺总又紧接着补充道。

安庆娱乐会所里，除了张副总显得有些郁郁寡欢之外，其他人都玩得很尽兴。吕菲菲更是显得娇楚动人，她还时不时地说一些网络上的搞

笑段子。然后就是吵着上官青云陪她一起玩牌，上官青云也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扫了吕菲菲的兴，一个晚上全都用来陪吕菲菲了。

贺大智也看出了张正龙副总的心事，知道这次搬去新的办公地点没有他的份，他心中难免有些失落，就一直陪着他说话，也算是在做一些安慰，毕竟公司老的办公地点和公司的其他业务还得有人来管理。再有就是他自身对操作股票这块业务又不懂，虽说他平常或多或少有些接触，但他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明白人，但具体到如何去做，就是门外汉了。贺大智着重讲了这次新开这么多公司，以后的艰巨任务都得要他来打理，张副总的内心总算有些平衡，也没有太把那份不满表现出来。大家在娱乐会所一直闹到十一二点之后才散去。

吕菲菲没有顾忌周围的同事，一把拉过上官青云的手，偷偷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把上官青云惊讶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众人也权当没有看见，各自有说有笑地相互道别。

第二十四章 不死鸟

抄底是什么？抄底就是价值与价格的对等平衡关系。炒股票也就是炒人生态度。

上官青云回到家里洗漱完毕，一直在想刚才离开安庆娱乐会所时，吕菲菲悄悄对他说的话：“明天是我喜迁新居的日子，你要做顿饭给我吃，不过是在你家。”

这下可难倒了上官青云，平时一个人在外吃得多，要不就是在外买了熟食打包回家，在家做饭是很少的，这一次吕菲菲突然搞了这么一出，也怪自己当时嘴笨，为何不当场找个理由拒绝了昵？上官青云现在冷静地想了想，虽说有点后悔，但从近来跟吕菲菲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来看，他俩在同事的眼里就是在谈恋爱，只是两人彼此都不点破，别人也不能乱说，可私下心知肚明。但上官青云的内心却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吕菲菲，有一个女子在他的内心深处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她就是黎叔的女儿——格妮雅·黎。他一直想忘记她，可是人的情感就是这么奇怪，当你越想忘记一个人时，反而越想着她。思念真的是个古怪的东西，它就像绵绵的细雨，丝丝线线联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稍不留神，就让他心雨不止。

是拒绝还是答应？如果不拒绝，那就代表着答应。面对着电脑里的聊天软件，上官青云一直在犹豫着。不知过了多久，在键盘上打出：“明

天中午我去你的新家接你，等我。”

吕菲菲今天心情特别的好，快速地把临时住所的东西搬到新居摆放好后，懒洋洋地躺在新买的橙色布艺沙发上，听着组合音响里播放的旋律优美的小提琴曲。她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上官青云来接她。因为今早她一打开电脑就看到昨晚上上官青云给她的留言，别提有多高兴了，她认为自己的计划又进了一步，她要了解这个让她芳心激荡的男人的一切。每每想到这里，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暗笑着摇摇头。

“丁零，丁零”，两声门铃响过之后，吕菲菲快步走到门前的猫眼处往外一看，一堆绿绿的东西挡住了视线。她正感到诧异，门外的人不是上官青云，那会是谁来了？听到门铃声再次响起，她也不再多想，直接把房门打开，一眼便看到上官青云捧着一盆绿植站在门外。

“祝贺你喜迁新居！我给你送来了一盆绿色植物。”上官青云一边说着一边换好临时拖鞋，走进了吕菲菲的房里，把手中的一盆绿色植物放到了沙发旁的一个空平台处。

吕菲菲关好房门说：“你这人真是奇怪，有你这样来看女孩子的么？不给我送花来，却给送来了一盆绿植，哼。”

“这你就知道了，这盆植物叫‘富贵竹’，带有很浓的祝福之意。你看我把它放在沙发旁的这个地方，正好衬托这个沙发的美。绿叶配红花，你就是一朵最美丽的红花，当然要有绿叶衬托了。”上官青云打趣地说。

吕菲菲也不跟他贫嘴，看了看摆放在沙发旁的富贵竹，可别说，放在这个地方还真是很搭整个家居。心中暗喜，肯定是上官青云前几天早就想好要在这里放上这个植物了。

“你看我的家怎么样？有没有你的家里漂亮？”吕菲菲示意上官青云，并拿出水果摆放在他面前的正方形茶器上。

“吕副总，你家当然比我家要好看多了，这么温馨的格调，简约大方，而不失现代潮流。”

“什么？你叫我什么？”吕菲菲有点暗暗生气。

“我叫你吕副总啊！”上官青云装出萌萌的样子。

“我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允许你这样叫我。看我不打你……”吕菲菲边说边往上官青云身边挤过去，“打你，我打你，就要打你……”

“好好好，我认错，我投降。”上官青云躲着吕菲菲，“你都准备好了没有，我特意来接你去我家的。”

“哼，这还差不多，你等我去换一下衣服。”吕菲菲听上官青云这么一说，马上改变了自己刚才的态度，走进房间去换衣服去了。

上官青云也走出客房来到阳台上，极目远眺。美丽的阳光衬托了无边的蓝天，小区四周恬静清雅，这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啊！上官青云心中暗暗叹道。

“我换好啦，我们走吧。”吕菲菲走出房间来到客厅。

“啊！”上官青云回过神来。他从没有见过吕菲菲这么迷人的样子，白皙的肌肤，高挑的身材，外配一身古典的衣裙，活脱脱一个仙女下凡，不免惊愕了一下。

上官青云见多了美女，但是，吕菲菲的美却有一种脱俗的气质。他对美没有特别的定义，能让他从心里生出喜悦感觉的就是好的，他不会盲目跟随世俗的审美标准。

“为何这样看人家，讨厌。”吕菲菲看到上官青云这种呆呆的样子，心中又是好笑又是得意。

“不好意思，以前真没有见过你这身装束。我们走吧，顺带去看看新办公地点都整理完了没有。”上官青云有些尴尬地说道，“我刚到你这儿来时，看到张副总正在那边忙碌地指挥着搬家公司的人员。”

吕菲菲的家跟新办公地点的别墅相隔不远，开车过去也就两三分钟。等上官青云的车刚好开到别墅门前时，搬家公司的车正好离开。他俩走进别墅，看到张副总还有潘卫国、鲁海波在整理东西，连忙跟着一起行动。要整理的东西不多，几个人很快就整理好了。

“真不好意思，让吕副总和青云副总也来亲自动手整理。”张正龙客气地说道。

“看你说哪儿的话了，这不见外了么？以后张副总有空也要经常过来的呀，要不然我们的后勤工作可没有了保障……”吕菲菲一脸诚恳的样子，听得张副总很是感动。

上官青云也随意问了问潘卫国和鲁海波，对新居是否满意。

别墅经过这么一装修，还真是赏心悦目。三层楼的整体格局没有多大改动，私人办公房间与公共房间分隔有序，从操作室的落地窗往外看，一株成年缅桂，别墅外的景致尽收眼底。

看完这一切，吕菲菲和上官青云对张副总都报以感激的微笑，以往在上官青云心中所留下的一些成见也渐渐地得到了淡化。

正当大家都要离开别墅时，贺大智从外面进来，差点与低着头急着往外走的潘卫国撞个正着。潘卫国一见是贺总，不好意思地站在了一边。

“这么巧，你们都在呀。”贺大智跟大家打了声招呼，“我把车停在了下面的大停车场里，顺着小道走上来的，这样也可以顺带享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

见贺总也来到新的办公地，大家都争着跟贺总打招呼。当贺总的眼光扫过吕菲菲时，脸上流露出一种异样的表情。贺大智见大家都快要离开了，也不强留大家，只是随便在一楼的大厅里看了看，然后叫张副总留下，说有些事情要单独跟他聊一聊。

上官青云和吕菲菲跟各位道别之后，开着车离开了别墅。

一路上，吕菲菲的心情很好。从吕菲菲现在住的泉翠庄园到上官青云的住所本应相隔不远，以现在这样的车速，按理说应该到了目的地才对。等吕菲菲反应过来，才发现上官青云的车是开往市区的，心中生出丝丝诧异，她微带斥责的语气问道：“不是说好去你家的？怎么你现在想反悔了？你家住在市区么？”

“当然不住在市区了，我现在先带你去一个地方，等你到了就知道了。”上官青云也不理会吕菲菲的问责，扶稳方向盘踩着油门往前驶去。

车行驶了约十分钟后，上官青云指着眼前的一大块招牌说：“到了，就是这里。”吕菲菲定眼一看，就在离停车场不足二十米的地方，一个门坊上挂着“宁海市北郊农贸批发综合市场”的招牌。招牌下人来人往，一派繁华的景象。

“农贸市场？”吕菲菲很快就明白了，原来上官青云要带她来这里买做饭用的食材。但她也感到疑惑，为何不去大型超市买呢，却要到这种乱蓬蓬脏兮兮的地方？

上官青云也看出吕菲菲的疑惑，笑了笑说：“我有时很喜欢到农贸批发市场里来转一转，一来可以透过这些最最基础的生活场景感受一下国家经济的活力，二来这里买东西经济实惠，用行话说可‘抄到底’。”

“抄底？”吕菲菲听着更是一头雾水。

上官青云说：“对啊，就是抄底。在我看来，抄底就是价值与价格的对等平衡关系。比如说，你到这个市场看到一件商品的价格与另一个市场同一件商品的价格有所不同，或是高了，或者是低了。在你做出购买选择时，当然会选择低价格的地方买。有些地方之所以同一件商品的价格有所不同，是因为掺杂了很多的中间环节，经过的环节越多，它的价格就会越高，而这件商品本身的真实价值就被人隐藏了。当然，这也要根据你的需求程度来定，所以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其实也是人心理活动

的一种定论，只是各有不同。”

上官青云又想了想，说：“还有，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供给日渐丰富，人们越来越追求高档的东西，认为价格越高的东西就越好。很多商家借助人们的这种心理追求来定价格，提高自身产品的利润。像我们这种做证券股票的，做着做着就做出了一种本能习惯，会把抄底运用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实炒股票也就是炒人生态度，炒人文特性。”

“哟哟哟，大道理真多，买个菜也这样一套一套的，你累不累呀！”吕菲菲带点讽刺地笑着说。

上官青云说：“当然不累了，这是一种乐趣。有时我可能会在买菜时为了一角钱跟商家讨价还价，这并没有省下来多少钱，但它是一种感觉，一种博弈之后的乐趣。”

“行行行，你有理，我说不过你。”

吕菲菲透过他的这些言行，也逐渐感到上官青云定是个会持家过日子的人，他拥有让人嫉妒的才华，但他也有着最普通的一面。

吕菲菲在上官青云的带领下，逛了一遍市场。一圈下来，两人大包小包地选购了很多食材和水果。回到车上坐定后，吕菲菲才感到有些轻松，感叹：“真没有想到，买菜比我逛商场购物要累多了。”

上官青云驾车又重新驶向了海滨大道，往听涛雅苑小区急驶而去。

吕菲菲靠在车座上闭上双眼小憩了一会儿，暗自思忖，今天买了这么多的菜，要怎么做啊，反正我是不会做的，最多也就是当个小帮手洗洗菜什么的。上官青云要是能做得一手好菜，那他岂不成了一个极品男人？

听涛雅苑小区的自然环境虽比不上泉翠庄园，但它整个小区的布局结构合理，中高楼层之间的采光与中央园林的配比还是很讲究的，临海的几栋房屋视野很好。

C幢12楼03室的主阳台也是面向大海的方向，晴朗的天空下，站在阳台上，可将大海尽收眼底。吕菲菲四下参观了一下上官青云的家，二室二厅一厨一卫，虽没有豪华的装饰，但干净整洁。家里的家具不多，却也不乏温馨之意。客厅里一幅黑桃木框装裱的高山流水瀑布很显眼，既富有层次，又有灵灵动之感。画面左下角题写的“纵有万泉瀑飞渡，唯有流水石受苦”，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上官青云家还有两个地方让吕菲菲比较满意。一个是客厅里的全实红木的红酒储藏柜，这个储藏柜跟客厅的一面墙紧紧融为一体。储藏柜的最下面是一层冷藏机柜，一看就知道是特意定制的。另一个是书房里大大的藏书柜，里边摆满了书，看上去都是读过的，不光是在书架上摆摆样子。书架前还安装了一架带滑轮的木梯，方便取下高处的书。

吕菲菲随意看了看摆放在书架里的书，全部是一些中外古典书籍，历史、心理学、经济管理类、人物传记类都有。其中一本古老的线装书引起了她的注意，吕菲菲便把它抽出来，只见发黄的书页上写着《古道御书》。她好奇地打开一看，里边什么也没有，再多看几页，全部是空空的白页。她感到好奇，拿着手中的书走到厨房，看着正在忙碌的上官青云问道：“你这是一本什么书啊？里边一个字也没有，全是白页？”

“什么书？什么白页？我的书都有字的呀。”上官青云没有回头，一边忙着一边含糊地回答。

“你是说我冤枉你咯？”吕菲菲见上官青云看也不看一眼，不悦地说，“你看，你看，这本什么《古道御书》里边就是一个字都没有。”

上官青云一听到“古道御书”四个字，有如触了电一样，但他很快故作镇定地回头看了看。他知道，这本书是不能让任何外人看见的，因自己一时大意，那天把它临时放到书柜里，然后就把这事给忘记了。

他顺着吕菲菲的手一边翻看一边也感到奇怪，原本里边有很多文字

的，现在一个字也不见了。电光火石般的意念在大脑里一闪，马上反应过来说：“哦，你说的这本……无字经书呀，它是没有字的。”

“无字经书？”吕菲菲惊诧地看着上官青云。

上官青云说：“你没有听说过无字经书？那你看过《西游记》没有？”

吕菲菲说：“《西游记》当然看过了。”

“《西游记》里最后唐僧西天取经得到了很多的无字经书，在过通天河时掉入河中，这本书就是那时掉入河中遗失的众多经书之一。”上官青云假装一本正经地说道。

吕菲菲看到上官青云这副表情就想笑，心想，《西游记》那是神话小说，他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一定是想骗我，哼，我才不上他的当，听他胡说八道呢。既然如此，我何不顺着他？于是说：“无字经书你也看得懂？”

“看得懂呀，不过不是用双眼来看，是用心来看的。”上官青云只能用这个办法把此事给敷衍过去，然后不再理吕菲菲，又开始忙着手中的事情。

“我的家里你也看过了，很普通的，没有你那儿漂亮。你是不是也得来帮一帮我了，要不然要到很晚才能吃得上饭的……”上官青云借故把话题拉远。

吕菲菲见也得不到什么答案，虽然心有疑惑，也只有随它去了。她现在听到上官青云主动要求她来帮忙，心中一笑，说：“好好好，你要我怎么帮你？”

上官青云安排了一大堆洗菜的活计交给吕菲菲。对于吕菲菲来说，这点活不算多，她喜欢这种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做事情的感觉。

因中午两人只是在逛农贸市场时随意买了些零食吃，肚子未曾填饱，现在自然感到有些饥饿，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很快一顿丰富的饭菜

摆上了桌面。

“你想喝点什么？”上官青云一边点燃餐桌上的烛台一边问道。

“你这儿有这么多的藏酒，你请我喝什么我就喝什么。”吕菲菲一副客随主便的意思。

“那就喝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喝的拉菲古堡吧。”

上官青云从冷藏柜里拿出一瓶未开启的拉菲古堡，打开组合音响，屋里便回荡着轻柔的古典音乐。然后很熟练地开启了红酒，先为吕菲菲面前的勃艮第红酒杯盛上。

两人边吃边喝，尽情地享受着，没有多少言语。古典音乐，烛光，美酒，才子，佳人，这些元素组合的场景，是不需要用词汇来描述的。如果说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运动中度过，三分之一在言语中度过，那么还有三分之一是在感受中度过。感受生命中的一切，学会了感受，也就理解了生命。

吕菲菲有好几次想跟上官青云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给放弃了，她也不想因为自己要说的话破坏了良好的气氛。吕菲菲感到今天在上官青云这里喝的拉菲古丹妮比在上海那次喝的口感要好，她想可能是因为冷藏了的缘故吧。不知不觉一瓶拉菲古丹妮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知是因为红酒的原因还是气氛使然，两人的脸颊都出现了粉红。吕菲菲感到每一次与上官青云碰杯时，四目相交，脸颊就会有一种灼热感涌现，心跳加速。她既害怕自己因为不能自制，而醉倒在这浪漫温馨的酒杯里，也害怕这种时光只是她生命中的昙花一现。

隐隐约约有种甜蜜的矛盾压在她的心口。她想：我这是怎么啦，在别的男人面前一贯自信的我，跑哪去啦？一个心念瞬间而起：我一定要拥有他。

吕菲菲拿起酒杯起身来到上官青云的身边，主动要与他喝交杯酒。

上官青云也不拒绝，起身憨憨地笑了笑，在两人这么近距离接触的时刻，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彼此的呼吸。酒是喝下去了，两人却并没有分开，吕菲菲环住上官青云的脖子，幸福地微笑着，逼视着上官青云的眼睛：“我看到了，你的眼睛里有我，对不对？”

吕菲菲并没有得到上官青云的回答，却感到上官青云温暖而热情的嘴唇贴在了自己的唇上，一股暖流瞬时传遍全身，吕菲菲很自然地迎合他的热唇，深深地，久久地相吻着……刹那间，天地已无万事万物，轻柔的音乐仿佛也停止了，周围的空气似乎全都凝固了，一切都那样的静，静得听得到彼此激烈而富有生命的心跳……

在激吻中，上官青云下意识地放下手中的酒杯，抱起吕菲菲走进卧室……

上官青云自从回国以后，许久，许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浪漫了，更没有过这种快乐的时刻。虽然他有坚韧的毅力，可以通过情感的转移让自己独守寂寞，但他一样是人，一样有着动物原始的本性。他不害怕这种寂寞，更不害怕这种寂寞会伴随他一生。他只是将自己的情感深深地藏在心底，等待着地动山摇的那一刻。

上官青云心想，我不想我的激情永远跟随着那个离我远去的人，我有选择情感的权利，我有寻找满足情感需求的权利，如果说爱的永恒是为了固守在一个逝去的回忆里，那么，什么又是爱的生命与活力呢？爱不是一个死去的物体，爱是一个活物，是一个有着无限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活物！传统爱的观念与人性的本能，在此时有了一种全新的诠释。

音乐如海，情感如涛，正追逐着生命，无限的爱意由此而生。

上官青云紧紧地拥抱着吕菲菲，她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胸前，握着他的手，突然有种不自觉的冲动将他的手放到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吕菲菲本想着他会大叫一声，可他却轻轻地说：“上帝又吻了我一口，不是

留下唇红印而是青紫一片。”

“不管过去有过什么，现在你要永远记住我。”吕菲菲又有点心疼地用手轻轻抚摸着上官青云被她狠咬过的牙印。

上官青云笑了笑，不与她争辩，只是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吕菲菲陶醉地闭上眼睛，喃喃道：“我真想这样一辈子靠在你的怀里，就算此时让我死去我也愿意。”

吕菲菲又轻轻地说：“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行吗？”

“答应你一件什么事情？”上官青云心想，她此时要求我答应的无非就是爱她一辈子，或者爱她一万年之类的事情，“你说吧，是一件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做到。”

“这件事对你说来不难，你一定能做到，只要你能答应我就行。”吕菲菲撒娇着说。

上官青云说：“好的，我答应你，但你不能因为我的答应而让我去做违背良心和道义的事情。”

吕菲菲抬头瞪了他一眼，说：“我要你答应我，将你的秘密全部都告诉我！”

上官青云一听，是这么个要求，当时就想笑。看到吕菲菲这么一本正经地说出来，想了想说：“我的秘密？我能有什么秘密？”

吕菲菲说：“你当然有秘密啦，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秘密！我想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将我的一生交给一个我不了解的人！”

上官青云得意地笑着说：“了解可以呀，你天天跟着我就了解我了啊，哈哈……”

吕菲菲撒娇地说：“讨厌，我说正经的！”

上官青云说：“你这是给自己设了一个套，给套了进去。了解别人本

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没有哪一个人能真正地了解另一个人，我们现实中通常所说的了解某一个人，那只是对于一些表面现象而已，就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敢说能完全地了解自己的孩子，更何况是别人。至于我的秘密么，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的经历，每一个经历就会是他人生的一个印记，你不要在意这个印记是什么，关键是看它对你以后的人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你要真想知道我的过去，那你以后天天给我做饭吃，我会一点点地讲给你听，行不？”说完后，上官青云自己笑了起来。

吕菲菲见前面的话题继续不下去了，又聊起另一个话题来。“到你家里，我注意到了两个细节，你书房里电脑旁边有个相框，相框里那个跟凯瑟琳·泽塔-琼斯有几分相像的女人是谁？还有就是，你侧墙上那幅装裱精美的刺绣‘浴火凤凰’是哪来的？”

上官青云先避开第一个问题，用手指了指侧墙，说：“你是说这幅不死鸟图？等等，你刚才叫它什么？”

吕菲菲有些惊诧了，说：“浴火凤凰啊，这个被火焰包围着的凤凰啊！”

上官青云说：“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这幅画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卖画的人跟我说，外国人称它为不死鸟。我当时看它被卖家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有些灰尘，但刺绣很逼真，很有立体感，就买了。浴火凤凰？你叫它浴火凤凰，这名字不错。对了，这个词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吕菲菲白了上官青云一眼，手指轻捻了一下他的肚皮说：“‘浴火凤凰’是我的网名呀，你忘记了？”

经吕菲菲这么一说，上官青云突然想起来了，又好像预感到了什么。

临回国前，他跟未婚妻格妮雅·黎确定分手后没多久，自己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无聊，信步走进一个不起眼的画廊里，偶然买了这幅画。不

曾想到今天，一个网名为“浴火凤凰”的真人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

“你在想什么呢，难道有什么不对么？”吕菲菲看出了上官青云的异样，不知道其中原因，随口一问。

“没有什么不对的呀，我在想，我们从事证券股票这一行，从开始到结束，能活到最后放手不干了了的，却如同这个称号一样：‘不死鸟’！可现实却是，能在这个行当里得到这个称号的人少之又少。”上官青云自圆其说，却也说得在理。

“嗯，你这样说，确实有点像那么回事，‘不死鸟’！嘻嘻，我以后就叫你‘不死鸟’喽！凤为雄，凰为雌，凤凰乃为雌雄同体！浴火的凤凰，在火中重生的凤凰……”吕菲菲越说越开心。

上官青云见休息得差不多了，想到还有一摊子卫生没有打扫，想起身去收拾，吕菲菲却紧紧抱住他，害怕他就此离开了……

两人经过再一次的小憩之后，上官青云起身从衣柜里拿出两件男式长袍睡衣，一件白色的递给了吕菲菲，一件淡蓝色的自己穿上走出了睡房。

吕菲菲背靠在床上，穿上了睡衣，并未起身，看着上官青云的背影，心想：我的计划是成功了，那我算得到他这个人了么？如果说性是贴近彼此最有效的方式，那为什么上官青云今天一改他往日里文质彬彬的形象？从他的激情来分析，他是真性情流露，而不仅仅是酒精催化。

吕菲菲不敢再多想什么，起身往餐厅走去。看到上官青云已经收拾好了屋子，还重新在餐桌上摆放了水果。

“菲菲，你起床了，不再多休息一下？有没有饿了？我重新做了点吃的……”上官青云一连串关怀问候的话，听得吕菲菲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来。

“我还不饿，吃点水果就行。”吕菲菲说，“现在天色也暗下来了，

我想到阳台上坐一坐，你要不要来陪我？”

上官青云自然是答应了，移了一张双人靠椅和一个小圆桌到阳台上。阳台还算宽敞，放上这些东西也不会影响旁边一盆长势茂盛的植物。上官青云重新换了一张CD，牵着吕菲菲的手坐到了靠椅上。吕菲菲听是张学友版的《听海》。

“你也喜欢听张学友的歌？”吕菲菲问。

“是的，这首《听海》是我看海时听的歌。”上官青云说。

吕菲菲满怀期待地问：“我前面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相框里那个棕黑发质、蓝眼睛的外国女人是谁，你还没有回答我。”

上官青云知道，这事今天不给吕菲菲一个交代，改天她还会为这个问题来纠缠自己，还不如现在告诉她。于是说：“这个女人是个混血儿，是我在美国工作时，‘M·守护者环球对冲基金’华裔总裁黎志俊的女儿，叫格妮雅·黎，也是我曾经的未婚妻。后因我执意回国，她极力阻止，最后矛盾升级分了手。”上官青云说完凝思了一下，往远处的大海望去。

吕菲菲问：“你回国后有想过她吗？有想过再回到她身边吗？”

上官青云说：“有想她，但没有想过再回到她身边。她虽有中国血统，但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外国人，她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欧洲贵族，她是个傲慢的人，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加上她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用盛气凌人来形容她一点也不过分。”

吕菲菲再问：“你有恨过她吗？世间常说，有爱就有恨。”

上官青云说：“唉，谈不上什么恨，爱与恨是个双胞胎，是个魔。一旦你动了那个心思，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那就只能是走向毁灭。”

上官青云，一个自认坚韧的男人，在提到这些往事时，也难以掩藏心中的痛。

“听，海哭的声音，叹惜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悲泣到天明……”上官青云跟随音乐声，轻轻地唱了出来。

吕菲菲看得出来，是她重新揭开了他已经结痂的伤疤，这伤疤对上官青云来说，是一份滴血的痛。她此时能做的就是紧紧握着他的手，像是在给他一种力量，一种由她这里升起的爱力量。

天色渐渐走向深黑，星星露出了光芒。从远处而来，略带点咸味的海风吹拂着阳台上两个紧紧相依偎的人。

“青云，你能说说什么是爱吗？”吕菲菲的声音小得几乎只有她自己能听清楚，她害怕她的这个问题又会勾起他的伤痛。

上官青云答非所问，又似自我表白地说：“我是个很独特的人，我的独特是因我的自负和自傲，我不喜欢平庸世俗的生活，我喜欢森林和大海。尤其是黑夜里的森林和大海，它们能让我找到心灵的宁静，能寻找白天时分不能得到的生命本性。

“我像个游子，喜欢将心交给黑色的森林和大海，因为它们有一种捉摸不透的美，它们有时会在电闪雷鸣中奏出生与死的凯歌；也会在轻啼的鸟声与风声中让人感知大自然循环不息的生命之歌。与其说是歌，还不如说是糅合了一点情感，一点沧桑，一点超脱，一点希望的心灵玄音，天籁之语……或浓或淡，或轻或重，或短或长的久久情怀。

“菲菲，你知道，让夜色里的森林和大海做心灵访客，能得到什么——感知，一种对自我的感知，一种对自然的感知，一种对生命的感知，一种对朋友、亲人的感知……”

上官青云思忖了一下，说：“你问爱是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的，人性的爱，可以说是所有情感的混合体；魔性的爱，可以说是诱人进入罪恶深渊的桥梁；神性的爱就可以引用一段《圣经》里对爱的诠释：爱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吕菲菲静静地听完上官青云的诉说后，问：“不求自己的益处，青云，你认为自己做到了么？”

上官青云知道吕菲菲话外之音，是指他们所从事的这个证券股票行业，他们在这个行业里所扮的角色，全部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损害了别人的益处，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伤害之上。

上官青云也不直接回答吕菲菲的话，说：“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所以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会用这些所得的益处去赎我的罪。到时，你还愿意陪伴着我么？”

如果说，刚刚吕菲菲与上官青云只是身体上的结合，那么现在她正在向上官青云的内心世界靠近。她知道，她打开了一扇通往上官青云内心世界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她窥探到她期待已久的东西，可是又对这扇窗户里的世界感到莫名的恐惧。她不知道这种恐惧意味着什么，但她却感到正有一种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推着他不断地往这扇窗户的世界走去……

阅读是一场冒险，因为可能遭遇一声叹息，也可能遭遇未遇之境、未经之美。《股战》无疑是后者。股民能从中读到“知我者也”的“同情”之慨，非股民能从中认出沉迷造富梦的身边人，个中滋味发人索思。

——赵民（正略集团董事长、正略咨询创始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1年全球未来领袖”，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美中杰出青年”）

静观《股战》风云，体验股海浮沉。仿如走过千山万水、名山大川的行者，穿越了牛熊周期的投资者历经各种跌宕起伏、喜怒哀乐，早已放下输赢，笑对人生。

——徐军（金融战略与并购专家，全国金融青联委员，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股票价值和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正相关，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又和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正相关。股市孕育机会，股市惊涛骇浪，股市属于有梦想、有担当、反常规思维的人，愚者、懦夫和赌徒慎入。

——胡赛雄（原华为全球技术服务部干部长、后备干部系主任、企业管理哲学编委会负责人和主要撰写人之一）

股市起起落落，人生载浮载沉，《股战》展现了资本鏖战中各种战法 and 人性百态，读罢久久无法释卷。

——王玥（KEYLOGIC公司总裁，组织创新和人才发展专家，《财经时报》《环球企业家》《中国财富》等多家财经媒体特约撰稿人）

投资者最大的敌人是贪婪之心，所以说投资者在股市的较量，实际上是内心与贪婪的抗争。唯有那些时刻保持冷静，在市场波动时不改初心的投资者能够最后获胜。

——田发伟（新华社经济信息编辑部信息研究室主任）



关注字里门廊官方微信
微信ID: ZLHJ-BELENCRE

字里门廊
BELENCRE

上架建议：当代文学 / 畅销

ISBN 978-7-5447-5547-4



9 787544 755474 >

定价：32.80元